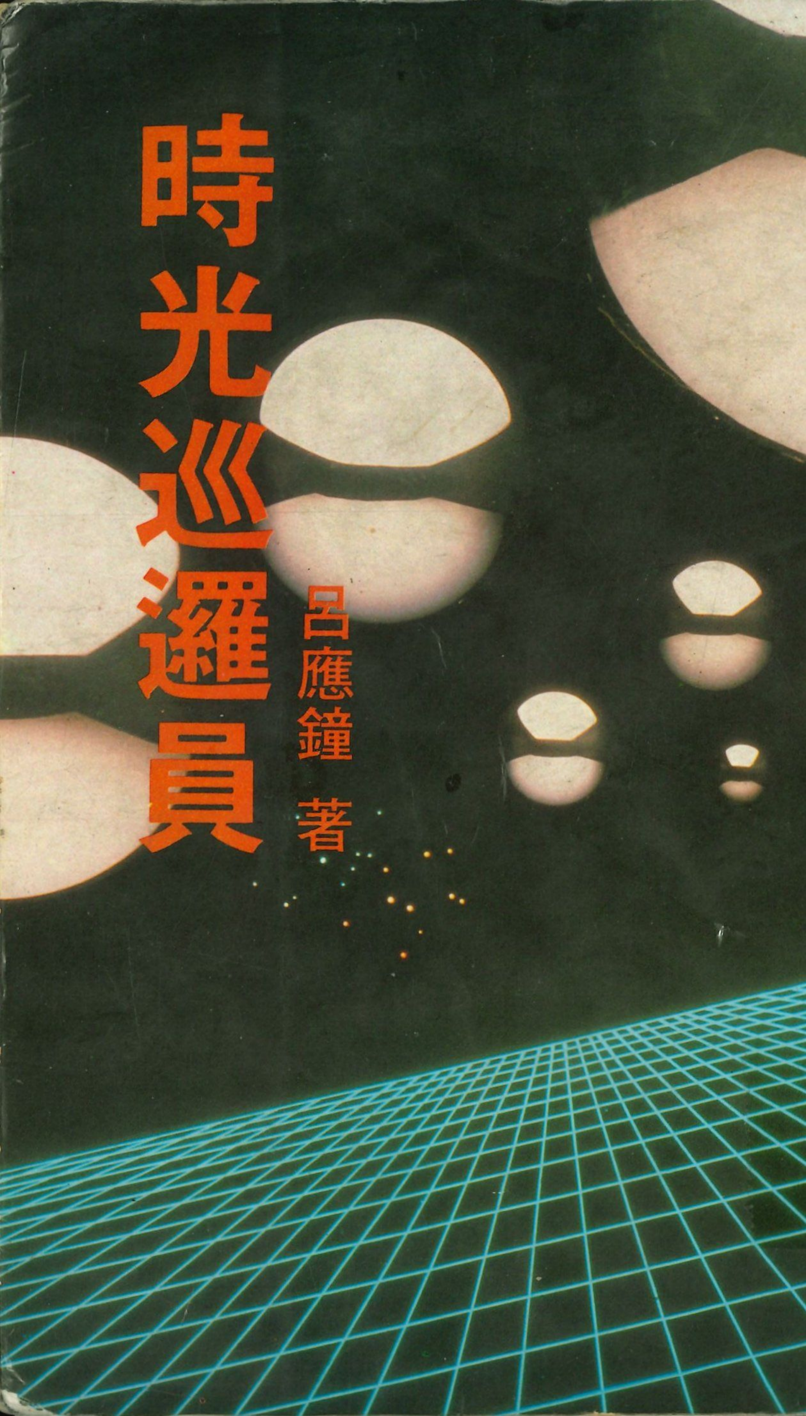

時光巡邏員
呂應鐘 著

時光巡邏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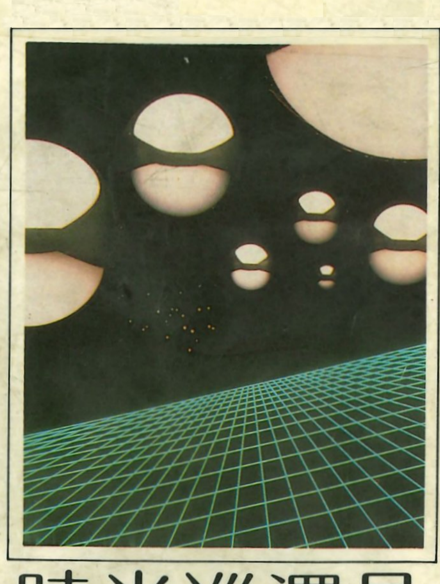
呂應鐘 著

時光巡邏員

呂應鐘 著

庫

30



時光巡邏員

時光巡邏員

呂應鐘 著

晨星文庫 31

封面攝影 莊明勛
封面設計 蔣洵美

自序

本書收錄的是個人六十六年至七十二年間所發表的科幻小說。雖然科幻小說在國內已不是罕見作品，但本書若干篇却稱得上國內科幻界之第一。

「海底幽浮基地」是第一篇以台灣當地爲舞台背景的科幻小說。

「世紀大爆炸」是第一篇與　國父革命有關的科幻小說。

「星劍天涯」是第一篇武俠科幻小說。

「龍星傳人」是第一篇神話科幻小說。

除了「第一」的記錄以外，讀者在閱完全書之後，會發現其風格與國內已出版之其他科幻小說不同，本書洋溢着濃烈的「中國味」，堪稱是我國科幻文學史上第

封面攝影　莊明勛
封面設計　蔣洵美

一部中國人創作的純中國風格科幻短篇小說。

國內的科幻風氣正方興未艾，希望本書能提供有興趣的國人一個寫作的方向，共同爲中國的科幻文學努力。

呂應鐘　識

代序

趙淑貞

發展科技·清純社會
科幻文學·描出遠景

要提昇我們的社會素質，提高大衆的科學認知，開創精緻文化的境界，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然而，有什麼樣的工作，能同時涵蓋這三種全然不同的生活層面？

國際聞名的飛碟研究家呂應鐘在高雄市立圖書館「趣味科學知識」講座中簡扼明瞭的指出，提倡「科幻文學」，使之在社會上蔚爲風氣，是達到上述三種要求的最速捷方法。

呂應鐘表示，提倡科幻文學的意義，可就科學、文學、社會等三方面加以說明。

在科學方面，科幻文學帶動了尖端的科學觀念，如電視、原子彈、火箭、雷射、潛艇等科技產品，在未發明之前，早已是科幻作家筆下的產物，今日太空上的種種成就，也早在科幻小說中描述得淋漓盡致。

更重要的，科幻文學是造就日後科學家的工具，美國名科幻作家艾西莫夫博士曾說：「科幻小說是科學家的溫床。」一個國家的科幻風氣蓬勃，必反應出其國民科學知識的普遍，也可知道這個國家的科學水準必然很高，環視全球，科幻風行的美、日、英、法、蘇、德等國，便是科技先進國家，而落後的非洲國家，科幻根本不風行。

在文學方面，它開創了嶄新的文學寫作領域，將描述人與人之間悲歡離合的傳統文學，提昇到探討人與外星人，人與宇宙關係的境界，它不會讓讀者遭遇言情小說的無病呻吟，也不會誤導讀者像武俠小說的走火入魔。科幻文學可以說是高度科技發展下的必然文學型態，因此，說科幻文學是時代文學並不爲過。

在社會方面，科幻文學能拓展大衆的視野和胸襟，讓大衆脫離人間七情六慾的桎梏，仔細思索其存在的價值，以及未來在宇宙中扮演的角色，久而久之，社會暴

戾之氣消弭，目光短視的現象消除，進而共同體認「只有一個地球」的眞義，因此，科幻文學可說是社會清純的良方。

目前，國內許多人誤解科幻，部份科學家說它混淆科學，有些文學家說它不入流，更有人以怪力亂神的眼光看科幻。事實上，美國許多教育家、社會學家、科學家曾對科幻做過大規模的評估之後，結論認爲科幻文學對國家社會有益。

呂應鐘表示，我們無法要求政府主動提倡科幻，唯一的做法是有識之士成立基金會或協會之類的民間團體，由這個團體全盤策劃科幻發展的細節，勿使之產生偏差。

由於協會常囿於經費，而成爲空架子，呂應鐘認爲成立基金會較爲適合。

理想中的基金會，分爲董事會與委員會兩部門，前者爲集資者組成，後者由國內科幻作家和推動者組成。

爲使科幻風氣迅速擴及每個角落，該基金會應發行高水準文學性及趣味性雜誌，並輪流隔月在全省各地學辦演講或座談會，最好再舉辦「科幻文學獎」。

這個相當可行的構想，正由呂應鐘在發起中，能否早日實現，端賴國內有識之

士早日結合了。

目錄

提倡科幻・邁向未來

何謂科幻文學

「未來的衝擊」作者杜佛勒（Tofflur）說過：「科幻小說將是未來學必修的第一課。」

「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作者克拉克（Arthur C. Clark）說過：「科幻小說是唯一無害的幻想。」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今天，地球上的科技發展已到達極高的境界，然而，人

類的精神文明卻無法並駕齊驅，科技和人文間的隔閡愈來愈大，迷失的人類愈來愈徬徨，傳統的文學已無法滿足人類的心靈。尼采早就說過「上帝已死」，而今天，我們可以說「文學已死」，傳統文學型態，不論是小說、散文、詩等，都淪爲純藝術作品，人類的眼光不再侷限於男女之情與悲歡離合，而將眼光從狹小的地球望向太空。

就在人類的心靈由地球擴向宇宙之時，科幻文學遂自然而然地誕生，理由無他，科幻文學是唯一結合二十世紀科技成就與文學意境極至的產物，它是時代的文學，不僅表現出人類文明的特質，更涉及人類的未來前途，可以預期，科幻文學將是未來文學的主流。

然而，科幻文學在正統文學家眼光中，它是不能入流的文學作品，在正統的科學家看來，它是不科學的，可以想見，科幻文學的地位極爲尷尬，與它所負的未來使命極不相稱。近年來，歐美科幻小說大受歡迎，每年出版約四、五千種作品，而以科幻爲主題的電影更是傳爲風氣，成爲電影主流，原因相當簡單，它不僅激發了人類的想像力，更造就不少日後的科學家，誠如生化學家艾西莫夫所言：「科幻小

說預測的只是似乎合理的科學發現，它可以說是科學家的溫床。」

反觀國內，科幻文學不僅未能蔚爲風氣，更受到有意無意的排斥，若干傳統作家視科幻爲非科學，拒絕親近它，幸好少數致力於科幻寫作人士能孜孜努力，保有一塊豐碩的園地。

西方科幻文學

追溯科幻的起源相當困難，這涉及「科幻」二字的定義，有人認爲科幻小說應包含科學小說、幻想小說、科學幻想小說等作品。由此觀之，英國小說家瑪莉雪萊（Mary Shelley）在一八一八年出版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可以算是科幻小說的開路先鋒。不過，目前大家認爲法國的威恩（Jule Verne）才是現代科幻文學的開拓者，他的成名作「從地球到月球」及「環繞月球」都在一八六〇年完成，由於書中的科學幻想，開啓了人類對科幻的認識。

英國作家威爾斯（H. G. Wells）也可以並列爲科幻文學的始祖，其作品「登

月第一批人」及「時光機器」成爲膾炙人口的作品，更開啓了科幻題材的新領域。

早期科幻作品都未離開過太陽系的範圍，當人類的思想已熟悉地球環境之時，自然而然地便伸向宇宙深處。首先遨遊太陽系以外世界的是一九二八年美國哲學博士史密斯（E. E. Smith）的「太空雲雀」（Skylark）。而一九三七年史特普列登（O. Stapleton）的「造星者」（The Star Maker）描述宇宙過去與未來的全部歷史，更是令人嘆爲觀止。

宇宙畢竟太大了，運用太空船飛行的情節已無法滿足人類想像，由於愛因斯坦於一九〇五年提出相對論，將光速做了科學的敍述，若干科幻作家遂想出超光速的航行法，打破了宇宙空間的限制，可以依己所願馳騁在浩瀚的太空中。

在科幻文學裏出現的各式樣機器中，「時光機」（Time Machine）可以說是設計最巧妙而構思最突破的一種，它打破了時間的難題，使人類可以向三度空間以外的時間領域去遨遊。但是在科學研究觀點，這種機器似乎根本不可能出現，它只是純科幻的產物。

時間滑動的觀念也是科幻小說中另一種和時間有關的想像，在一九六六年霍伊

爾（Ford Hoyle）的「遲來的十月一日」中，描述地球突然發生大變動，有些地方回到古代，有些地方保持現況，同時，地球上出現六千年以後的土地。

四〇年代後期，艾西莫夫以吉朋（Gi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模式，寫出龐大的「基地」（Foundation）三部曲，又稱爲「銀河帝國衰亡史」，一直到一九八二年才出版第四部「基地危機」。這部作品可以說是科幻小說中描述銀河帝國的靜態代表作。而電影「星際大戰」可以說是表現銀河帝國紛爭的動態代表作。

有帝國，就有邪惡勢力，也會產生許多太空英雄，在科幻文學中有名的太空英雄如「時光巡邏隊」「閃電高登」都是頗受歡迎的系列叢書，尤其是前者，堪稱科幻文學史上最龐大的隊伍。筆者就曾以此主題在民國七十一年發表系列中國式時光巡邏員的故事。

台灣的科幻文學

「科幻」二字何時出現於我國，已無從查考，雖然民國四十五年時作家趙滋蕃先

生就發表過「飛碟征空」「太空歷險記」「月亮上看地球」三本科學小說，但能不能歸入科幻，仍然未有定論。到了五〇年代後期，香港的倪匡開始寫作奇幻小說，以衞斯理爲男主角，雖然極爲豐富，但有人認爲「科」的成分不足。

直到五十七年，中國時報刊出張曉風的「潘度娜」。接着黃海先生在同年底中華副刊上展開一系列以太空冒險旅行爲背景的小說。次年，張系國在純文學上發表「超人列傳」，我國的科幻領域才揭開序幕。

但是當時幾位作家都未使用「科幻小說」之名，而是以文藝小說方式發表這些作品，到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二日，筆者在中央副刊上提倡用「科學小說」來涵蓋此類作品。然而，吳望堯先生發表一系列科幻新詩之後，「科幻小說」四字似乎無法包容新詩與散文之範圍，再加上近年科幻電影及電視大行其道，筆者遂在六十九年二月出版「科幻文學」一書，首先提倡「科幻文學」與「科幻藝術」之名詞，並在當年四月一項科幻座談會上，呼籲成立「科幻文藝協會」，其內涵包括：

科幻文藝

科幻文學——小說、詩、散文、評論……

科幻藝術——電影、電視、漫畫、插畫……

七十二年五四文藝節前夕，聯合報舉辦「科幻座談會」，與會人士對「科幻小說」的定義獲致結論，咸認給予廣義的概括，包含科技的及幻想的，舉凡科學小說、幻想小說、超現實小說、科學幻想小說等均統稱「科幻小說」。

依此定義擴充至其他領域（新詩、散文等），我們可以說「科幻文藝」爲二十世紀的時代文藝，實不爲過，但在我國，參與的人太少了。

迄至目前，可以數得出長期寫作的科幻作者不超過十人，張曉風雖然發表過三篇科幻小說，但她並非專業科幻作家。出過科幻書的有：筆者、張系國、黃海、倪匡、黃凡、後人、王凱竹、李頎、方以庸等九人，其中李頎出過「桃花源」一書，並未再寫作科幻小說；王凱竹爲國家書店科幻叢書二十四本的譯者，並無創作作品；方以庸譯過「超時空之戰」；後人爲留美科學家，寫作科幻爲難得成果，作品極少；另外有張大春先生，雖未有科幻書出版，但近年致力科幻寫作（幼獅少年長篇連載），不可抹殺。

因此，在國內眞正數得出的長期科幻作者大概只有：筆者呂應鐘、黃海、張系

國、倪匡、黃凡、張大春等六人而已。

當然，在「明日世界」譯介科幻理論與藝術的王長洪及彭廣揚二人，相當賣力，對國內科幻之提倡，功不可沒。其他如出版一期「科幻文學」的張之傑、發表「高卡檔案」的葉言都、發表「無窮的延伸」的鄭文豪、發表「圖來世」的李敬、發表「兩極」的許藩君、發表「星球紀事」長詩的陳克華、發表「狄布族」的李赫等人，也都是我國科幻文學發展過程中，不能忽略的作家。

綜觀上述等人的作品，題材仍離不開西方科幻小說的領域。

在科幻藝術方面，數年來只有林崇漢與蒙傑二人孜孜努力。林崇漢的作品常見於中國時報副刊，雖爲科幻，都極富東方人文色彩。蒙傑的作品散見於「幼獅少年」，其代表作爲中正航空科學館販賣部的科幻大壁畫，走的路線是太空場面。

七〇年台灣時報副刊主編周浩正先生邀請筆者籌劃「中國科幻小說大展」，參展作家咸認爲科幻文學在國內要生根萌芽，必須使之具有中國風格，不應沿襲西方科幻的風格，因此在「科幻中國化」之下，筆者發表「星劍天涯」、「龍星傳人」「曠古遺音」等作品，張系國寫作「五玉碟」一書，黃海也審愼地探討人類前途問

題，展開「文明三部曲」的寫作工作，其第二部「天堂鳥」與第三部「最後的樂園」都在今年出版。

大陸的科幻文藝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捕以後，中共大力倡導四個現代化，於是科學普及工作極受重視。他們認爲隸屬於科普之一的科幻文藝也是在推廣之內，因此發行「科學文藝」雜誌，大力提倡寫作科幻小說，認爲科幻「是一種以藝術手法展現人們開拓未來的作品，是寓科學於藝術中，而一切藝術手段都是爲了傳播科學知識。」

由於中共强調科幻的科普使命，所以大陸的科幻作家十之八九都是科技工作者，或是科技出身者。最著名的鄭文光，就是天文學家，以研究中國天文史聞名。他們大都先寫作通俗科學文章，等到對科幻小說的概念漸漸了解，才開始模倣西方科幻，重新起步。

由於長期生活在制式社會之下，人類的幻想本能已遭抹殺，加上受馬列教條的影響，大陸的科幻作家一直寫不出高層次的文學作品，他們常以科幻爲名，寫些偵

探式的現代神話故事，中共當局也曾指責這些作品只是「幻想加驚險加愛情」的公式作品。但是一般讀者卻最有興趣。

即使大陸科幻作品品質不夠精緻，然而翻譯的也大受歡迎，一本「三角妖和幽浮」，收錄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九年的科幻短篇二十篇，第一版即賣出四十二萬本（註一）。人們爲了購買新出版的科幻小說常常大排長龍，有時流入黑市價格比定價高三、四倍！

若與大陸相比，台灣的科幻文學水準仍居領導地位，產量雖不豐，但每一篇都值得閱讀。可是台灣的讀者對科幻文學太冷漠了，此地的科幻作品除了倪匡的以外，都很難在第一版賣個一千本。有朝一日，三民義統一中國之後，海峽兩岸的科幻作家相會一堂，他們或許會說：「多虧你們在冷漠的讀者羣中，仍孜孜努力開創中國風格的科幻文學，你們的孤寂與辛苦實在令人敬佩！」

提倡科幻之方法

有若干科幻作家認爲勤寫科幻作品，就能夠使國內科幻風氣興盛，這是不對的，筆者認爲光是創作，或光是翻譯，並不能使一般人產生科幻概念，進而培養興趣，蔚爲風氣。

要使科幻在國內生根茁壯，使讀者能擁有科幻素養，進而眼光望向未來，必須先由介紹科幻文學著手，換言之，先闡明科幻文學理念，使國人明瞭科幻的重要性，明瞭其時代意義，方能激發國人的興趣。

一般小說涉及的只是人與人間的關係，範圍有限。而科幻文學涉及的是「人類」與「宇宙」的關係，它提供了未來文明發展所可能遭遇的問題，的確，科幻文學是未來學必修的第一課，因此，要做到這個目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大學開授科幻課程，如「科幻研究」或「科幻文學」。

我在六十九年就提出這個構想，柏楊先生在中國時報副刊上稱這是我國八〇年

代石破天驚的看法，可惜時至今日尚未實現（註二）。

由於「科幻文學」具備「科學基礎」與「文學造詣」，再加上「超常想像」等特質，孕育出全然不同的文藝境界，無怪乎英國劍橋大學天文學教授霍伊爾（Fred Hoyle）說：「將來最高級的寫作亦須在科幻小說中發掘。」

爲了溶合科幻文學的上述三個特質，及適應國內大學生普遍程度，必須設計一套有系統而適合國情的課程，它不針對理工學院學生開授，而是針對各學院有興趣研習科幻的學生開授。所以理想的「科幻文學」課程（註三），

在縱的方面：

原則——一學年四學分，每學期二學分。

方式——上學期—基本科學概念、科幻發展史、寫作理論與技巧。

下學期—科幻作品研析、習作練習、習作與研討。

在橫的方面：隨時配合科幻電影及電視的放映，做集體欣賞然後研討；另一方面依據最新太空發現或科學突破，做詳細解說，並擬爲習作主題。

「科幻文學」的開授將會引起國內其他大學的注目，其內容不僅生動而且具有前瞻性，因此師資不能忽略，這門課不是一般文學教授能教的，也不是理工教授的兼課，必須是曾寫科幻作品又具有大學教師資格者，目前國內只有二人，一是筆者（註四），二是中山大學海洋研究所方新疇博士，他以方以庸爲筆名發表過數篇科幻論述，擁有數百本留美時閱讀的科幻作品。

在國外只有張系國一人。總共而言，能在大學執教科幻文學課程只有三人，而方以庸執教海洋課程，張系國長年在美國，目前能專責開授此課程者只有筆者一人而已。

爲使課程生動充實，在學期當中將另邀請黃海、黃凡、張大春、王長洪、陳克華等配合講授及現身說法以收觀摩之效。

結論

科幻觀念在國內實有其發展的必要。因爲它所預見的未來，正是我們文明發展所可能遭遇的問題。我們應該痛心，胡思亂想遠離現實的武俠小說，和奇情淫亂的愛情小說擁有廣大的讀者，而對人類未來引頸展望的無害科幻文學卻未蔚爲風氣。

科幻文學能在國內立足，正代表若干有心人士的遠見，很可惜，數年來仍未正式受到重視，筆者呼籲了四年的在大學開課仍未實現，可見，國人對未來前途實在冷漠得令人寒心。

只要能在大學開授「科幻」課程，並經常擧辦座談會和觀摩會，相信定能爲文壇開創一條坦道，使國人習於展望未來，提昇全民境界。現在正是國人發展提倡科幻的時候了。

〔註釋〕

註一：大陸有十億人口，文盲佔一半，閱讀人口有五億，一本書銷四二萬本佔

萬分之八・四，以台灣一、八〇〇萬人計，此種比例可銷一五、〇〇〇本書，可以想見台灣的書多麼淡銷了。一版二、〇〇〇本能在半年內銷完就很不錯，出版商很難想像賣一五、〇〇〇本的盛況。

註二：據香港友人稱，大陸早在民國七十一年就聘美國科幻教授到大陸開課，培養講師種子，次年，就由這些種子作家開始執教，科幻風氣從大學發起，才會如此興盛。

註三：這些課程都已由筆者擬妥適當教材，並規劃出教法。

註四：筆者以「宇宙科學導論」一書在六十八年二月取得部定講師資格（當時任教文化大學氣象系），該書爲自由中國在台三十多年第一本大學天文學教科書。

火星人探測地球

地球人正不斷地用各式各樣的太空探測器向地球外的星球進行探測，我們火星也免不了遭到他們巡禮。當然，他們所用的科學儀器及理論都是地球的，他們最大目標是要尋找其他星球的生物，當然，他們的生物標準也是地球的。

因爲地球人認爲「陽光」、「空氣」、「水」是生命三要素，所以他們認爲任何星球具備這三個條件，才可能有生物存在。他們的化學研究結果，任何生物都是細胞組成的，而「氨基酸」是生命之源。「氨基酸」的基本元素是碳。地球人認爲，碳與氧是生命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元素，而氫、氮等是次重要元素。所以，那個星球上有豐富的碳、氧、氫、氮，就很可能有生物。

但是，以我們火星人的標準來看，並不如此，這種錯誤我們先哲在一九〇一年就犯過了。說起來眞是「歷史的鏡子」。

一九〇一年，也就是一二〇年前的事實記錄，因爲工作的關係，我才有機會接觸到一些火星聯合科學院太空探測所地球組的高階層資料，也因此才讓我眞正瞭解「生命」的意義。

現在我抄錄一些我們火星先哲在一九〇一年所做的「探測地球計畫」資料，這些資料雖然陳舊，但仍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順便一提的是我們的太空船也叫「海盜號」，眞是上帝安排的巧合，唯一不同的是我們發射了三艘登陸艇，不像地球人只有二艘。

資料公佈如下：

今（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二日是個值得慶賀的日子，因爲我們火星太空船海盜一號在地球的戈壁平安着陸，正式向地球做火星文明的延伸。

回顧火星聯合科學院太空探測所在一八七三年成立，決定向火星外的行星進行探測以來，這次的登陸是最有希望的一次。因爲地球上極有可能存在着高等生物。

在太空探測所地球組的檔案裏邊，存有二十八年來的大批文卷，它們包括一二〇種探測計畫書，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三張各種太空船拍攝的地球照片，還有無數的電腦卡片及微縮影片。

二十年前，我們發射第一枚探測地球的火箭，上面携有「先鋒一號」太空船，它不準備在地球降落，因爲我們還不瞭解地球，只是先派哨兵去記錄地球表面的種種資料。「先鋒一號」飛了一年終於來到地球附近一萬公里的上空，開始將地球表面形像傳回火星基地。

我們早已用望遠鏡觀測過地球，可是，她太令人疑惑了，因爲我們不論什麼時候觀看，表面情形總是不同，我們眞不知道地球表面眞相到底如何。我們只知道地球表面有藍色、褐色、白色三種顏色，可是它們也千變萬化，白色部份最爲奇怪，每天不同，我們稱它爲「雲」，這個字在火星上表示「莫名其妙」。地球上的褐色地方也有深淺之別，它時常被雲遮住，我們稱它爲「地」，是有「被遮」的含意。地球上的「地」在望遠鏡中看來，相當不平坦，比我們火星表面崎嶇得多，說實在，要在地球上找一塊平坦之處降落太空船相當不容易，但很幸運，我們經過數十年

的觀測，發現在非洲有塊撒哈拉，在亞洲有塊戈壁較爲平坦，可能是登陸的好地點。

地球上的藍色部份最爲奇怪，它也時常被雲遮住，這些藍色地帶佔地球表面約七五%，從望遠鏡中看來，它會反射太陽的光。經由光譜學分析，這些藍色區域是由氫與氧組成的，用電波探測結果顯示，它比「地」柔軟得多，不適合登陸，只要一碰到它，就會陷進去，我們稱它爲「海」，表示「陷入」的意思。

「海」是個奇怪的東西，火星上沒有，地球卻佔掉七五%，我們科學家迄今仍不知地球上的「海」是如何形成的，這一點最神秘。

地球大氣層與火星差不多，但卻較濃厚，「雲」似乎存在於大氣層中。經由儀器分析，大氣層主要由氮、氧、氬、二氧化碳、水蒸汽組成的。大氣層隨高度增加而稀薄。

說到地球，它大約比火星直徑大一倍，是個不小的天體。我們的科學家對它最頭痛，不僅它看起來相當奇怪，而且存在有高等生物的可能性總是推算不出，我們的電腦爲了計算地球獨特的可能性而故障過好幾次，可見地球問題相當棘手。

「先鋒一號」的任務艱鉅，我們爲了探測地球，必須先選擇適當的登陸地點。爲了尋找地球生物，科學家決定在地球的熱帶及寒帶二個地方找尋地點，因爲利用這二個區域的不同氣候，比較容易歸納出生物生存的可能性。

「先鋒一號」飛了一〇〇圈，終於選定熱帶的撒哈拉、寒帶的戈壁做海盜一、二號的登陸地點。

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二日，海盜一號原本預備降落在撒哈拉，因機件故障修復中，臨時改變等修復後降落在戈壁。

戈壁是個平坦區域，很適合登陸。這一天，海盜一號穩穩的踏了上去，眞是火星文明的一大步。

經過半小時，海盜號上的照相設備打了開來，對着登陸地點附近照下歷史性的第一張照片。十三分鐘以後，傳回到火星基地，一時人人歡呼，爭着一睹地球的眞面目。可是大家失望了，從這張照片看來，地球是個黃沙滿佈的星球，沒有生物跡象。

又過了半小時，照相機鏡頭往上抬，拍下了地平線的照片，眞是神妙，地球天

空相當明亮，有點藍色，地平線優柔的延伸着，地上是綿延黃沙，好一幅單調的景色。

照相機轉個九十度，向地球東方拍下第三張照片，還是一樣綿延的黃沙，只不過遠處天空有稀薄的白雲浮着。

照片判斷小組主任說，從這三張照片判斷，地球是個孤寂的星球，景色單調，沒有樹木或建築物，似乎不會有生物。

我們不氣餒，說不定地面下有生物——低等生物呢。如果地球是顆原始的星球，尚未進化到文明階段，那麼我們該可找到生命的跡象。

科學家將電訊傳到海盜號的化學儀器，命令開始記錄周圍的氣候狀況，不久，記錄回來了，卻令人嚇一跳。記錄表上寫着：溫度五十三度，大氣含氧量高於火星，水蒸氣稀少，乾燥，地上冒着熱氣，二氧化碳很多。

氣候組主任大惑不解，據我們當初的估計，溫度應爲三十一度才對，怎麼會高達五十三度，而且地上會冒熱氣，莫非地球正是一顆原始的星球，還是熱騰騰的哩！

機械鏟伸了出來，準備挖一些土壤化驗一下，說不定會有微生物的跡象，那我

們就有結論了。

機械鏟向地上伸出，碰到地面，往下鏟去，挖起一勺砂土，這些砂卻往鏟旁滑落，留在勺中的只剩不多了。科學家感到奇怪，怎麼地球土壤這麼沒有黏性。好不容易弄了一些砂土，機械鏟轉縮回來，將砂土倒進營養液裏，看看有沒有生物活動跡象。將砂土倒在營養液時，只見砂土變成一顆顆小粒，慢慢沉在盃底。經過一連串化學試驗，結論傳了回來，使我們個個沮喪萬分——結果顯示地球土壤沒有生物活動跡象。

眞相大白了，地球上沒有生物，就是如此。「沒有地球人」，聯合科學院院長向大衆公佈：「我們所花的時間與精力得到這麼簡單的答案。」

可是，有位作家根據八十五世紀前的古人所言，地球會有生物，但不住在海盜號登陸的附近，他說：「我們避開可能的區域，我相信地球上有人，我們的科學家應該知道海盜號是不是做對了。」

海盜二號於一九○二年八月七日降落地球撒哈拉區，結果顯示完全和海盜一號一樣，除了氣溫更高以外，地平線的黃沙綿延，天上的稀薄白雲，都引不起火星科

學家的好奇了。科學院年報上竟也如此爲着：「二次登陸結果，使我們瞭解地球的眞相，它是個不毛的星球，也沒有生物，我們的探測活動似乎該轉向其他行星。」

這件事沉寂了二十年，直到一九二二年，新任聯合科學院院長仍不死心，因爲他也相信古人所言：地球上有生物。所以要太空探測所地球組重新計畫，選擇異於前二次登陸地點之處。經過三年的規劃與資料重估，終於選擇溫度較低的南極大平原做爲海盜三號登陸地點。

其實科學家也知道南極大平原並不適合登陸，因爲經過分析，發現地球南極和火星南極不大相同，是個奇怪的白色大平原，終年如此，這些白色東西經科學家研究結果，認爲不是水的冰，就是二氧化碳的乾冰。若是前者，就有可能有生物，可是此處太潮濕了，與火星比起來，眞像個濕冷的世界。若是乾冰，則不會有生物，更可證明地球上沒有生物。

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海盜三號進入地球軌道，先行環繞十圈，然後轉向南極，做登陸準備。在三月二日，海盜三號終於踏上南極大平原。

傳回來第一張照片顯示，南極大平原是個白色平原；第二張遠景照片顯示，天

空藍色，白色大平原延伸到地平線外，除了白與藍之外，空無一物；第三張照片顯示，極遠處有白色屏障，也同樣空無一物。

機械鏟及化學儀器分析，發現南極平原是由冰組成的，有冰就會有水，有水就會有生物，可是，海盜三號也找不到地球生物。

聯合科學院終於向全火星四十三億人愼重宣佈：地球是個原始行星，尚未發現生物，連微生物都沒有。我們冀望已久的「地球人」尚未誕生。

以上是我摘錄的部份資料，由此可以看出「探測地球計畫」的來龍去脈，而我們也相信地球上沒有人。然而，晴天霹靂，到了一九五〇年，地球上發生的許多事情又使我們科學家信心動搖了，一直到第一隻地球火箭發射升空，我們就感覺到地球上有人，過到二十年，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我們終於相信地球上不僅有人而且還蠻高等的。

我們火星人大爲興奮，數十個世紀來的信念證實了一切，在宇宙中，我們是不孤獨的。上帝不會只在火星上塑造亞當夏娃，祂是無所不在的，所以亞當夏娃也是無所不在。

原載六十七年一月號「宇宙科學」

海底幽浮基地

面臨太平洋的一個靜寂海邊。初春的微風從海面上吹來，輕拂着正在撿拾美麗貝殼的小維和蘭蘭。

明天他們就要回台北了。小維回想這幾天在外婆家痛快玩耍的情景，眞有點依依不捨。可是，總要回去的，假期一過，就要上學，沒有一個小孩能賴得掉的。

「小維！蘭蘭！回來準備吃晚飯了！」外婆的聲音從遠處傳來。

「好的，外婆，我們就回去了…」話沒說完，小維突然看到海面上泛起一片白色水泡，好像有人潛在海底，趕忙大叫：「外婆！快來！海裏有奇怪東西。」

六三歲的外婆身體仍然健壯，聽到他們呼叫，趕忙快步走到海邊，朝小維手指

的方向看過去。灰暗的海面一片平靜，沒有什麼奇特之處。「小孩子亂講話，走，回家去。」

正說着，只見到海面眞的又泛起了水泡，浪也大起來，接着，彷彿有個東西在海底游了過去。

「嘢，是有點奇怪。現在不可能有人在游泳呀！」外婆滿心狐疑。

「外婆，會不會是鯊魚？」蘭蘭抬着頭問道。

「不會，這附近不該有鯊魚。再走近看看。」他們三人便成一路踩着岩石向海邊再靠過去，正走着，突然從海裏射出一道亮光，瞬即又熄滅。三個人毫無提防地被突如其來的亮光嚇得大叫一聲，趕忙收回了脚，還沒站穩的蘭蘭差點掉了下去，要不是外婆眼明手快拉住蘭蘭，恐怕早就下海了。

「外婆，快回去，我怕。」蘭蘭拉着外婆的手說道。

「奇怪，在這兒住了幾十年，從來沒注意到這種怪事，會是什麼？還會放出亮光，不會是魚……」外婆瞪着海面喃喃自語。

小維道：「我明天回去就馬上告訴爸爸，請他們來調查。」原來小維的父親林

康博士是國立科學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由於最近全世界不明飛行物體目擊報告突然增加，加上內華達州捕捉到一具失靈的幽浮，使得全世界不再懷疑幽浮的存在，所以林康博士組了「怪異現象調查小組」，參加世界性的調查工作，以期導引地球成爲銀河聯盟的一份子。

林博士不大相信地問道：「你們沒看錯吧！」

「爸爸！外婆都說她住了幾十年也沒看過這種怪事，我怎麼會騙你嘛！」小維不高興的嘟着嘴。

「明天爸爸就到所裏，告訴他們準備儀器實地調查一下，說不定，我們會有劃時代的發現呢，是不是？」林博士笑着摸摸小維的頭。

第二天下午二時多，「怪異現象調查小組」五位成員全部出動，連同小維、蘭蘭，浩浩蕩蕩的分乘兩部汽車開往海邊。

他們也携帶了最新式的海底攝影機，打算將海底的景況一一攝入鏡頭。到了海邊已將近四點了，林康博士馬上分派任務，吩咐三個人潛到海底調查。自己和另一位同事在岸邊用放射線偵測儀來回的測量。

過了半個鐘頭，三位潛水的研究人員浮出水面。「所長，海底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帶頭的一位拉開潛水鏡，向林博士報告。

「不會吧！」林博士感到奇怪：「你們再下去，把附近海底地形全部拍下來，帶回去和舊資料比較比較，看看情形有沒有出入。」

二個鐘頭過去了，一點收穫也沒有，所有人員只好敗興地從原路回去。在車上，小維和蘭蘭感到很不好意思，但自己親眼所見的總不會是假，這個時候向誰去說呢？只好悶着氣，一語不發地回到台北。

經過一個禮拜的研究，對照過新舊資料，小組人員總是找不出這個地方的海底有何奇特之處，只好把資料全部收存歸檔，不再去研究它了。

這件事就這麼不了了之。小維和蘭蘭也由於開學而淡忘了。但有誰知道，在一個星期六下午，他們和幾位朋友在附近小公園玩耍時，來了一位穿著很體面的中年人。

這位中年人一個人坐在樹下的椅子上看着他們玩，已經看了半個鐘頭了，一語不發，只微笑着看着。他看起來很慈祥，嘴上還蓄著小鬍呢。這個時候，他站了起

來，朝小維和蘭蘭的方向走去。

「你們兩位是不是叫小維、蘭蘭？」這位中年人走到旁邊，蹲了下來，笑着問道。

小維看着這位陌生人，後退一步，吃驚地問道：「你怎麼知道？」

「你們前不久是不是在海邊看到奇怪亮光？」陌生人再笑着問。

這回該蘭蘭吃驚了，她說道：「你也知道？」

陌生人點點頭，站了起來，低聲的說：「你們想不想到海底看看？」

這回更叫小維和蘭蘭不知所云了，他倆互望了一下，轉向陌生人，小維問道：

「怎麼可能？我們都不會潛水，何況爸爸不會答應的。」

「你們回去告訴爸爸，說明天要到外婆家玩，我會安排你們一次奇異的旅行，但要注意，決不可說遇到我，這件事不可以說出去，好嗎？」陌生人說道。

小維說：「不要，我們又不認識你，說不定你是壞人，我們不上當。」說完掉頭就走，蘭蘭趕忙跟了上去。

陌生人從後面跟了上來，說道：「小維，我決不是壞人，你看，我像壞人

嗎？」

小維和蘭蘭看着這位陌生人，不知該說什麼。

「我帶你們到海底是有原因的，老實說，我是從海底來的。」

「什麼？」小維大聲叫了出來：「你是海底人？」

「噓，小聲一點。」陌生人蹲了下來：「先告訴你們一些吧。我們有很多人住在海底，在製造你們經常看到的不明物體。我們的目的是在保護你們，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

小維搖着頭：「眞不能相信，我想不通，你能再多說一點嗎？」

「等到你們到了海底就可以全部知道了，想不想去？」陌生人笑着問。

好奇心的驅使，使小維和蘭蘭點了點頭。

第二天上午十時，他們三人在原地見面，陌生人開著一部漂亮的白色汽車前來，載着小維和蘭蘭向着海邊駛去。到了海邊，車子仍不停下來，只見它直往海裏開，小維和蘭蘭坐在車內大叫：「不行，不行，會淹死的。」

陌生人回過頭來說道：「這車子外壁已充滿强大磁場會排開海水的，你們

看！」

小維和蘭蘭從車窗往外看，只見海水在離車身外約三十公分處翻滾，一點都沾不到車子，眞是不可思議，世界上竟會有這種汽車，簡直比第七號情報員還神奇。一會兒，整個車子已在海裏，宛如潛水艇直往海底開去。海中景物看得清清楚楚。

陌生人說：「你們叫我叔叔好了，從現在起，你們已進入了火星人的領海了，這輛車子並不是地球人的產品，它是我們火星人造的。」

「你是火星人？」小維和蘭蘭異口同聲地說道。

「先別說話，看看前方。」這位火星叔叔說着。

這個時候，原本一片平坦的海底開了一道裂縫，慢慢大起來，原來是個海底通道，裏面竟然一點水也沒有。

「裏面的氣壓比海水的壓力大，所以水流不進去。」火星叔叔解釋着：「現在，我們的汽車要進去了，注意看，我們一路過來，汽車都沒 沾到水，等我們進入通道後，要經過一道減壓閘，否則，大家都會被强力的壓力壓死。」

這個時候，汽車已滑入通道，順着通道往裏面開去，小維回頭來看看海底通口

道，只見它又慢慢合了起來，一點海水都沒進來，眞是太神奇了。

轉了一個彎，汽車停在一個小房間內，過了三分鐘，火星叔叔說：「好了，現在可以打開車門，我帶你們參觀一下。」

出了車子，火星叔叔牽着他們走出這個小房間，小維和蘭蘭發現了他們站在一間大工廠的入口，工廠裏面燈火通明，廠中停放一艘尚未完成的大型太空船。他們被這壯麗的景觀嚇住了，火星叔叔說：「來，我們進去。」

這個時候，裏面走來一個人，笑着說：「歡迎地球小朋友。」

火星叔叔告訴小維和蘭蘭，他是海底基地的司令官。

「你們跟着叔叔參觀一下。」司令官說：「你們是第一次來這兒的地球人，因爲你們在海邊曾看到過我們巡邏艇的燈光，按照我們這裏的規定，凡是第一次看到我們秘密的人，都要被邀請來參觀，你們眞是幸運。」

司令官轉向火星叔叔道：「二〇八〇號，你招呼一下。」說完，笑着向小維和蘭蘭擺擺手，又去忙他的事情。

「叔叔，你們很奇怪，爲什麼不住地上，而且，你們爲什麼從火星來，火星上

不是沒有人嗎？」小維抬着頭問道。

「我帶你們參觀一下，再詳細告訴你們。」說完就牽着小維和蘭蘭往裏頭走去，通過大型太空船旁邊，朝另一扇門前進，小維和蘭蘭目不轉睛地看看周遭的神奇景物，心想這個時候要是爸爸也在該多好。

進入另一扇門，搭上停放着的小運送車，小維和蘭蘭開始一段畢生難忘的參觀過程。經過了一個多鐘頭，他們來到基地資料室，火星叔叔請他們坐在大型螢幕之前，拿出數卷錄影帶，說道：「現在你們邊看邊聽叔叔講解，叔叔跟你們說個眞實的世紀大慘案。」

螢幕上現出一個很熟悉的星球——火星，叔叔開口說：「我們的故鄉火星，現在是一片死寂，你們的太空船上去過，的確沒看到任何生物，但在二千萬年前，它和現在的地球一樣，氣候溫和，動植物茂盛，當時的火星文明比現在的地球還要高超。」

「我們火星人早就在二千萬年前發展出核子武器，太陽能的使用也是十分普遍，由於物質文明的發展超過精神文明，當時火星上的大統領深恐這種差距越來越大

而導致滅亡的到來，便呼籲全火星各國暫停科技發展，改而專研人類道德文明。

「經過十年的精神文明發展，已和物質文明並駕齊驅，火星各國呈現一片大一統呼聲，大家深深覺得世界大同才是永生的方法，也才是進入銀河聯盟的必備條件，所以我們便將所有核子燃料運離火星，貯存在當時沒有人住的艾克斯星，這顆星就是你們現在所稱的小行星羣的前身。

「有誰知道，火星大同之後，有個科學家眼見大統領的地位崇高，便起了謀反的野心，這位科學家當初是核子武器發明人之一，瞭解到核子武器的威力，便偷渡到艾克斯星去盜取核子燃料，想用核子武力威脅火星大統領下台，自己登上寶座。

「這個陰謀被發覺了，火星大統領派出特遣小組到艾克斯星去尋找反叛的科學家，誰知道派出去的所有組員都喪生在邪惡科學家手中。爲了確保全火星七十億人口的安全，大統領自動下台，將位子讓給邪惡科學家。

「我們都以爲這樣就沒事了，誰想到好景不久，一年過去，這位邪惡科學家的野心又不滿足，竟想進攻木星。當時的木星也住有相當多的木星人，一向和火星保持友善關係，我們之間常有文化訪問團、貿易代表團交換彼此的成果，當然沒有人

肯聽邪惡科學家的陰謀。」

「可是不服從的都給殺了，加上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邪惡科學家竟召募到數百位叛逆分子，他們統統到艾克斯星去製造核子火箭。經過了半年，艾克斯星的所有核子燃料製造出二百支大型核子火箭，邪惡科學家大爲高興，選定在他生日那天進攻木星，當時距他生日不過一個禮拜而已。」

「到了生日前一天，他派遣一支偵測隊飛往木星察看，這支偵測隊也就是現在住在地球海底的我們。就在我們飛離火星不久，艾克斯星發生大爆炸，兩百多支核子火箭相繼連續爆炸，震波搖撼着正在飛行的我們，我們大吃一驚，心想這下不好，艾克斯星會整個碎掉的。趕忙和基地通話，基地人員告訴我們，震波也在火星表面造成大災害，高樓倒塌，水庫崩裂，死傷無數，實在是宇宙大悲劇。」

「這個時候我們也回不去了，也不可能到木星，正在猶疑之時，艾克斯星傳來一聲巨響和閃光，眞的整個炸開來了，無數爆炸的小碎片衝向太空，我們的偵測船也受到撞擊而變形，不用說，離艾克斯星最近的火星更是悽慘，大量爆炸碎片衝向火星，高熱加上高速，在火星地面上撞出無數坑洞，所有城市都淪爲廢墟，海洋也

受到影響發生海嘯，油田起火，高山倒塌，海水滾騰，我們的故鄉火星成了人間地獄，所有火星人統統死亡，整個火星成爲火球。我們和家人就此永別。」

「沒有想到，我們這些偵測隊在數分鐘內成爲太陽系中倖存的火星人，成爲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眼看着故鄉毀滅，我們個個都淚流滿面，嗚咽無語，這個時候眞是覺得連上帝都遺棄了我們。」

「火星回不去了，木星雖可居住但濕氣太重，我們會受不了，總該找個合適的星球住下來，重新開始，於是，我們來到地球。」

「我們十艘太空偵測船在地球各地找了十處基地，包括日本海、太平洋兩邊、百慕達海域、南太平洋、印度洋和兩極。我們來到地球，眼看着地球尙在原始階段，沒什麼好防備，就這麼一住一千多萬年，到了二萬年前，地球人類愈來愈多，文明也開始萌芽，我們認爲應將自己的科技文明傳給地球人，使在世界各地同時出現，向地球人教些文化禮儀及天文知識，因爲我們有太空船，來去自如，你們原始人民稱我們爲會騰雲的神祇、大能的神祇。」

「到了五千年前，我們覺得該讓地球人來自行發揚文明了，便相繼退出地球上

扮演很久的角色，於是，你們的祖先口中的神祇不見了，害得現在的科學家們認爲神事實上並不存在，只是古人的信仰而已，其實，在適當時刻，我們會再出現的。」

「但，在你們擁有核子武器之後，我們想到二千萬年前的悲慘教訓，深恐火星歷史在地球重演，我們十個基地的太空船便不斷分別出來巡視，你們稱它爲『飛碟』，也稱做不明飛行物，其實不過是我們的小型航空器而已。」

「爲了地球和平，爲了防止地球末日發生，我們的使命相當艱苦，以前的小航空器不夠用，便開採海底礦物來提煉製造，到目前，已有一千艘了。」

「我們在地球上住了二千萬年，從神的角色到海底人，除了五千年前的人跟我們相處過外，五千年來沒有人察覺到我們，誰知，你們這兩個小不點竟然有機會看到我們的亮光，所以我們開會決定邀請你們來參觀。」

火星叔叔的故事一說便去掉了一個半鐘頭，加上螢幕上的畫面補充，小維和蘭蘭一聲不吭地靜靜聽着。

叔叔說：「有什麼問題儘量問吧！」

「你們火星人怎麼跟我們一樣？」蘭蘭首先開口。

叔叔道：「聖經上說上帝照他們的形象造人，所以造出來的人和上帝一樣，事實上，宇宙中各星球的人都是一樣的，一個頭、二隻手、二條腿，都一樣。」

小維問：「你們住了二千萬年，不會死呀？」

叔叔大笑：「問的好，我們在二千萬年前發展出超凍術和再生術，利用此二方法，人是可以不死的。」

「什麼是超凍術？再生術？」小維問道。

「就跟大冰箱冷凍東西一樣，我們有攝氏零下二七三度的超凍實驗室，只要一躺進去，全身細胞便停止活動，不是死去，只是永存，要凍多久就多久，我們有位組員已凍了一千七百萬年，沒多久他就要復甦接班了。至於再生術就和蛇脫皮一樣，我們每個人在一百歲時，要再生一次，也就是進入分子轉換機內，將老化的細胞轉換成幼年的細胞，整個人又還老返童，永不老化。」

「爲什麼不教我們地球人呢？」小維問。

「一方面是時候未到，一方面是地球上還未世界大同，不適合學這兩種技術，否則壞人學會了不死，地球上不是要大亂了嗎？」

蘭蘭問：「你們有沒有回火星看看？」

「有，我們常回去，但是二千年來，火星一點復生跡象都沒有，本來我們打算全搬回去，可是火星土地不再適合種植，無法居住，只好派遣十個人回到火星溫帶大平原區暫時殖民，做回去的準備，當然他們的日用品都是地球上供應的，我們時常回去看他們。」

那，爲什麼探測火星的海盜號沒發現他們呢？」小維問。

「火星這麼大，我們十個人的基地又位在大平原邊緣的山邊，不是海盜號能偵測得到的，何況，你們地球科學家犯了一個大病。」

蘭蘭問：「什麼大病呢？」

火星叔叔笑着說：「夜郎自大症！」

「什麼意思？」蘭蘭偏着頭問。

「想想，浩瀚宇宙何止數千億顆星球，難道只有地球受恩寵而孕育生命？」叔叔停了一下又說：「事實上，地球的進化只不過尚在襁褓階段，未來的路長得很，地球的科技水準進展，每十年就有新東西出現，再過二十年，地球上如果還有人不

相信其他星球有人，那眞是無可救藥。」

「探測火星的海盜號只不過踏在火星上兩個極小極小的地方，要以此二地方的探測結果判斷火星上生物的存在，實在是叫人笑破肚皮。」

小維不服氣的插嘴：「他們都是有名的科學家，你不應該這樣笑他們。」

火星叔叔頓了一下，說道：「不錯，他們有他們的專長，我不笑他們，我只是笑這種普遍的毛病。」

「你們知不知道海盜一號降落的地點在我們火星人口中稱爲什麼？」

「不知道。」小維和蘭蘭異口同聲的說道。

「我們稱爲『大寂之原』，意思是不毛之地，那地方是二千萬年前，艾克斯星核子爆炸時首當其衝的地方，原本是個丘陵起伏的肥沃草原，受到爆炸的威力，整個夷爲平地，就是現在的樣子，想想，在這個地方找得到生物嗎？」叔叔睜著大眼看着小維和蘭蘭。

這個時候，牆上的電視幕嗶的一聲，現出司令官的近影，司令官對火星叔叔說：

「二〇八〇號，時候不早了，你送他們回去，改天有機會再請他們來參觀。」

接着，看着小維和蘭蘭笑着說：「地球小朋友，你們該回去了，改天再來參觀，要注意，回去別告訴你們爸爸，也不可以告訴其他人喔！」

「司令官，我們一定守秘密的。」小維點着頭說道。

一說完，電視畫面就消失，蘭蘭禁不住聳聳肩吐吐舌頭。

火星叔叔說：「走吧！我知道你們依依不捨，但總要回去的，叔叔改天再帶你們來，好吧？」

小維無可奈何地說：「叔叔，那一天呢？」

「哈，別急嘛，叔叔安排一下再通知你們。」

三人走出資料室，坐上停放門外的運送車，一會兒又來到海底通道的出口處，他們搭乘過的汽車還停在那裏。

「來，坐上汽車，我們開出去。」火星叔叔說道：「我們順着來路開回去，你們可以看看四周的景物，等一下叔叔告訴你們一個奇觀。」

三人坐上汽車，滑向通道，直逼海底基地出入口。不一會兒，汽車出了基地，

又浮浸在海面之下，像一艘潛水艇，逐漸向水面開去。

就在距水面十公尺的海底岩石堆中，突然一道光射出，嚇得小維和蘭蘭把頭縮了回去。

叔叔說：「這是我們的機關，仔細看，不要怕。」

小維和蘭蘭抬起頭來，從車內往外看，只見海底岩石堆裏有個東西在移動，看它的樣子不像是魚，倒有點像螃蟹。這個時候，「螃蟹」游了出來，仔細一看，在「螃蟹」的肚子中央有一條細絲連着岩石堆。兩人看得莫名其妙。

火星叔叔說：「你們知道它是什麼嗎？」

「叔叔，它好奇怪，像螃蟹，但肚子中央有細絲通到岩石堆，到底是什麼呢？」小維滿肚子狐疑。

「哈，沒錯，我們就稱它是『螃蟹』，那是金屬做的，事實上是海底觀測器，它可以把附近二十公尺的景物攝出來，經由細電線傳到基地，基地內的雷達人員可經由它的傳訊，在電視幕上看到海底景像。」

「上一次，你們爸爸派人到這附近海底調查，我們通通知道。」

「原來如此，怪不得爸爸他們一無所獲。」小維似乎恍然大悟地說：「如果早知道，抓一隻『螃蟹』，不就有答案了嗎？」

「很聰明！」火星叔叔說著：「可是這些『螃蟹』抓不走的，它們身上有高壓電，一有人碰它，就把那人電死，永遠不會有人抓到它的。」

「這麼可怕呀！」蘭蘭說。

「我們的螃蟹還不只一隻，在這附近共有五隻，可監視這附近一〇〇公尺的一切動態。」

說著說著車子已浮上水面，朝著來時的路開了回去。

時間過得很快，小維和蘭蘭參觀海底基地已過了二個月，在這兩個月當中，一直守著諾言，連林博士也不知道這件事。日子就這麼的過去，小維和蘭蘭雖然有時急著盼望火星叔叔來再帶他們去玩，但總是一點消息也沒有。

是一個和熙的下午，小維和蘭蘭下了課在校門口等綠燈過馬路，突然嗄的一聲，一輛白色汽車停在他們前面，定睛一看，原來是盼望已久的火星叔叔。

「叔叔，叔叔！」兩人不約而同的喚著。

火星叔叔打開車門讓他們上車，一路往前開去。

「叔叔，我們好想你啊！」小維不等叔叔回答，就吐露心中的期盼。

「今天不去那裏，叔叔也不告訴你們要去那裏，先別問，等一會兒就知道了。」火星叔叔神秘兮兮笑著說。

「別這樣嘛！叔叔。」蘭蘭撒著嬌。

「噓！」火星叔叔也不吭聲，只用噓聲表示不要再講話。

汽車轉向一條往郊區的柏油路上，安穩地向前駛去。路旁的高大椰子樹和景物對小維和蘭蘭來說，似曾相識，可是一下子又想不起是通往何處。

夕照拉長了車影。小維和蘭蘭一肚子疑問，卻不敢吭聲，只有眼睜睜地看著窗外景色。

路旁滑過一個白底黑字的指標，上面寫著：「國立科學研究院」。

小維楞了一下，這不是到爸爸辦公室的路嗎？禁不住開口說道：

「叔叔，這是要到科學院的路，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錯，就是要到國立科學研究院，而且要到物理研究所。」

「到物理研究所？」小維和蘭蘭面面相視，覺得不可思議。

小維問：「到那兒去找誰呢？」

火星叔叔說：「找你父親——林康博士。」

「什麼？」小維大叫一聲，站了起來說道：「找我爸爸？你們已認識？」

「哈，別緊張，坐下，我們要到了。」

只見車子已進入院門口，兩旁警衛不僅不阻攔還打個招呼讓車子進去，更叫小維和蘭蘭墜入五里霧中。

「叔叔——」蘭蘭開口要問。

「別問，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車子正好停在物理研究所門口，這時從大樓裏走出幾個人，帶頭的正是林康博士。

「爸！」小維和蘭蘭看到林博士，便叫了一聲，趕忙開了車門下車。火星叔叔也出了車子，正在和林康博士握手，小維和蘭蘭正感到奇怪，林博士開口問道：

「怎麼你們也來了？」

火星叔叔說：「林博士先別問，待會兒我們一邊吃飯，我一邊把眞相說給你聽。」

「眞相？」林博士說：「何博士，什麼眞相？」

「我看，我們上車吧。」火星叔叔開了車門請林博士和小維、蘭蘭上車。朝車外的人招招手，汽車就駛了出去。

「叔叔，你姓何？」小維問道。

「哈，沒錯。」

林博士也滿懷狐疑，問道：「何博士，這是怎麼回事，你認識我兩個小孩？他們稱你叔叔？這，請說吧！」

小維也開口：「爸，我們也感到奇怪，你們怎麼認識的？」

「哈，哈，哈。」叔叔大笑了幾聲，說道：「林博士，我希望這件事只有我們四人曉得！」

「什麼事這麼神秘？」林博士忙道。

「其實，我不姓何，也不是地球人！」

「何博士，你不是開玩笑吧！我們認識三年，你最近從國外回來，怎麼說你……」林博士說得很急。

「小維和蘭蘭去過我那兒——海底幽浮基地。他們知道我的來路的。」火星叔叔慢條斯理的說。

「爸，叔叔說得沒錯。我們到過火星叔叔的基地去參觀，他們已住了二千萬年了。」小維很神氣地說著。

林博士說：「小維，你說——火星叔叔，住了二千萬年，這，是怎麼回事？」

「林博士，事情是這樣的。」火星叔叔於是把整個事件和帶小維與蘭蘭到海底基地去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林博士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位多年好友，也是專研物理的學人，會是在地球上待了二千萬年的火星人，實在不可思議。但是，何星仁的話却這麼的眞實。

咦！何星仁——火星人。對了，他名叫何星仁，不正是火星人嗎？林博士腦子一閃，出現了這個答案，說道：

「哈，老何，何星仁，正是火星人之諧音，不過，何星仁，何博士，你的話尙

待求證。」

「尚待求證？」何星仁說：「什麼意思呢？」

「你的海底基地眞的位在那海邊？眞的是二千萬年前來的？這樣吧！我們現在就去，如何？」林博士鄭重的說道。

「這正是我今天現身來接你們的目的。」何星仁停了一下又說：「自從上次小維和蘭蘭參觀我們的基地之後，我們開了幾次會，是在決定要不要向地球人公開我們的秘密，最後，我們決議暫時保密，只邀請您——林博士——中國的怪異現象調查小組負責人，國家科學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小維和蘭蘭的父親——到海底基地參觀一次，我們唯一的條件是：你一生要守密！」

林博士說：「這很容易。自從在物理學界專研之後，我逐漸感到宇宙中的物質不是如此的單純，物理學研究的只是物質的物理，可以說是唯物的，它不是唯心的，不是精神的物理。我個人有時很困惑，似乎冥冥中有條繩子在綁着我，又似乎有個不知名的人在操縱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位看不見的人所設計的，我覺得他是利用我在實施一項實驗。」

「最近，由於研究怪異現象，我逐漸感受到一股不知的力量，似乎很遙遠，又似乎圍在我四周，這股力量時常衝擊着我，我知道這是精神的力量，是物理學界要改變的因素，也是唯物物理進入心物合一時代前兆。　國父說的沒錯，心物合一才是正確方向，目前的物理學界排斥唯心理論的態度是相當不對的，我們不該違反宇宙趨勢，應該順應它才能生存。」

「我個人的觀念是在改變中，可是，普遍的社會及某些人仍對心物合一的物理論抱持懷疑態度。這也不能怪他們的，只好由時間來證明。」

何星仁說：「對極了，林博士，不要操之過急，我們會改變地球人的觀念的，銀河聯盟已在等待地球人加入，那將是壯麗的時刻，可是，時間還長得很哩！地球人自我中心的思想太蒂固了，起碼要十年以上，地球人才有資格成爲銀河的子民。」

一邊交談，車子一邊朝海邊開去，沒多久林博士就能見到火星司令官，那是地球學人與火星科學家心靈契合的偉大時刻。

一路上，林博士思潮澎湃，多年來的努力和研究，在這個時刻要進入另一階段，這也是他多年來的期盼。

地球人的觀念太狹義了，哥白尼把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觀念移交給太陽，却遭到思想冷凍；伽利略印證太陽是太陽系中心的時候，却遭到監禁；數百年來的地球人老是認爲其他星球不會有生物，而阿姆斯壯上了月球，打破了廣寒宮與嫦娥的存在思想，地球人更是得意了。海盜號上了火星找不到生物，地球人更堅信太陽系中除了地球人以外，其他行星沒有生物。殊不知，千萬年來，地球人一直受到外星人的支配與影響，這，多麼的尷尬呀！

林博士的思潮泉湧，一幕幕物理學界的重大事件接連的浮上腦海，正感嘆之間，何星仁的話喚醒了林博士回到現實：

「林博士，海邊到了，看，浩瀚的太平洋拍擊着岩岸，有誰知道在這海面下，孕藏著千萬年的秘密。」何星仁將車子對着波濤開過去，說道：「林博士，祝福你，這是地球人與火星人接觸的偉大時刻，你的思想將會達到更高的境界，宇宙會迎接你！」

此時只見車子將海水排開，順著海底道路開了下去。

原載六十七年七、八月「宇宙科學」

太空仙童

在克魯西斯太陽系的第三顆行星上，人們一直在談論着仙童席洛福。有人說他具有魔力，有人說他只有說服並引導別人的能力，不管如何，席洛福的確把惡魔王哈邦毀了，只靠一份愛的禮物。

有一個世紀了，克魯西斯二號行星上的人一直在苦惱着，當時太陽系風暴不斷襲擊此星，而來自別星球的太空强盜在夜晚降落，殺人放火。這種天災人禍使得偉大的哈邦王崛起，事實上，他是個惡魔，曾爲生存而掙扎過。哈邦鐵拳來統治人民，消滅了太空强盜，甚至於利用巨大的反射鏡使太陽風暴消除。在整個事蹟中，他使自已的子民，克魯西斯二號行星上的忠誠人民犧牲無數。

在這時候，仙童席洛福出現了，在無止境的沙漠隊旅中與其他的孤兒遊蕩着，在這兒，無依無靠的人不是長年生病就是亡故。他只不過十歲或十一歲，衣服鬆垮垮的掛在瘦小的身體上，但當他開口說話，年長的男女都會傾聽。

「有人說他是個奇人，」哈邦的探子說道，「他所講的話和他的年齡實在不符。」

哈邦，這位太陽系羣的統治者怒視著身邊的手下。「你是說我能打敗太空强盜，馴服太陽，而一個十歲的小孩會以言語煽動我的子民？他向他們說些什麼？」

「他說及自由和美好，」他們回答。

那時哈邦是個老人了，既疲倦又不健壯，但他始終以强硬勢力統治他的子民，不願看到自己的威力消滅在一個小孩的言語上。「把他抓起來，」他命令道，「帶到這裏來！」

仙童席洛福在市場內被逮捕，那時他正在和人民談話。他被拷着手帶到統治者面前。

哈邦王瞪着這位面前的小孩，說道：「好小子，你這些日子來，給我很大的麻

煩。」

小孩舉起被拷着的雙手。「我爲和平而來，我不是奇人，我只不過告訴人民愛和美好！」

「你散佈猜疑和反叛，你在忠誠人的心田中散佈革命的種子。我在克魯西斯二號行星上統治多年，你不能這麼輕易得到我的王國。」

「我只帶來愛，」這小孩很固執，「你怕它嗎？」

哈邦不怕的，然而在他俯視拷着的小孩時，他知道危機已生，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小孩。席洛福的面孔既仁慈又充滿愛，似乎又含有某些東西，也許是哈邦王在幾年內高壓統治的一種反應。

「如果我讓你被拷打或犧牲，你會不會執着於愛？」他問。

「當然，」小孩微笑，「有時愛是相當强力的武器，有時它能毀滅一切。」

哈邦王大笑，「你能用愛消滅我？」

「不錯，」小孩張開被拷着的雙手，「我會送你一份愛的禮物，它像雷射光束一樣具殺傷力，我相信你會死得很快樂。」

哈邦王終於對這種談話起了懼怕，命令侍衛將小孩放逐在曠野，讓小孩在那兒流浪，最後死於食物缺乏。

那是任何人看到小孩的最後一次。哈邦王也認爲他會死於飢餓，記憶隨時間而消，國王開始爲一年一度的感恩節在籌備。

經過了克魯西斯二號行星上任何人所能記憶的年歲，春天帶來了愉悅。感恩節的慶祝中心將擠滿了被邀請來爲國王祝賀的人，哈邦王會站在他偉大的鉻黃色宮殿門前，與各方來賓握手，這條隊伍將長達數公里。

哈邦王習慣站在門前，直到所有祝賀的人都一一握過手。以前這位統治者時常站到半夜——直到最後一人離去。現在，他很愉快，會有數百人前來握手。

節日那天來臨，陽光普照而和煦，就像這顆行星上所有的春天一樣。他走向宮殿正門，愉快的看着祝賀他的隊伍，好像比去年的隊伍還要長，他的心怒放。

也許這是人民最後一次接受他嚴厲統治的跡象。他開始握第一個人的手，並喃喃道些祝賀之詞。

五個小時過去了。他知道今年來祝賀的人比往年多，有些是宮殿內熟悉的面

孔，但大都是陌生人。從他們骯髒的外衣看來，他知道他們今天千里跋涉前來祝賀，所以他給予更多的祝詞，和更緊的握手。

中午將來臨，宮殿門前的隊伍還有一英里長，透過他模糊的老眼，哈邦王開始覺得有些陌生人排過第二次隊，他想停止感恩節之慶，但這樣一來，會被認爲是身體衰弱和年紀已大的跡象。他要撐下最後幾小時，直到中午，這些人都會一一通過他的。

但再度的，在隊伍只剩十來人，哈邦王開始夢想著睡一覺的時候，又來了一些鄉村居民。在大型綜合農場工作的男女放下他們的農具，加入行列。中午過去，白天的熱度襲上他的頭。

哈邦舐着乾裂的唇，啜了一口酒，使他清醒一會，又馬上回去和人握手。

第三天清晨，他站不住了。行列仍很長，他與一些老敵人祝賀著，他在懷疑爲何他們加入行列。他也看到來自太空學校的小孩前來祝賀，搞不懂是什麼人叫他們來。

到了晚上，他要了一把椅子，因爲再也站不住了。

然而行列仍很長。

第四天，他身心疲累，知道該叫停這種瘋狂行爲，但人們仍繼續的來，而他仍在握手。現在，甚至宮殿侍衞和官員們也都加入行列。

第五天中午，他再也抬不起頭來，他跌坐椅子上睡着了，到了黃昏，他睜開老眼，看到仙童席洛福的熟悉面孔出現在隊伍前頭。

哈邦問道：「什麼時候才結束？」

小孩回答道：「不會結束，吾王，這條行列通向永遠，因爲它不是由你的朋友，而是由你的敵人組成的，這就是我答應你的愛的禮物，來自你敵人的愛，毀滅你的愛。」

老國王永遠地闔上了雙眼。民衆爲這位讓他們自由的小孩歡呼。

原載六十七年十一月「宇宙科學」

譯自科幻小說集「危機」

時光巡邏員

春到蘭州，便把冰寒北風逼回塞北。只要瞧瞧黃河岸的淤積沙泥被水淹上，就知道嚴冬已過。

林信站在名勝「觀河台」上，遠眺寬廣洶湧的河水急向東流，思緒不禁如水般湧流。

蘭州位居古代中原和西域交通要道，曾是西陲重鎭，隴南大都市，自光復大陸重建中國以來，不僅仍是中國版圖中心，更是世界性的大都市。

如今，在公元二二五一年，蘭州人口已達三百萬，其中五分之一是「時光飛航中心」全體人員和其家眷。

「時光飛航中心」是維護時光旅行安全的一個重要機構，它直屬世界安全局，下設亞澳區、美洲區、歐非區三個時光巡邏隊，負責全球各州的時光飛航安全。

由於人類科技急速發展，到了廿三世紀，已能掌握並利用時空轉換的技術。在此時空可以任意變換的時代，犯罪者可藉時光甬道逃逸，投機份子可藉時光甬道預知物價的波動，盜寶者可回到古代盜取古物，而一些旅行者爲了好奇，干涉了歷史事件。

爲了維護人類的歷史和文明，一種監視時光旅行的巡邏警衛組織——時光飛航中心——便應運而生了。

此外，時光飛航中心還有一項義不容辭的任務，那就是保護時光旅行者在其他時空中的安全。

爲了有效防範這類事件的發生，時光飛航中心還設有訓練班，專門教導旅客認識旅行目的地的一切必要知識，而且要避免將廿三世紀的物品現露在其他時空中。所以各時空區的語言特徵、服裝、禮俗等都是課程項目，否則一位不小心的旅客在古代掏出打火機，那眞是危險的事件。

亞澳區時光巡邏隊也設在蘭州，美洲區的設在舊太空中心美國休士頓，歐非洲區的設在埃及開羅，分佈在這三個地方，以最迅速的效率執行重要的任務。

加入時光巡邏隊是所有年輕人最嚮往的，林信也不例外，這種榮譽的工作不僅代表本身智能程度，也可以增進自身的知識，因爲做爲時光巡邏員可以任意穿越時空，接觸各時代人民，甚至可以回到史前洪荒時代，或者進入未知的未來。

七年前，剛從研究所畢業，林信就和同學一道報考時光巡邏隊甄試，很幸運的，林信以最高分錄取，從此就奠下了他一生的工作目標。想想這七年來的酸甜苦辣，林信不禁輕搖着頭，感慨萬分。

「觀河台」是林信最愛來的地方，它位於蘭州市北郊，正臨黃河，依河畔小丘所築，高達二百公尺，台頂是衛星接收站，也是氣象站，距台頂十公尺處築了可容五十人的觀望室，在此可俯瞰整個蘭州市，與滾滾黃河和綿延的塞外風光。

站在觀望室內，由於視線極爲廣闊，心胸跟着也寬廣起來，林信最喜歡浸沉在天地人溶爲一體的感受之中。

想起考上之後的一年訓練，眞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挨過來的。在前半年，要接受

基本學科知識，像時空轉換原理、空間翹曲論、時光機器原理、超光速航行法、古生物學、文明全史、宇宙道德等專業課程，共有十五門，要在半年內全部吸收，簡直比填鴨子還難，在這半學期中便刷下不少同學，他們只好到行政部門任職。

後半年是術科訓練，就和太空人的訓練一樣，再加上時光甬道實習，若干同學一不小心就消失在時光甬道裏，永遠回不到廿三世紀。所以這個階段能撐過去，才剛夠資格做到時光巡邏員。

一年的學習和訓練之後，還要接受兩個月的「宇宙道德」加强講習，讓每一位時光巡邏員深切了解自身所負的責任，要做一位大公大義的使命者，不可受到各時空區難以抗拒的引誘，而影響任務。

林信想起五年前剛當上初級巡邏員不久，跟着高級巡邏員做見習，和他同一班的巴西巡邏員，在一次任務中，就因爲要挽救巴西大地震逝世的雙親，而使時光機器卡在裂開的地層間，產生物質效應，整個爆炸，不僅沒救出雙親，還貼上二位時光巡邏員的命。

這次事件讓每位巡邏員更加警惕。歷史是無法更改的，縱使在時空區遇到理智

和情感交織的痛苦經驗，也不能亂了分寸，要把持大公大義，方爲稱職的時光巡邏員。

林信深深吸口氣，雖然春的訊息已到，但蕭瑟的北風仍然刮着，涼冽澈骨。就在去年，他升爲高級巡邏員，並兼任亞澳區巡邏隊隊長之職沒多久，爲了景泰藍之事，他和中級巡邏員邱永南、初級巡邏員大木正雄回到宋神宗時代，沒想到邱永南在調查期間，愛上了汴京西城名醫的大女兒，願爲愛情拋棄廿三世紀的一切。

想到此，林信聳聳肩，眞不知邱永南現在是什麼樣子，一位公元二二五〇年的青年，回到公元一〇七六年生活，文明差距達一一七四年，憑邱永南的廿三世紀知識，足以成爲當時的大天才，希望他不要搞錯了生活習慣。

時光巡邏員的經歷是多采多姿的，有一次，爲了研究恐龍滅絕的原因，三個時光區各派六名隊員，組成聯合行動隊，回到六千萬年前的地球，這是一項很危險的任務，因爲六千萬年前的地球並不是現在這個位置。

我們的太陽每二億年繞銀河中心公轉一週，因此六千萬年前的太陽系是在別的地方，這要靠電腦精確計算，否則回到六千萬年前的時間，卻不是回到六千萬年前

的空間，此種時空偏差，會使巡邏隊永遠漂泊在宇宙中，成爲宇宙遊魂。

恐龍是地球中生代的產物，是雄霸當時地球的生物，他們一行在時光甬道來來回回調查，終於找出恐龍滅絕的原因，不僅完成詳盡的報告，而且拍下各種恐龍的立體照片。

更令人興奮的是他們帶回一條小翼龍，把牠從六千萬年前拿到廿三世紀，成爲全世界最轟動的消息。這條小翼龍被帶到廿三世紀不久，不知什麼緣故，死了。當然，立體標本仍保存在蘭州博物館裏，供全世界欣賞。

一大片雲遮住了太陽。林信瞧着昏暗的河面，思緒也跟着暗淡下來。前年，他還是中級巡邏員時，爲了一項機密任務，隨着歐非區時光巡邏隊隊長查理哈爾登、美洲區隊長約翰霍浦金斯以及三位各區巡邏員，去到廿五世紀，沒想到廿五世紀的地球改觀很多，這是人類夜郎自大的結果，使八十億人口減少到三十億。

在時光甬道裏他們查明了人類大浩劫的原因，回來之後，高階層會議也着實開了好幾天，想爲人類的前途盡點力，可是最後還是決定不去干預，因爲，未來的乾坤怎能現在扭轉呢？

做爲時光巡邏員眞要有一副鐵石心腸，許許多多遭遇常叫人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若干悲劇性的英雄人物就是這樣產生。

一位法國籍時光巡邏員傅立葉的未婚妻死於一次大車禍中，後來他便在刻骨的思念和悲傷中，再次回到那次車禍現場，以超人的堅毅心志，强忍着挽回愛人生命的衝動，咬緊牙關心碎着望着未婚妻悽慘地死去。

人類的一切早已由上蒼安排好，過去的更改不了，未來的也無法干預，人類能做的僅是嚴守自身的責任，不能有絲毫妄想。否則在貝多芬譜了月光曲之後，有人偷竊他的樂譜，利用時光機器回到過去，在貝多芬未完成這支曲子之前，先演奏給他聽，那麼，眞正的作曲者應該算誰呢？

一批剛登上觀河台的遊客說笑聲打斷了林信的思緒，他回過頭來，微笑着望着這批人，在大家歡笑的氣氛中，林信輕鬆地步進電梯。

原載七十年二月「台灣時報」

日落金字塔

尼羅河西岸，矗立着巍峨巨大的金字塔。

建築這座金字塔的是古埃及的庫夫王，他是第四朝執政者。

夕陽西沉，暮色輝映着雄偉的金字塔。

忽然，在離金字塔五十公尺的地方出現一道銀白色光芒，又逐漸隱去。

不一會兒，林信和蘇哈出現在金字塔附近，他們兩位是洲際時光巡邏員，奉命回到庫夫王朝時代，找尋失踪的另一位時光巡邏員朴三京。

那道銀白色光芒正是廿三世紀的時光機器。

林信和蘇哈穿着埃及古王朝時代的衣服，慢慢地朝金字塔走來。對他們而言，

這個朝代已過去了五千年，爲了執行任務，他們曾用催眠記憶法將當時的風俗習慣記在腦子裏。

「盜墓賊，別跑！」

一位貴族模樣的人大喝一聲，跑了過來，隨侍的士兵也逼近過來，把林信和蘇哈圍住。

「這位是全埃及的主人，太陽王之子庫夫王，不得無禮。」

一位士兵注視着林信他們，嚴肅地警告兩人。

蘇哈一聽，不禁暗吃一驚，面對着建造世界最大金字塔的人，竟一時無言以對，但假如不開口，一定會被認爲是盜墓賊而處死。

林信首先辯解道：「我們是從魯克索來的書記官，恰好行經此地，並無不良企圖，請陛下明察！」

在古埃及時代，文字是非常神聖的，書記官的地位很崇高，林信不假思索便捏造出這個理由。

「哦，你們是魯克索的書記？」

「是呀，我們剛走到大金字塔附近，看到地上有木乃伊，便跑過來看，想不到被你們誤以爲是盜墓賊。我們是要到曼斐斯去的。」

「看你們的樣子，是不像盜墓賊。好吧，我把你們帶到曼斐斯去，如何?但我希望你們不要把這裏所見傳揚出去！」

庫夫王嚴厲地警告二人，然後向士兵點頭暗示，這些士兵立刻拿出一塊白布，將地上的木乃伊抱起來，放入布中，恭恭敬敬地擺在枱上。

庫夫王吩咐過後，自已也坐在枱上，表情相當嚴肅。

這時，藏在林信腰部的探知器忽明發出輕微嗶嗶聲。

林信猛然醒悟，跳了起來，把庫夫王從枱子上拉下來。說時遲那時快，一道刺眼的閃光射向枱子，數秒鐘之內整個枱子和枱子上的木乃伊在淡綠色光中蒸發無影。

蘇哈朝發光的方向跑去，却發現沙丘上已杳無人影，兇手只留下一連串脚印逐漸消逝在遠處。

蘇哈轉了回來，和林信、士兵們陪着庫夫王來到渡船頭，搭上渡船抵達對岸的曼斐斯。途中，林信把催眠學來的神聖文字寫給庫夫王看，因而更得老王的信任。

「陛下，有人知道您昨晚出來的事嗎？」

「我沒告訴任何人。你們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激。老實說，那具木乃伊是我母親，盜墓賊將她盜出來，令我非常氣憤，所以想親自擒拿盜賊，結果在金字塔內只找到散落的內臟。知道我行踪的只有隨身侍衛，不過，今早已全部處死了。」

庫夫王面不改色的說着。

林信和蘇哈離開王宮，到曼斐斯街上溜達，開始展開找尋朴三京下落的任務。

想起清晨探知器嗶嗶作響的事，就覺得很納悶，廿三世紀的探知器能感應到的應該也是廿三世紀的雷射槍，狙擊庫夫王的人一定是廿三世紀來到這裏旅行的人，他一定擁有雷射槍。目前下落不明的朴三京很可能就是在尋找這位兇手，才沒回到廿三世紀，但，也應該聯絡一下才對，難道說，朴三京他已遭噩運？

二人議論了半天，不知不覺來到鬧區。

「且慢，知道庫夫王出來的還有一位！」蘇哈說道。

「你說誰？」林信問道。

「就是盜墓者，這位兇手一定事先知道庫夫王會出來。」

「你說的不錯，到廿三世紀時，人類已全部知曉金字塔的入口，即使未來過此地的時光旅行者，也可能知道金字塔內部的通道。」

蘇哈說：「那麼這個兇手果眞是廿三世紀後的人，他擁有雷射槍，更可確定他是廿三世紀的人了。那麼他爲何要回到古埃及王朝，來狙殺庫夫王呢？」

「是啊，他們之間不會有仇恨才對呀！」

二人穿過吵雜的人羣，沿着巷子走去。有一大羣人圍在前方一幢房子，鬧哄哄的，不知在吵什麼。

「請公主出來，我們有話跟她講！」

有一個人高聲喊着，看他的穿著顯然是個貴族。

另一個裝扮也很講究的男人卑屈地對他行禮：

「對不起，奉命行事，我不能讓公主出來。」

林信和蘇哈站在一旁，看得發愣。這時腰部的探知器又發出響聲，他們馬上知道附近藏有那位兇手，說不定就躲在衆人圍着的屋子裏。

「就是在這裏，我們進去。」林信說。

「沒問題吧？」

當蘇哈露出猶疑的表情時，林信已敲開了邊門。

「我是太陽神殿的書記，我們知道你這兒有事，請讓我們進去。」

林信一面說着，一面掏出三個金幣交給開門的人。

「請進。我可看出你們不是庫夫王派來的，不過我得告訴你們，最裏面的房間是公主的，請你們別進去。」

林信把躊躇不前的蘇哈拉了進去，二人偷偷取出探知器。林信更把藏在腰部的超級小型雷射槍拿出來，用手掌蓋住。

由探知器顯示，擁有雷射槍的盜賊就在這屋子裏。

「太近了，小心爲妙！」蘇哈說着。

「我知道。」

蘇哈也很快地把雷射槍藏在手裏。

順着探知器指示，來到最裏面的房間外。兩人貼在門板上，隱隱約約可聽到裏面的對話。

一個男人的聲音說着：「公主，我多麼的喜歡妳……這國家……只想建金字塔……妳的前途暗淡無光……一起離開……到我的故鄉去。」

男人的聲音很堅定。

「不行，哈努修，我不能逃走，這片土地都是父王管轄，你能逃到那裏？」

「妳不知道世界有多廣闊嗎？妳父親爲了建金字塔，把妳賣到這裏，妳不怨恨嗎？」

「哈努修，我恨父王，但我也害怕有一天肉體會腐去，我希望太陽神把我的靈魂歸回我原來的肉體，假如肉體腐爛的話，那我該怎麼辦？等金字塔完成後，我也有資格作金字塔內的陪葬人，往後，太陽神會使我復活的。」

「不，公主，妳錯了，木乃伊無法復活的。人死了一切就都沒有了。」

門外的兩位時光巡邏員互相使個眼色，一齊用力將門撞開，跳了進去。

「是你，朴三京！」林信大叫起來。

朴三京驚跳起來，飛快地掀起身旁的水菓籠，取出巡邏隊員用的大型雷射槍，對準林信。

「不怕死的過來！」朴三京怒吼着。

「等一下，朴三京，到底怎麼回事？」林信急切的說。他知道若是射擊的話，必定兩敗俱傷。

「我同情公主的遭遇，所以製造機會替公主洩恨，在金字塔狙殺庫夫王的就是我。」

朴三京咬着牙，既痛苦又怨恨的說着。

林信說：「你是時光巡邏隊員，應該知道歷史是無法更改的。雖然你來到埃及，結識公主，但謀殺帝王是不可能的。」

「朴三京，你一心一意要救出公主，難道你忘了時代習慣的差異嗎？」

蘇哈也從旁勸說：

「你要替公主着想才對，她希望有一天成爲木乃伊，長眠在金字塔內，成爲不朽。你是沒辦法改變她的想法的。」

朴三京用求助的眼神望着公主。

「哈努修，我感激你，但我不能離開太陽神的土地。」

公主搖着頭說。

聽了這句話，朴三京絕望極了。他把槍轉向自己胸膛，刹那間一陣刺目閃光使他的身體化爲烏有。兩位巡邏隊員連攔都來不及。

「哈努修！哈努修！」

公主哀痛欲絕，昏了過去。

林信和蘇哈互望一眼，踏着沉重的腳步默默離開了屋子，回到自己的年代。

後記：歷史記載埃及庫夫王爲了建造金字塔而賣掉公主，而且庫夫王的母親赫拉布麗絲王妃的陵墓中沒有貴重財物，只放着收藏內臟的壺，也是一九二四年考古界的發現，這兩點是事實。

原載六十九年二月號「新少年」

失踪的小芳

傳統春節剛過完，時光巡邏隊員就全部回到工作崗位，繼續執行任務。

雖然春節是中國人的節日，此時却已成爲世界性的年節，世界各國也都喜氣洋洋地過着春節。

南非籍時光巡邏隊員羅柏史密斯，在中央走道上碰到我國的林信先生，劈頭就用中文說道：

「過年好，有什麼好消息？」

「沒什麼消息，是個平安年。」

正說着，走道頂上的麥克風放出注意的信號鈴聲，接着是急電的播音：

「亞澳區巡邏隊員注意，亞澳區巡邏隊員注意，三十秒內全部到九一三室集合。」

林信連忙揮別羅柏：「我要趕到九一三室，不知發生什麼事？」

九一三室是緊急任務出動室，全體隊員已正襟危坐，聽候宣佈。

主任陳剛明看大家都到齊，便開口：「剛接到新加坡勤務中心通報，一位名叫周美芳的中學生，在參觀新加坡時光飛艇實驗室時，偷偷溜進時光機內——目前已經走失了，我們要在最短時間內把她找回來。」

林信舉手問道：「到那個時光區去了？」

「電文未講明，」隊長接着說：「第一組林信、三船正男、哈爾金三人準備出發，若二十四小時內沒下文，第二組柯代爾、劉培新、索瓦努準備。第一組先到新加坡時光實驗室，問明詳情，取得資料後，儘速行動。」以色列籍的哈爾金已很久沒出動了，一聽到派他和林信、日本籍的三船正男出去，高興得轉了過來，跑到兩人跟前，拍着兩人肩膀說道：「快，快出發。」

新加坡「時光飛航實驗室」設於新加坡大學。

林信三人用粒子電傳機在三分鐘後就來到該實驗室，實驗室主任和數位研究人員已在迎候。

聽完報告，發覺周美芳所到達的時光區竟然是在她出生的那一年——二二三七年七月。

三人取得當時的新加坡地圖和周美芳家庭資料後，坐進時光機內。

「這意味着什麼？」三船正男疑惑地問着。

「也許有她的目的吧！」哈爾金回答。

「快，快過去！」林信說完，將時光儀定時計調到十四年前——也就是周美芳出生的二二三七年七月。

剎時，一陣輕微搖動，他們在實驗室內消失，出現在新加坡中央公園。

這時正是晚上七時，公園內遊客稀少。三人走到街上，哈爾金說道：「周美芳爲什麼要回到她出生的這一年呢？」

「別慌，先坐到路旁石椅上再想。」林信指着路邊說着。

三人坐定後，林信先開口：「我想她可能思鄉情切，想回到出生的時候，看看

當時的情形。」

「不一定，」哈爾金接下去說道：「根據報告，周美芳在老師的帶領下，和同學一起參觀實驗室時，神色相當平常，可能是一時興起，玩玩而已。」

三船正男說道：「可是她該知道玩玩是會出了亂子的，常常會回不來而永遠失踪，是不是她有意的，換句話說，有預謀。」

「周美芳是個好學生，她老師還說，平常她就是個懂事的小孩，因爲她自小喪母，所以眉宇間常有心事似的，」林信說道：「這可能和她心事有關。」

哈爾金說：「先到她家去看看。」

三人按照資料來到周美芳出生前的家。林信正想叩門，却縮回了手，低聲說道：「現在該只有她父母在，可是我們用什麼理由去叩門呢？這樣顯得太唐突了。」

「的確——」三船正男說道：「那我們就裝成過路的問路，順便看看美芳在不在。」

就這樣吧！」

林信說完，舉起手叩了幾下門，屋內一點聲音也沒有，再用力叩幾下，也沒聲音，正納悶時，門打開了，一位老太婆探頭問道：

「你們找誰？」

「我們找……呃，周先生不在嗎？」林信說着。

老太婆看了看三人，說道：「先生太太在宏德醫院，太太要生產了。」

三人一聽周太太要生產了，互相望了望，忙向老太婆道謝。便立刻轉身，招了部計乘車直駛宏德醫院。

「這就對了，周太太現在生產的小孩就是周美芳，周美芳從十四年後跑回現在，顯然，此事和她出生有關。」哈爾金在車上推測着。

十分鐘後，來到宏德醫院，在詢問處查明周光雄夫婦的病房是在十二樓三號特別加護病房，便搭電梯直上。

一出電梯口，就望見三號病房外站着正要找的人——周美芳。

三人快步走過去，林信先開口：

「周美芳，我們是時光巡邏員，奉命找妳回去。……」

話未說完，周美芳拔腿就跑，三人追了過去只幾步路，三船正男便捉住周美芳。

「放開我！放開我！」周美芳掙扎着。

「答應我們妳不再跑，就放開妳。」

林信說着。

周美芳望了望三人，想一想，點點頭。

三船正男放開抓着的手臂。四個人走到候診室梯子上坐了下來。

哈爾金問道：「小芳，妳爲什麼要回到現在？」

「我……」周美芳欲言又止，低下頭來。

「有什麼困難，我們會幫助妳。」三船正男說道：「剛剛有沒有把妳的手臂抓痛？」

周美芳搖搖頭，又看看他們三人，才開口：「我想媽，她在我出生後就失血過多去世了，我從來就沒見過她本人，我想她，我要見見她……我，我想媽。」說着說着就哭了起來。林信輕拍着她，並安慰她，要她說下去。

這些年來，我只看過照片中的媽，我爸爸也沒再娶，我想見媽本人，想了很久，正巧老師帶我們參觀時光實驗室，我平常就喜歡看時光機器方面的書，也知道時光機器的原理和操作法，靈機一動，就跑進時光機內回到現在。」

停了一下又說：「我剛才回到家裏，才知道爸爸媽媽都在醫院，就趕了過來，在門外等着，沒想到先被你們找到了。」

小芳望着林信，問道：「我求你們一件事，好嗎？」

「什麼事？」

「我會跟你們回去的，只是，不要這麼快，讓我看過母親一面就回去，好不好？」

林信想了一下，微笑說道：「爲什麼不好？」

「謝謝你們！」

正說着，病房門打開了，大夫和周光雄走了出來。他們四人連忙低下頭，等大夫和周光雄先生一走開，林信就推了推小芳，說：「妳還不趁這個機會到病房去看看妳母親！再過一會，等妳爸爸回來，妳就不能待在這了！」小芳聽了連忙快步走

進病房，望着病床上削瘦清秀而蒼白的母親，不禁眼眶含淚，輕喚一聲「媽」就轉身跑出病房，坐到候診室椅子上哭了起來。

林信這時也不知道該怎樣安慰小芳，只有輕拍着她的肩「沒關係。」小芳邊擦乾眼淚邊說着：「我們回去吧！」

於是，林信牽着小芳的手進入電梯，走出宏德醫院，來到中央公園。一剎那間，他們就消失不見，回到自己的時代。

原載六十九年四月號「新少年」

世紀大爆炸

北大畢業的張學庸，申請到時光飛航中心「臺北支部」做實驗，已快兩個月了。對一位大學畢業生而言，研究時光飛航是新奇刺激的事，可是剛開始他只有站在旁邊見習的份。

張學庸領悟力很高，學習興趣也很濃。他的最大志向就是做一位時光巡邏員。不到兩個月就學完基本課程，第二階段起，就可在教授指導下學習操作了。除了研究時光理論，他最感興趣的是研讀歷史。上個禮拜才從圖書館借回一大本「中華民國開國史」，使他一下班就沉迷在史書裏。

生活在二十三世紀五十年代，張學庸實在無法想像中華民國開國時的艱辛，昨

天大夥兒在休閒時，不知怎的，談到這一段歷史。林芳仁工程師說：

「我父親是史學研究家，我從小就薰陶在歷史裏頭，眞美！我國五千多年的歷史，精彩得像一部銀河史。」

帶張學庸做實驗的副研究員陳明達接口說道：

「可不是，像三國演義，大明奇俠傳、太平天國演義……等，都是令人愛不釋手的書哩！」

張學庸說：「以前在學校裏，都用學習機和記憶帶，實在不夠味，這次我借來『中華民國開國史』，可以大大享受一番了。」

「我認爲，四百一十七年前的中英鴉片戰爭，打開了清廷的雙眼，打破清廷的天朝觀念，才會有以後的民國時代。」林芳仁說道。

「我倒是認爲，」陳明達接口：「光緒十一年的中法戰爭， 國父立下『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大志，才是中國的開端，這已是三百七十二年前的事了。」

張學庸說：「談到 國父，我時常在想，他起義十次終於成功，他的毅力實在可佩。」

又說：「其實他可以早日成功的。」

「這怎麼講？」林芳仁問道。

「像第五次革命，發生在一九〇七年，也就是光緒三十三年，稱爲『防城之役』，曾大破清軍，却因彈藥未濟而退到越南；另一次，『鎭南關之役』，已樹起青天白日旗，攻克鎭南、鎭中，附近游勇紛紛來歸，可惜又是缺彈藥而失敗。如果能助以一臂之力，不早就成功了。」

陳明達問：「你是說……。」

「當然我也知道歷史是不能改的。」張學庸說：「不過，如果我們能通過時光隧道，回到那時，施以援手，就可在不改變歷史的情況下，加速歷史的進展，也就是說幫助國父的革命！」

「別開玩笑，老弟。」陳明達搖頭說：「我帶你做實驗，可不是教你胡思亂想的。走，做實驗去。」

下班回到家，張學庸又抓起「中華民國開國史」。

「……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年）六月廿一日， 國父決定由鄭士良率

部在惠州起義，史堅如在廣州組織暗殺機關，以資策應，而選取臺北爲發號施令之所在。八月九日， 國父抵達臺北，由台灣志士陳秋菊協助，在新起町（長沙街附近）組織指揮所。」

「……閏八月十五日，鄭士艮率革命軍起於惠州三洲田，迭敗清軍，聲勢大振。沿海向東北進攻，迭克新安、大鵬、白沙等地，人數增至兩萬以上，計畫攻佔廈門，接受台灣武器支援……」

張學庸嘆口氣：「唉——，又是餉彈兩缺而失敗。」

放下書本，踱到窗前，望着靜謐的夜色。

「歷史是不能改的，歷史是不能改的！」

他呢喃自語。

一個禮拜過去了，張學庸變得沉默多了，因爲他現在知道「歷史不能改，但可加速」的想法是可以做到的。

這一天，他和陳明達在時光機器實驗室內上，做「時空轉換」的實驗。

雙眼瞪着儀表指針，看着它慢慢上升，此時轉換枱上的鉛筆，已泛着淡淡綠

光，張學庸知道鉛筆快消失了，消失在我們這個空間而在另一次元的空間出現。

陳明達要張學庸記下鉛筆消失的力場強度，並告訴張學庸：「每種物體所需的力場能量不同，體積愈大或質量愈大，所需強度也愈强。體積、質量和力場強度三者成正比關係。」

停了一下又說：「我十點要去開會，你不妨記錄這些數據，並畫成圖表，然後換個東西做實驗，比較兩者的差異。」

說完轉身就走出實驗室。

張學庸趕忙關上門，「這是個好機會。」他有點興奮，久藏心底的願望可以利用這個時刻來完成，趕忙關掉處理鉛筆轉換的力場，自己爬進時光機器的操縱座，蓋上纖維玻璃護罩。

張學庸將時光轉區定在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

因爲他知道 國父在領導第七次「欽廉之役」，和第八次「河口之役」後，返回越南河內，卻遭法國政府所迫，在五月離開越南，轉往新加坡。現在， 國父和一些革命志士在新加坡，張學庸認爲這個時候比較恰當。

想到數分鐘後就可和國父見面，張學庸又緊張又高興。繫好安全帶，檢查完畢，正要伸手朝「動力啓動」的紅色按鈕按下去。

就在這時候，林芳仁走了進來，看到張學庸在時光機器內，連忙大叫：

「張學庸，你在幹什麼？」

張學庸看看他，有些遲疑，眼睛一閉，手指用力按下去。

剎時綠光一閃，張學庸和時光機器一齊消失了！

林芳仁大吃一驚，跌跌撞撞奔到控制間，拉出緊急麥克風大叫：「時光機器實驗室出事了，時光機器實驗室出事了。」

接着研究所警鈴大作，安全人員首先奔了過來。

「發生什麼事？」其中一位問道。

「糟了！」林芳仁回答：「張學庸操縱時光機器消失了。」

正在開會的呂所長和各部門的主任都趕來，陳明達也在其中。

林芳仁急忙向他們報告眼見的事情。

「完了，完了。」呂所長搖着頭說：「這艘時光機器爲了供實驗用，將全功率部

份拆除，使它無法達到全功率。如果張學庸不小心，會產生反物質效應，使整個機器化爲巨大能量而爆炸，威力相當於三千萬噸黃色炸藥。完了，這小子！」

林芳仁問道：「他要去那個時光區？」

陳明達頓悟地猛叫：「對了，他一定是去協助國父領導革命。完了，這小子！如果時光機器在那時不慎爆炸，眞是敗事有餘。」

「沒辦法，只有讓他去了。」呂所長走到儀表板，打開示波儀，只見一個小光點正快速移向一九〇八年的時軸。「沒錯，他是去參加『革命』了。」

這個時候，張學庸已出現在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右手握緊功率桿，慢慢往前推，他打算選在淸晨五時降落在新加坡南方海邊。

緊張加上興奮，不自覺將功率桿推到全功率處。轟的一聲，時光機器擺動起來，朝高空飛去，從新加坡上空掠過，直往北方飛去。

張學庸嚇了一跳，趕忙按下緊急控制鈕，他却不知道在全功率運轉下，這部機器是無法操縱的。眼見時光機器開始泛着黃光，像顆彗星急速朝北飛去，心兒又慌又急，不知所措。

此時，時光機器已飛過成都上空，不多久飛掠河套，越過庫倫，看到底下的貝加爾湖。時光機器完全失去控制，張學庸在裏頭驚叫了起來。

就在西伯利亞北方，靠近北極海的東卡斯的塔卡森林上空，時光機器產生反物質效應，晴天霹靂，轟然一聲，三千萬噸黃色炸藥的威力，產生有史以來最大的爆炸。

另一方面，在呂所長這邊，在一九〇八年時軸上滑行的小亮點閃了一下，然後消失了。

「爆炸了，不知在什麼地方發生爆炸，希望不是人口密集的地區。」呂所長直搖頭：「相當於人類第一顆原子彈威力的二千倍。這小子，眞要把世界毀了。」

大家靜默哀嘆不語。

在巨爆發生地點，千百萬株樹木被震波連根拔起，遠在八百里外的卡斯克村也聽到巨響。震波傳遍全世界，連英國倫敦也測到强烈地震。

清廷負責天象紀錄的欽天監，記下這麼一則發現：「光緒卅四年六月三十日卯時，天空有聲如嘯，一星亮如月，出南方，倏北移，各地可見。」

又記有：「……卯時，有强震，欽定地動儀龍口明珠散落，震源起於北極，各地均有感。」

（註：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西伯利亞大爆炸留下許多謎，迄今仍無法瞭解眞相，有的科學家認爲是反物質和物質相遇產生爆炸，有的認爲是隕石，有的認爲是外星太空船爆炸，莫衷一是。）

原載六十九年五月號「新少年」

巨神

林信踏進中心主任辦公室，陳剛明主任就開口：「林隊長，準備到美洲區去一趟。」

「發生什麼事？」

「約翰霍浦金斯隊長剛用電傳報告，說智利海軍在復活島附近演習時，發現復活島的磁場有增强趨勢，不僅嚴重干擾電訊設備，而且，根據美洲中心調查，復活島會在七天後消失。」

林信大吃一驚：「復活島會消失？」

陳主任默默不語，走到懸掛着的世界大地圖之前。林信跟了上去，站在旁邊。

「這就是復活島，」陳主任指着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小島：「屬智利領土，距智利西岸有三千七百多公里，全島只有二十四公里長，十六公里寬，沒有大樹，也沒有河流，現居民只有一千多人。」

陳主任轉過頭來，對着林信說道：「快到美洲區時光巡邏隊，與霍浦金斯隊長會合，他會告訴你詳情。」

美國休士頓在二十世紀時是舉世聞名的太空中心，現在經過二個多世紀，已成爲時光飛航重鎭，負責南北美洲的時光巡邏任務。

林信在美洲區時光巡邏隊的粒子電傳室中顯形後，霍浦金斯隊長與數位人員就快步走了過來。林信認得其中五位，除隊長外，分別是副隊長艾倫嘉柏，加拿大籍時光巡邏員彼得哈里斯，情報組組長法蘭克哈定，美國籍巡邏隊員喬治亞當斯。林信一看到他們，就先笑着打招呼：「嗨！大家好！」

「林隊長，您好，好久不見了。」霍浦金斯隊長高興的握着林信的手，接着說道：「這幾位是美國和智利籍巡邏隊員，你們還沒見過吧！」

「大家好！」林信又打了個招呼。

霍浦金斯隊長笑着說：「先到簡報室來，大家討論討論。」

簡報室已備好點心和飲料。大家坐定後，霍浦金斯隊長就開口：

「智利海軍部於十天前的演習時，發現了這樁不尋常的現象，我們馬上派出五位巡邏員去探查，經過九天的測量，畫出了這張曲線圖。」

霍浦金斯隊長按了一下桌上按鈕，正面牆上的螢光幕顯示出一幅以正比增加的曲線圖。霍浦金斯隊長接着又說：「由這條曲線的磁場增强速率來看，七天後，復活島的磁場會達『臨界』，換句話說，復活島會因磁場太强而從地球上消失掉。」

情報組組長法蘭克哈定接着說：「磁場與物質的關係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就被證實了。美國海軍的『費城實驗』就證明磁場增强會使物質消失！這是因爲磁場使構成物質的分子振動頻率加速，使它放出的能量超過可見光的範圍，因此我們的肉眼看不到它了。」

「事實上，」副隊長艾倫嘉柏說：「這物質並沒消失，它只是從我們的三度空間進入四度空間，以另一種能量形態存在於宇宙中。」

霍浦金斯隊長說道：「復活島被列爲世界奇景之一，是因爲島上羅列着九百多尊七、八公尺高，重達四、五十噸的巨石像，這些巨石像的來源到今天還是未知，島上還有幾個神秘地方，就是龍格龍格文、鳥人的彫刻與傳說，以及全島平時的磁場就比地球上其他地方都强。」

「在它消失之前，我們應先撤離居民。」林信說道。

「是的，居民已全部撤回智利本土。」霍浦金斯隊長點點頭。

「有沒有辦法使它不消失？」林信看看大家。

「有是有，但太艱鉅，也太危險，」副隊長接口道：「用人爲力量製造反磁場，抵消復活島的增强磁場。可是，復活島消失前的磁場强度有地球天然磁場的七十倍，時光磁流機恐怕無法負荷。而且，怕機器失效後，附近工作人員感染到强大磁場而變成半透明人。」

「這……」林信沉思了會兒，然後開口：「若成了半透明人，就要好幾年時間才能恢復正常，的確不能冒然行事。喔，對了！這幾位智利籍時光巡邏員，你們有沒有什麼看法？」

其中一位先開口：「我叫雷納多歐希金。以個人研究智利古代文明的心得，認爲應該讓它自然消失掉，不要騷擾復活島。」

「爲什麼？」林信大惑不解。

霍浦金斯隊長插嘴道：「雷納多以前是智利大學物理系講師，在時光轉換的研究上相當出名，而且也是智利古代科技文明研究所的研究員。」

雷納多解釋道：「先不要笑我這個學科學的人迷信。根據古文明研究所對復活島文字、石像、鳥人傳說的研究，得到一個結論：復活島的壽命有一萬年，屆滿時就自然消失，現在正是時候了。」

「我還是不懂。」林信搖搖頭。

「以後有時間再詳細爲你解說。」雷納多轉向霍浦金斯，說道：「隊長，希望您能採納我的建議。」

霍浦金斯隊長皺皺眉，看看雷納多，又看看林信。

林信感到奇怪，連忙問道：「什麼建議？」

隊長說：「雷納多要我們不要理會復活島消失的事。」

「但是，」副隊長艾倫嘉柏接口道：「我們已決定請你一起來調查。我們希望分三方面進行，第一是讓調查隊繼續測量磁場變化；第二是遷移五尊最靠海邊的巨石像，供日後研究；第三是將彫刻有鳥人和龍格龍格文的石版取下保存。當然，智利海軍部已答應全力支援。」

「這些工作要在七天內完成？」林信問道。

「七天？」情報小組組長法蘭克哈定搖搖頭：「太久了。只能在四天內完成，因爲第五天以後，磁場强得人體會受不了，大家只能在特護船上用望遠鏡觀看復活島的變化。所以，全體工作人員要以四小時輪班制，日夜不停地工作。」

然後，看着它消失！」林信接口道：「隊長打算不理會雷納多的建議？」

霍浦金斯隊長點點頭：「爲了科學研究！」

「巨石像是不可移動的！」雷納多插嘴道：「智利人民都知道這一點，而且深信不移，因爲歷史告訴我們，在一百五十年前，曾發生過企圖移動巨石像而死亡的事故。」

原本不語的其他三位智利時光巡邏員此時也異口同聲說道：「沒有錯。」

林信看看他們，問道：「你們都有相同看法？」

「不只是我們，全智利人民都爲此行動感到不安，政府當局正左右爲難，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求教於時光飛航中心。」雷納多回答着。

另一位巡邏員說道：「鳥人和龍格龍格文也不用取下，因爲智利古代科技文明研究所早有了拓印本。」

林信看看隊長，說道：「眞難辦！」

「可不是。但總要嘗試，保存古蹟的意義很重大，平白讓它消失，未免太可惜，當然，雷納多的建議必有道理，只是……唉！」隊長說不下去，嘆口氣，看看大家。

衆人都沉默不語。

第二天，林信、副隊長、情報組組長、美洲區隊員、雷納多、和另五位巡邏員來到智利國防部，會同國防部有關單位人員派出的十名測量員，組成勘查隊，搭乘運輸機來到復活島。

一行廿人站在四個人高的巨石像之下，顯得相當渺小。

四位智利測量員拿出探測設備，走到一尊巨石像之前進行磁場測量。忽然，其中一位大聲說道：

「請大家過來看，這尊石像的磁場相當怪異。」

大家立刻走過去，發現巨石像周圍的磁力線不再成同心圓向外擴散，而是在巨石像正前方五公尺內形成箭矢狀，指向正東方。

「不應該如此！」情報小組組長法蘭克哈定說：「莫非巨石像裏頭有增磁設備，如果這樣，那巨石像……。」

還沒說完，轉向雷納多問道：「你知不知道巨石像的內部構造？」

雷納多搖搖頭：「不知道，古文明研究所曾用X光、超音波、紅外線等來探測它的內部，每次都受到莫名的電波干擾。所以迄今，我們仍不知道它的內部構造。」

法蘭克哈定說：「果真如此，它就存在有某種意義，某種我們未明瞭的意義，可見它不是原始土著隨意彫出來的。」

林信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說道：「島上的龍格龍格文在那裏？」

「就在山上台地。」雷納多回答。

「去看看吧！」林信看着大家。

副隊長和智利國防部領隊商量之後，決定分兩組勘查，智利方面人員留在海邊繼續探測磁場；時光巡邏人員到山上去探查龍格龍格文和鳥人彫刻。

約莫走了十分鐘，他們才來到台地，曾研究過我國甲骨文的林信一看到龍格龍格文石彫，不禁叫道：「太像了，簡直和甲骨文同出一支。」

「是的，」雷納多說道：「龍格龍格文已被翻譯出來，其中一段提到『海那邊的大地有兄弟』，彫制此年文的年代，大約是九千八百年前，那時只有中美洲馬雅文明、印度河谷文明和貴國的黃河文明……」

話還沒說完，聽到海邊傳來淒厲慘叫聲，接着看到一道光芒射向天空。大夥嚇了一跳，趕忙跑下台地，望向海邊，原先十名智利人員只剩七名，而巨石像也少了一尊。

大夥跑下來，連忙問道：「發生什麼事？」

智利領隊還在發抖着，驚恐地說道：「神懲罰我們！」

「其他三人和巨石像呢？」副隊長急着問道。

「消失了！」

「什麼？消失了！」大夥不敢置信。

一位智利測量員說：「你們上山後，我們繼續展開工作，發現每一尊巨石像都發出箭矢狀磁場，而且指向同一方位。我們覺得奇怪，當來到第五尊石像前一位隊員發現石像底部透出微光，正在猶疑之時，另一位隊員拿出小型偵檢筆來測量。不知怎麼回事，巨石像突然產生極高電壓，通體變紅，他們三人閃避不及，在刹那間就……就化爲烏有。而且，巨石像也化成一道光芒消失了。」

「我們七人幸好站得遠，跑得快，否則也化爲烏有了。」另一位接着說道。

大夥不知該說什麼，只有默默收拾一切，走回運輸機。

霍浦金斯隊長在看到他們回來，很高興地問道：「情況如何？」

副隊長聳聳肩，說道：「不好，發生意外了。」

聽完復活島意外事件的報告後，霍浦金斯隊長一言不發，過了一會兒才問林信：「依你看，是不是該報告中心，暫停一切計畫？」

林信不正面回答地說道：「難道巨石像隱藏有宇宙某種神力？它要存在於地球一萬年，然後將一萬年來的記錄帶回四度空間？果眞如此，我們能干預嗎？」

雷納多恍然大悟地說道：「我想起來了，龍格龍格文中有一段提到『任務均同，返時各異』，以前我不知道它的眞正含意，今天，總算明瞭了，它可能是指每尊石像的任務都相同，都是來記錄地球一萬年的歷史，而它們化爲光芒返回宇宙的時間各有先後。」

「嘿，對了，」另一位智利巡邏員接着說：「龍格龍格文最後四句話是『來自宇宙，歸於宇宙；自然法則，不可抗違』，不是道盡一切了嗎？」

「來自宇宙，歸於宇宙；自然法則，不可抗違。」林信喃喃地說着，他想起中國一句成語「返璞歸眞」，眞就是眞理，也就是指自然，人類不可違抗自然。而人來自泥土，終歸要回到泥土。世上萬物來自宇宙，最後也要返回宇宙。

「隊長，」林信抬起頭說道：「不要再管復活島的事了。來自宇宙，歸於宇

宙，人力是不能扭轉自然法則的。無論科學多發達，在造物主之前，人類仍要服輸的，不是嗎？」

原載「飛碟與科幻」第三期

主宰

在美洲區時光巡邏隊交誼廳裏，林信和智利籍時光巡邏員雷納多歐希金悠閒地喝着飲料。

「雷納多，我想利用三天的時間到貴國古代科技文明研究所看看龍格龍格文。」林信開口道。

雷納多點點頭。「沒問題，研究所所長艾爾葛里柯是我的指導教授，等一會兒我打個電話給他，葛里柯所長不僅精通我國的古代文明，而且還會七種語言哩。」

林信問道：「艾爾葛里柯？他不是前年到過時光飛航中心嗎？我聽過他演講，精彩極了。」

「沒錯，」就是他。你們見過了？」雷納多問道。

「這麼一位博學之士，能不見嗎？」林信笑着反問着。

在智利古代科技文明研究所所長室裏，葛里柯所長和林信、雷納多高興地交談着。

「林隊長，我已通知本所檔案和資料部門，您要什麼資料，儘管開口，他們會熱誠地協助您。」

林信連忙謝道：「怎麼好勞師動衆呢？所長您太客氣了，眞不敢當。」

「哈，哈，哈，」所長開懷笑着說：「其實，我研究遠古文字之後，認爲甲骨文、印度河谷文字、龍格龍格文以及馬雅文等文字，都發源於同一支，對於中國古文明，我也研究了很久，所以見到您，好像看到自己人，而且，雷納多是我的學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怎能不高興呢？」

雷納多也笑着說：「我們所長呀，最豪爽了，我在他這兒不僅在學識上有成，而且，做人處事方面，也給我啓示不少哩！」

所長站起來，走到資料櫃，取出一本綜合報告：

「爲了實地研究，我曾利用時光機三度回到九千年、一萬年、九千五百年前，看看復活島的龍格龍格文，結果三次都沒成功。」

「怎麼會呢？」林信不相信地問道。

「就是呀，你可問問雷納多，第一次是他和我一起去的，你可以問他發生什麼事了。」

雷納多接着說道：「那一次我們將時軸定在九千年前，估計復活島應該出現了，結果，時光機是回去了，可是我們卻無法使它停下來，好像有某種力量在干擾時光機，我和所長在時光機裏想盡辦法，也沒成功，只好折回來。」

所長接口說道：「第二次是一萬年前，這一次停住了，沒錯，時光機停住了，但是，島上荒蕪一片，什麼也沒有。」

「第三次定在九千五百年前，也受到干擾而折回。」

林信充滿好奇。「這麼說，島上的神秘是在九千年到一萬年之間被放上去的。只是，問題是什麼人放的？」

所長說：「我的研究心得是認爲龍格龍格文和甲骨文都是脫胎於同一種象形文

字，我可大膽地說，這個象形文字是宇宙共通的文字。」

林信覺得很有趣，偏着頭，笑笑說道：「這和我的看法一樣。我一向認爲地球上的文明是某種更高文明的『人』創造的，他們來自宇宙某處，只是，我們還不知道『他』在那裏？」

雷納多點點頭：「這一點很可信，我在資料室中曾看到許多古代文字同形同音的研究論文集，譬如中文的『河』與馬雅文字的同音，『你』『我』也同音，巴比倫的『金星』發音是 Dil Bad，和中文的『太白』同音，家庭的『家』的古音和巴比倫的 Ga 相同，例子太多了，所以我早就有和諸位相同的看法。」

「因此，」所長說道：「關鍵就在於什麼人在九千五百年前創造了地球上的古文明？」

「所長，我和雷納多要親自回到九千七百年前，儘管我們知道可能受干擾而折回，但還是要去的，而且，我們已想好一個奇特的方法，要試試看。」林信說道。

「什麼方法？」

「暫時保密，」雷納多說道：「希望有點收穫。」

第二天，林信和雷納多就利用研究所的小型時光機進行他們的探秘行動。

揮別研究所許多觀看的人員，林信按下「啓動」鈕，只見光芒一閃，輕微震動。他們在實驗室中消失了。

時軸定在九千七百年。林信和雷納多看看時光機內的計時儀指針，慢慢地趕近終點，心裏既緊張又興奮。

雖然在一分鐘內就到了九千七百年前的復活島，可能他們覺得好像經過了一小時，這是時間延伸效應產生的感覺。

到了九千七百年前的復活島，林信發覺時光機逐漸不受控制，好像有股力量在操縱它。他知道，這就是所長說過的現象。

「雷納多，時候到了，快準備。」林信催促着。

「好。不過你要小心。」

雷納多叮嚀着。右手將時光機的方位轉換儀控制住，左手朝「開門」的按鈕按下去。

時光機的艙門一打開，林信就跳出去。這時他已穿好風行衣，一出艙門就按下

胸前的控制盤，整個人像紙鳶般地飛翔在復活島上空，慢慢降落。

突然，看到時光機快速墜向南太平洋，心裏暗叫「糟了」，卻又發現時光機浮了上來，亮光一閃，在海面消失了。

「糟，他回到廿三世紀了，怎麼辦？」

林信突然失去朋友，在這荒漠地球上只有他一個人，而且，沒有時光機，根本回不了廿三世紀，林信心裏很慌。

就在這時候，他感到一陣熱，四周也暗了下來。此時的林信仍然飄浮在空中，像直升機般停住了。四周愈來愈暗，終至伸手不見五指，林信不禁自言自語：

「怎麼回事？現在是白天呀！怎麼都暗下來。」

正說着，眼睛不經意地看了一下手錶，奇怪的事情使他大吃一驚。

「啊，時間緩慢了，怎麼回事？」

原來林信的手錶有時、分、秒、百秒的數字顯示，平常「百秒」這一格的數字是快速跳動着，他記得出發的時刻是上午十時五分卅秒，現在一個多鐘頭過去，是十一時廿三分沒錯，可是「百秒」這一格的數字愈變愈慢，而且「秒」數已停住

了，停在「五十七」秒，看情形，現在的時刻是十一時廿三分五十七秒過百分之二十六秒。

就在「百秒」停在「三十」的數字時，林信看到前方有個光點出現，愈來愈近，愈來愈大，愈來愈亮。這時的林信完全飄浮在空無之中，好像太空人飄浮在無重力的太空中一樣，分不清方向。只看到前方亮光變成一個圓盤形，停住了，停在前方約四十公尺之處。雖然那個圓盤很亮，可是林信看不到四周的景物，在這時候，好像整個宇宙中只有亮圓盤和林信兩件東西。

不知什麼地方傳來一個雄偉仁慈的聲音：「沒有人能闖入這個領域，這是神的領域，你們地球人目前還沒資格進來，要等到一萬二千年後，才有希望。」

「你很聰明，爲了讓你滿意回去，我告訴你一些你想知道的事。」

「宇宙的主宰只有一位，祂所創的文明是宇宙各處適用的，地球只不過是我的試驗場之一——象形文字是宇宙共通的文字，中國古語是宇宙共通的語言，八卦是宇宙基本數學程式。」

「我在地球上安放了許多資料轉播站，最常見的是埃及金字塔，再就是復活島

巨石像。這些都不容地球人入侵，它們有一天都會消失的，那時就是它們任務完成的時候。」

「好了，回去吧！」

那個聲音一說完，林信便感到一陣昏眩，不省人事。

在智利古代科技文明研究所時光機實驗室內，雷納多和時光機濕淋淋的突然出現，嚇了大家一跳。

「發生什麼事？」葛里柯連忙趕了過來，「林隊長呢？他人呢？」

雷納多沮喪地說：「時光機掉在海裏，我只有使它變回來。林隊長，在時光機掉海之前跳出去，不知下落了。」

「什麼？」所長大為緊張，「他怎麼會跳出去的？這，你們是要幹什麼……」

正說着，林信突然出現在時光機旁，身上還穿着飛行裝，好像很累似地喘着氣。

「回來了。」大夥兒一看到林信，都鬆了口氣。

「林隊長，你是怎麼回來的？」所長大惑不解，沒有時光機，不可能自個兒從

九千七百年前回來的。

「我，」林信看看大家：「雷納多回來了吧！我——我看到宇宙主宰——是他和我談話——然後——送我回來的。」

葛里柯所長聽不懂地再問道：「什麼宇宙主宰？你沒事吧？」

所長摸摸林信額頭。

「所長，先給我一杯水，我休息一會兒，再詳細給大家說明——喔，對了，我的出現與雷納多的出現相隔多久？」

林信想到手錶停住的現象，覺得不可思議，便問所長。

「差不多只相隔半分鐘，我們只說了幾句話，你就回來了。有什麼不對嗎？」

「我也不知道，但我感覺好像過了一段很長時間，因為時光機掉入海中到消失之後所經歷的一切，估計應該有半小時以上才對，而且，當時我也注意到時間停住了——喔，看我的手錶，它已不走了，換句話說，我是進入時間延續的境界，也就是四度時空的境界，在那兒，一切都不可思議。」

「先休息休息，」雷納多說着：「我已知道你的經歷了，那是超時空的神境，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也經歷過？」林信大感意外。

「不，沒有經歷過，」雷納多笑着說：「只在龍格龍格文上讀過『時空之境，唯神掌握。』」

林信笑着點點頭，拍拍雷納多的肩膀，併肩走向休憩室。

原載七十年二月「台灣時報副刊」

只有頭的人

李艾博是位仁慈而又英俊的年輕醫師，正在參觀符諾特醫師的實驗室。符醫師現年六十五歲，是實驗室的創造者，他是醫學界了不起的天才。

實驗室裏裝滿了規則跳動、扭曲、喘氣的各式機器，這些機器正在執行人體各器官的作用，它們的上方是各種顏色的電線和橡皮管，糾纏複雜，又令人眼花撩亂。這些皮管和電線集中穿過天花板上的每一個十公分直徑的洞。

房間另一端是複雜而重要的控制盤。坐在控制盤前是史唐醫師，他是符諾特醫師的最得力助手，正帶着耳機，注視儀表的計量，儀表板上有一些各種顏色的小燈在閃亮着。

李艾博看到眼前的景象，不禁嘆聲叫着：「哦，老天，這一切——喔，老天！」

符醫師說道：「是的，那些是她的腎臟，那個是她的肝臟，這是她的胰臟。」

「眞了不起，」李艾博說：「符醫師，我看了這些之後，眞不敢相信自己是個醫師。」

「這些設備堪稱全國第一。喏，看這個心臟，是新力公司製的，那家公司能製造最好的心臟，只要你需要，他們就能供應你，但是他們製造的肝臟卻糟得很，要肝臟找聲寶公司，如果要腎臟，找國際。」

李艾博說：「我開業的頭城鎮的全鎮財富也沒有這間實驗室值錢。」

「一點沒錯。」符醫師點頭說道：「光是一個胰臟，就值一座核能電廠，要不是她這麼富有，還眞沒辦法哩。」

「這位病人負擔得起？」李艾博有點不相信。

「你在懷疑？」符醫師笑着：「你不可能光靠保險給付來得到這些的。」

「她做過幾次開刀？有多久了？」

「三十六年前，我給她動了第一次大手術，自那以後，她一共開刀五十三次。」

「她幾歲了？」

「一百歲。」

李艾博吐吐舌頭：「那女人的勇氣眞了不起。」

符醫師沒說什麼，拍拍史唐的肩膀。史唐拿下耳機，注視着來訪者。

符醫師說：「小史，這位是李艾博醫師。」

「您好！」史唐伸出手握了一下。

符醫師：「李艾博醫師在頭城鎮開業，是我以前的朋友，他正經過我們附近，順道來參觀一下我們的機器。」

李艾博問史唐：「你在耳機裏聽到什麼？」

史唐說：「聽到病人病房裏任何聲音。」

他把耳機交給李艾博：「別客氣，試聽一下。」

李艾博戴上耳機傾聽一會兒：「什麼也沒聽到。」

「她正在梳頭髮，」史唐說：「美容師在她房裏，每次她在梳頭時都很安靜的。」說着拿回耳機。

符醫師說：「我只有這個病人──喬伊太太──她每個月都要閱讀三種婦女家庭雜誌，也寫了很多信，給雜誌上登載的熱門人物和徵友欄裏的朋友。當然，也收到很多回信，她是一位了不起的筆友。」

「她是不是一直都很快樂？」李艾博問道。

「如果她不快樂，就是我們的錯，也就是說我們的操作出了毛病。一個月前，她很沮喪，檢查結果是控制盤裏頭一個零件壞了。」

符醫師說着，伸出手來轉動控制盤上的一個鈕，機器很微妙地轉換成新的狀態。

「這樣一來，她就感到不快樂。」符醫師又把鈕轉了回去，「這樣她就和以前一樣快樂。」

李艾博聽了，隱藏不住內心油然升起的恐怖感。

此時控制盤上方閉路電視鏡頭轉向病人房間。房裏堆滿了鮮花、糖果盒與書。

病人是喬伊夫人，她是億萬富翁的寡婦。她事實上不能稱爲完整的人，她的頭與自地板上伸出的皮管和電線相聯。

和喬伊夫人在一起的是葛莉亞，一位美麗的美容師，正在爲喬伊夫人梳着頭。

「葛莉亞──」喬伊夫人正感到不快樂而哭泣。

「是的？夫人。」

「擦乾我的眼淚，免得有人走進來看到。」

葛莉亞自己也想哭，走到喬伊夫人面前，擦乾了夫人臉上的眼淚。「好了，夫人。」

喬伊夫人說：「不知怎麼回事，我突然覺得很傷心，現在已過去了，現在很快樂。妳能看得出我曾哭過嗎？」

葛莉亞：「看不出，看不出。」

她再也無法控制自己，快步走向窗前，用手巾掩着臉，低聲地哭泣。

喬伊夫人的頭是放在一個三角架上，頭部之下是一個會發出各種色彩光線的黑盒子，這裏相當於正常人胸部的位置。

「黑盒子兩旁伸出機器手，在手臂所及處是一張桌子，桌子有鋼筆和信紙。

喬伊夫人嘆口氣：「妳一定認爲我是愚蠢的老太婆。葛莉亞，妳還在嗎？」

「是的，我沒走。」葛莉亞趕緊擦乾眼淚，裝出笑臉，走到喬伊夫人身邊。

「什麼事不對勁？」

「沒有，夫人。」

「葛莉亞，妳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歡妳，假如妳有任何困難，只要我能幫忙，我一定幫妳忙。妳要告訴我。」

「會的，夫人，我也喜歡妳。」

這個時候，房間外的走廊上，符醫師帶着李艾博走了過來。門上有個牌子，上面寫着「永遠微笑地走進去」。

李艾博站在牌子前，「她在裏面？」

「凡是不在樓下的部份，都在這裏。」符醫師點點頭。

葛莉亞從屋內走出來，把門緊緊的關好，然後放聲痛哭。

符醫師臉上露出嫌惡的神情，「哭的這麼大聲，爲什麼？」

葛莉亞說：「讓她死了吧！符醫師，爲了上帝的愛，讓她死了吧！」

符醫師說：「妳破壞了一切，妳滾吧！去找史唐拿薪水之後趕快滾蛋，別再回來。」

葛莉亞抬起頭望着符醫師：「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好一個最好的朋友，妳剛才還叫我讓她死！」

「爲了憐憫，我的確要你這麼做！」

符醫師搖搖頭：「妳確認有天堂，對吧？妳要她去那裏，好讓她得到豎琴和翅膀！」

葛莉亞接着說道：「我知道有地獄，就在裏頭，你就是地獄的創造者。」

「錯了，」符醫師大聲反駁：「這是愛的結果。我有太太嗎？有午妻嗎？妳知道我什麼都沒有，我一生只愛過兩個女人——我母親和那裏頭的女人。」

「我不能挽救我母親於死亡，當我醫學院畢業時，我母親得了癌症，而我知道我無能爲力，每個人都對我說我無法挽救她的生命，我不相信，我一定要想辦法試試看，結果他們認爲我受刺激太深而得到精神病，把我送到療養院去，三個月後，

我出院了，但我母親死了——所有的人都這麼說，但他們不知道也不懂得機器能做許多人不能做的事。我當時的心情，沒有人能體會的。」

「結果我出國留學，修讀機械工程、電子工程、自動控制和化學工程，一共花了我十年時間。我住破房子，吃乾癟的吐司，當我從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出來時，我對自己說：『好啦，你這傢伙，看你的成果吧！』」

「於是，我回來，到過臺大醫院、三總、榮總，有一天他們帶來這位外表美麗但器官已壞的女人，她是我母親的化身，她是富翁的寡婦。大家都說她一定會死，我對他們說：『閉嘴，我做給你們看，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李艾博開口道：「的確——的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這件事仍要繼續存在下去。」符醫師滿腹自信地說道，「好吧，李醫師，你走進那個房間，願意待多久，就待多久，問她任何問題，然後再來見我，告訴我實在的情形，那個女人是不是一位快樂的女人，或是一位在地獄裏的女人。」

李艾博猶疑地：「我——」

「進去吧！」轉向葛莉亞：「妳給我走開！」

李艾博不知該說什麼，最後決定什麼也不說。默默地走進病房，喬伊夫人一個人在屋內，臉沒有面對着門。

「誰呀！」她問。

「一個朋友——關心妳的朋友，我叫李艾博。」

「我看不見你。」

李艾博走到喬伊夫人的面前。喬伊夫人把他從頭到尾看一遍。然後充滿愛意地說道：「你就是符醫師的朋友，他提過你，頭城來的李醫師。」

李艾博微微行了一個禮：「喬伊夫人，妳好！」

「你不是專程爲我來的吧？」

「喔，不是。」

「你看看，我現在很快樂，你也可以看看我有一雙多麼美好的手。」

「是的。」

「我希望有個人能和我談談死亡的事。我猜你也看過不少死亡的書？」

「是的，看過一些。」

「當他們死亡時，對他們來說，反而是一種祝福，」喬伊夫人問道：「你不認爲如此吧？」

「喬伊夫人，對一位醫師來說，這不是一件容易回答的問題。」

「爲什麼有些人說某種死亡是一件祝福？」

李艾博想了一下，「因爲這個病人所受的痛苦，沒有任何方法來彌補——無論用多少代價都沒有用。或者，這個病人已喪失了頭腦，要爲他去做個人工頭腦也不可能。我向符醫師請教過這件事，他說這是未來的事。」

「未來的事？」喬伊夫人問道：「昨天我問他，如果我的頭腦不行了，會有什麼後果，他告訴我不要爲此傷腦筋，還說如果眞發生了，他會解決的。」

李艾博說：「不管如何，生活得快樂是最重要的，妳現在很快樂，爲什麼要想死亡的事呢？喬伊夫人，我要走了。」

「謝謝你來看我。」

在樓下的裝滿人造機器器官的房間裏，史唐仍坐在控制盤前，符醫師和李艾博一道走了進來。

符醫師說：「看過這些之後，再回去執業，恐怕有些問題吧？」

「不錯，」李艾博沉默了一下，「這裏最便宜的東西是什麼？」

「最簡單的就是最便宜的，那就是幫浦。」

「目前製造一個心臟要多少錢？」

「三百萬元，有便宜貨也有高級貨。」

「有必臟才有生命，拿走心臟就是死亡。」李艾博自言自語地說着。

符醫師說：「當然，毛病出在心臟，就是如此。史唐，讓喬伊夫人睡覺，讓李醫師看看她的一天是如何過的。」

史唐說：「時間還沒到哩！」

「有什麼關係，我們讓她多睡覺，明天她一醒來就很高興，除非另一個電路發生故障。」

「你們爲什麼通常關掉電視攝影機，而不看她的一切動作？」李艾博好奇地問着。

「她不喜歡，我們爲什麼要看她的臉，我們可以看這邊的計量表，就可以知道

她的一切，比她自己知道的還要多。」符醫師再度向史唐說着：「小史，讓她睡覺吧！」

「好的。」史唐說完，用右手拉着一個槓桿，慢慢地拉向自己，機器漸漸慢下來。「你看，就是這樣。」

李艾博問：「她睡覺了？」

符醫師說：「像嬰兒似的睡着了。」

這時警鈴響了起來，電燈一閃一閃。

符醫師大吃一驚，「有人闖入了她的屋子！史唐，把上面的門鎖起來，不管是誰，我們一定要把他抓住，走，跟我來。」李艾博跟着符醫師跑到樓上去。

在喬伊夫人的房間裏，她在睡覺了，發出輕微鼾聲。

葛莉亞剛溜進來，四周環視一下，從皮包裏拿出一把刀，放進喬伊夫人的針線盒裏，正要轉身出去，符醫師正上氣不接下氣地用鑰匙打開了門。

符醫師一看是葛莉亞，大聲喝着：「妳，妳來幹什麼？」

「我把手錶掉在這裏了，現在已找到它。」葛莉亞用手指着手錶。

「我告訴妳永遠不要進入這所醫院！」

「我不會再來了。」

符醫師對李艾博說：「把她看好，別讓她溜走，我要檢查一下。」然後對準麥克風說：「小史，你能聽得見嗎？」

史唐的聲音從天花板的一個盒子傳了出來：「聽得見！」

「把她弄醒，我要檢查她。」

大家都聽到下面機器加速操作的聲音。喬伊夫人睜開雙眼，有點目眩，看到符醫師，便說：「早安，符醫師。」

「妳感覺如何？」

「每次醒來都很舒服！嗨，葛莉亞，早！」

葛莉亞說：「早，喬伊夫人。」

喬伊夫人看看李艾博：「李醫師，你又留在這裏一天了？」

符醫師不待李艾博回答，便說道：「這不是早晨，我們馬上就要讓妳入睡。」

「我又生病了！」

「不是。」

「我又要開刀了！」

「別緊張，別緊張，不是。」符醫師拿出聽診器。

「我一想到又要開刀，如何能安靜下來呢？」

符醫師對着麥克風：「小史，給她一點鎮定劑。」

喬伊夫人說：「我還要去掉什麼？耳朵？頭髮？」

符醫師：「妳馬上就會安靜下來。」

「我的眼睛，符醫師，這次是不是要拿掉我的眼睛？」

「和妳身上的東西無關，」符醫師又對着麥克風說：「鎮定劑怎麼還不用上？」

「馬上就發生作用了。」史唐的聲音又傳出來。

「我相信有人可以製造出最好的眼睛。」喬伊夫人說着。

「歌林公司能製造最好的眼睛，但還要等一段時間才要買。」符醫師後退，滿意地看着喬伊夫人，「這裏一切都很好。」

史唐聲音傳出來：「要不要再弄她入睡？」

「等一下，我先要檢查樓下。」

他們三人幾分鐘後進了機器房，史唐坐在控制盤前。

葛莉亞被四周的環境嚇了一跳：「天哪——哦，天哪。」

李艾博問她：「妳從來沒見過？」

「沒有。」

符醫師說：「她是最偉大的頭髮美容師，除了頭髮以外，她不知道這裏。」轉向葛莉亞：「妳認爲這裏像什麼？」

「我不敢想，現在我知道爲什麼了。」

「我猜妳出去後，一定會把此地亂宣傳一番，告訴每個人，這裏進行瘋狂的行動。」

「可能。」

「妳想向外面如何宣傳？」

「沒什麼，可能——我要告訴大家，你把一個死女人的頭和許多機器聯在一

起，你每天戲弄她，你還沒有結婚等等。」

氣氛僵硬得像塊冰，符醫師臉上扭曲，然後才迸出這些話：「妳怎麼可以說她死了？她會講話、看雜誌、寫信。」

葛莉亞不屑地說：「她好像一個電動玩具，一個會說話的機器而已。」

符醫師搖搖頭：「我以爲妳眞是她的好朋友！」

葛莉亞大聲說：「以前我是很喜歡她，但這心境不同。大部份的人因爲她生活的勇氣而愛她，寫信給她。當他們知道勇氣是來自這些機器，眞不知勇氣有何價值？你只要動動這裏的開關，就可以使她喜怒哀樂，這一切算什麼？」

符醫師注視着控制盤，「史唐，麥克風是不是仍開着？」

「是的，」史唐說，「很抱歉，我忘了關。」

「讓它開着吧！葛莉亞，要是妳聽了這個，感覺如何？」

「她能聽見我說的話？」

「妳再多講些話，就可以省掉我很多麻煩，我不用再費唇舌向她解釋她是什麼樣的人。」

葛莉亞走到麥克風前，「喬伊夫人？」

史唐取下耳機交給葛莉亞，她聽到喬伊夫人的聲音：「親愛的，什麼事？」

葛莉亞說：「在妳的針線盒裏有一把刀，喬伊夫人，萬一妳不想活的話……」

符醫師打斷她的話：「妳這白痴。我現在就去拿那把刀。」

李艾博向史唐說：「你不能讓她入睡嗎？」

史唐笑着：「她沒辦法傷害自己的，我們設計的機械手不能做這件事。」

葛莉亞吃驚地說：「你們連這都想到了！」

符醫師走進喬伊夫人的房間，喬伊夫人正小心地握着那把刀。

「喬伊夫人，妳有個新玩具。」

「你別生葛莉亞的氣，是我叫她拿來的。」喬伊夫人的手彎向自己，用盡辦法將刀刺向自己，但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符醫師靜靜地站在旁邊。

「我們不願妳傷害自己，我們也愛妳。」

「我這樣子到底要活多久？」

「讓我算算看——」符醫師想着，然後說：「至少還活五百年。」

「所以——我仍活着，直到你死了，我仍要活很久時間。」

符醫師走到她面前，取下刀子，說道：「親愛的喬伊，現在我告訴妳眞相，這是我多年來一直想對妳說的。樓下的每一種器官都有足夠的容量，可以裝下兩具人體，在極短的時間裏，預先設計好的幫浦與電線可以接在第二個人體上。喬伊，妳懂不懂我的意思？喬伊，我就是那第二個人體。」

「所有歷史上的偉大愛情故事，都比不上我們。妳的心臟就是我的心臟，妳的肝就是我的肝，妳的一切就是我的一切，我們倆的身體活在一起，我的頭永遠看着妳的頭，喬伊，就連神仙也要嫉妒得發狂。」

「這就是你要的？」

「在這世界上，這是我唯一要的事。」符醫師點點頭：「我倆可以永遠在一起，不朽的在一起！」

半小時之後，第二個三角架裝好了，上面是符醫師的頭，他已睡着了，喬伊也睡着了。

李艾博站在一旁，史唐忙着把最後一根管子接上去。扭曲的管子、各色電線、

和各種工具散落地板上。

史唐說：「好了，好了，就這樣子。」收拾乾淨，便和李艾博下樓。

「符醫師告訴我，當他醒來時，希望能聽到某種音樂，這張唱片和其他的唱片一齊放在一個白色皮夾裏。葛莉亞請幫我找找。」

葛莉亞在唱機旁找到了唱片：「就是這張？」

「放上去吧！」史唐說着：「準備叫醒他們。」

唱片開始轉動，是貝多芬的小夜曲。史唐按了一個按鈕。符醫師和喬伊醒來，充滿了形容不出的快樂，他們夢般地欣賞音樂，彼此望了望，微微地笑着。

符醫師：「嗨，感覺如何？」

喬伊：「很好，很好！」

後註：在這世界上，有時很難定義生和死，像喬伊夫人，她到底是生或死，很難定論。醫學的目的是在救人，但所救的人也只有數十年的生命，最後總是要死的，像符諾特醫師，以人體的觀點而言，他是死了，但是依賴機器，他可以活上五百年，比正常人都要「長壽」，而且他和喬伊的愛情可以持續五百年，在正常世界中沒有比這更不朽的。多

麼相愛的人，不管如何海誓山盟，廝守在一起，數十年之後，兩人都要分手，離開這個世界。但像符醫師和喬伊，已達到「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地步，不禁令人想問：到底愛情的眞諦是什麼？

這是一篇探索性的科幻小說，或許有人會說太荒謬，根本不可能有這種事發生。不錯，在目前是不可能，但在未來時日，就有可能。人追求完美，然而人體是最脆弱的皮囊，經不起壓、擠和各種測試。目前已有了電子義肢，如果科技再發展下去，取代人體器官的各種配備都會成爲市場上不經眼的產品而已。到那時，遠超過今日人類體能的「電子器官組合人」只要配上一副大腦，就可取代人類，任何人在去世之前，備好組合人，只要移植大腦，就成爲活生生的「自己」，又可生活在世界上，成爲新的人種，這或許就是尼采所追尋的「超人」吧？

本文參考自美國小說家馮內果（Kurt Vonnegot）的一篇作品，原文照譯則長達一萬五千字，且筆調不適國人欣賞，特以之爲素材，重新改寫並加入部份創作，希望讀者能接受。

祖父的遺囑

這裏埋葬的是

中國第一位太空人

呂光華博士的骨灰

——華元八一六〇年元月七日

呂立國蹲在地上，右手輕撫着這些字的純金碑牌，熱淚禁不住湧上雙眼。

十年了，無時無刻不在訓勉自己，忍耐吃苦，爲達成祖父的心願而努力不懈。

「立國，地球只是人類的起點，跟祖父一樣，跨出地球，邁向宇宙，尋找人類的目標」

在他高中畢業那一天，祖父正在伊黎宇宙能研究所工作，無暇離開崗位，卻寄來一張親筆書寫的美麗賀卡。

呂立國站了起來。隔着太空盔，無法用手拭去眼淚，只有讓淚水順着面頰流下。

純金碑牌鑲嵌在六角型高聳紀念塔底部，這座紀念塔是冥王星上最高的人造物，也是地球人最驕傲的紀念物。它的六面已有三面鑲嵌着精緻純金碑牌，第一面是蘇俄第一位太空人伽格林的，第二面是美國第一位太空人謝巴德的，第三面就是中國第一位太空人呂光華博士的，其他三面等待其他國家來鑲嵌。

這座白色大理石紀念塔有三百公尺高，尖削的頂端刺向深邃幽黑的宇宙，彷彿一把劍，伸向宇宙的盡頭。

白色大理石是從地球運來的，爲了運輸方便，事先用雷射刀切割成四十塊，編上號碼，由神農號太空船運輸分三梯次運到冥王星，再由駐紮在冥王星的各國太空工程師砌合起來。

當初世界太空聯合會決定撥出經費，在冥王星上建立這座獨一無二的紀念塔

時，曾引起各會員國的譁然，持贊成意見和反對意見的各佔一半，要不是會長周祥博士的一席話，恐怕到今天，冥王星已被別的星系的人類捷足先登了。

他說：「世界雖已大同，但宇宙大同之日仍遙遙無期。今天我們地球人已成爲太陽系主人，有義務維繫太陽系的完整，而且也有義務在太陽系的邊界樹立燈塔，一則讓我們自己的太空人知曉越過這個燈塔，就進入銀河異域；再則讓外星系太空人知曉他們已來到太陽系。這個紀念塔的意義相當重大，希望各位能瞭解我的心意。」

就這樣，各國羣策羣力，短短的十個月就在冥王星樹立三百公尺高的紀念塔，塔頂裝置着銀河能吸收器，使紀念塔在攝氏零下二三〇度的冥王星表面上保持攝氏五度的溫度。

二三五度的溫度差距，使紀念塔成爲太陽系邊緣最熱的標誌，也使在太陽系邊緣航行的任何太空船極易偵測到。

呂立國緩緩抬起頭，眼光順着紀念塔灰白的表面往上瞧，就在塔尖附近，天狼星的光芒照耀着，乍看之下，好像是塔尖迸放出的火花。

此刻，太陽在地平線上不遠處閃着，冥王星距太陽有六百億公里遠，使太陽看起來像一顆小星星，和別的星一樣，高掛在黑色天幕上，若是沒有經過訓練，在這麼閃爍的繁星當中，還眞難找到自己的太陽哩。

轉回頭來，注視着純金碑牌，呂立國的思緒泉湧，祖父的慈顏，父親的話語，伴和着堅苦的歲月，彷若電影一幕一幕地浮現眼前。

呂立國是華元八一三二年出生在南京市，其實那個時候紀年方式仍用「公元」，換句話說，他是公元二〇一二年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出生的，距大陸光復已有十七年了。

根據「民國大事記」所載，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省建設三民主義復興基地，勵精圖治，到公元一九九五年，也就是中華民國八十四年，揮師反攻，由於當時共產政權分崩離析，全國各省同胞紛紛響應國軍反攻，不到一個月時間，就奠都南京，統一中國，創下歷史上重光失地的輝煌記錄。

運用在臺灣省三十六年的各項建設經驗，十五年的時間就將全國帶向空前興盛的局面，而且廿一世紀一到來，就成爲已開發國家的一員，正應驗了 國父所說

「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就在公元二〇二三年，呂立國十一歲時，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在黃帝衣冠塚附近地層中，發掘出黃帝時代的泥版，經過甲骨文專家的譯解，舉世震驚，因爲這些泥版清清楚楚記載着黃帝時代的典章制度，並記述黃帝攀龍尾升天的事蹟，使歷史界相信黃帝不再是傳說時代，而是信史的開始，這完全改寫了遠古史的一切。

根據泥版上的干支紀年法，歷史學家推算出黃帝時代是開始於八一四三年前，因此沿用二千多年的西元紀年法，經過聯合國的發布，被新的「黃帝紀元」取代，因此將公元二〇二三年改爲華元八一四三年，施行於全世界，並追認廿一世紀由八一二一年開始，從此改稱八十二世紀，代表人類信史有八千多年！

呂立國的父親呂正民先生任職於某學術研究機構，隨政府奠都南京，也舉家從臺北遷居南京。從呂立國懂事起，就從父親口中知道祖父是全國知名的太空科學家，而在八一三五年，呂立國三歲時，中國第一艘載人太空船發射成功，祖父成爲中國第一位太空人

從小就耳濡目染父親的原子理論和祖父的宇宙理論，呂立國高中時就立定志

向，要成爲第一位踏出太陽系的太空人。

就在高中畢業收到祖父書寫「……跨出地球，邁向宇宙……」的賀卡不久，在伊黎從事宇宙能轉換研究的祖父因多年積勞，病倒在研究室內，雖送回南京經全國名醫會診，仍回天乏術。在他去世之前，曾拉着呂立國的手說：

「孫兒，宇宙是人類的歸宿，經過數千年來的努力，人類已跨出地球，但還不夠，下一步要跨出太陽系。祖父已不行了，跨出太陽系的任務就扛在你的肩上。讀完大學，攻讀太空科學研究所，然後接受太空人訓練，成爲人類的尖兵！」

「記在，在祖父過世之後，將祖父的骨灰妥善保存，等你成爲太空人之後，等到有機會到達太陽系的邊緣之時，將祖父的骨灰葬在冥王星上。」

「祖父在生之年，沒辦法邁向太陽系的邊緣，謹願死後，能守在太陽系的邊緣。」

呂立國含着淚，注視着純金碑牌，向在天之靈的祖父低語：

「祖父，孫兒已遵照您的遺囑，將骨灰葬在冥王星上。十年了，祖父，距您離我們而去已有十年了。四年大學，二年研究所，二年太空人訓練，二年的準備和航

行，終於來到冥王星，希望祖父您不會嫌孫兒到現在才完成您的心願。」

「祖父，孫兒要回地球了，請安息！」

呂立國對着呂光華博士純金碑牌三叩，然後站起身來，抬頭望一下紀念塔，然後轉身朝不遠處的登陸艇走去。

原載七十年二月十七日「台灣時報副刊

星劍天涯

晨曦穿過如林的蓬蒿，灑落在一堵倒塌了的宮牆上。

一個衣衫襤褸的乞兒，被煦和的陽光曬醒了，他靠着斷垣坐起來，揉揉惺忪的睡眼。

靜極了。

一羣痲雀吵雜着互相飛逐，飛入斷垣的一道牆縫中。

乞兒被痲雀的喧囂喚住，他機敏的走過去。那道縫罅太小，手伸不進去，他用力從牆洞周圍扳下一塊磚來。

受驚的痲雀從洞中一湧而出，乞兒嚇了一跳，他一隻鳥也沒捉到，那羣痲雀全

飛走了。

他失望的瞧瞧牆洞，驀然間，原本無精打采的神情，被一股驚喜替代了。他使勁地又扳下兩塊磚來，從洞中取出一只長形木匣。

他坐下來，懷着無限的狂喜與企盼，打開木匣。可是當木匣啓開後，他失望了。

木匣中擺着一把形狀怪異的古劍，不是企盼中的珠寶。

無奈地合上匣蓋，提起乞籃，站了起來，看看地上的打狗棒，蹲下身子，取出古劍，栓在打狗棒上。踏着積雪，在荒僻的山道上走着。

細雪紛飛，呼吸間，噴出的熱氣凝成一縷縷白氣。

踩上官道，望見前方不遠處，有個黑衣老者，騎着一匹黑馬，躑躅而行。

行至跟前，黑衣老者突然調轉馬頭，橫於路中，冷冷的說道：「朋友，把打狗棒上的那口劍給我看看！」

乞兒不知所措的楞住了。

後面走來一位腰懸長劍的大個子，冷笑一聲，道：「長輩欺負一個要飯的，不

嫌有失身份？」

老者望了大個子一眼，不屑地道：「你知道老夫是誰？」

「塞外神龍張奇。」

「既然知我名號，爲何不走遠一點！」

「讓我走不難！」大個子拔出劍來。

塞外神龍一聲冷笑，從坐騎上解下飛龍爪，冷笑着，揮動帶鏈鎖的飛龍爪，逼向大個子。

飛龍爪夾着呼嘯的破空聲，纏住大個子的長劍，二人借勢錯身而過，各自擊出一掌。塞外神龍驚異地瞪大眼睛，鮮血從他嘴角汩汩流出。

大個子以長劍拄地，竭力忍受着內臟重創的痛苦。

乞兒被突來的事件嚇呆了，錯愕的楞在一旁，古劍掉在地上。

塞外神龍咬着牙，迸出冷語：「你是誰？師承何人？」

大個子抬起頭，望了望馬背上的塞外神龍，道：「恕難奉告。」

塞外神龍迅速地抖出飛龍爪，抓起地上的那口古劍，插向馬背上的劍袋。

大個子奮不顧身躍了過去，長劍指向塞外神龍胸口，塞外神龍以飛龍爪相迎，劍爪又纏在一起。

大個子大喝一聲，張口噴出一口鮮血，左手探向塞外神龍雙眼，一翻指，扣出兩粒鮮血淋漓的眼珠。

「呀——」

悽厲的慘叫聲劃破長空，塞外神龍滿臉鮮血，在馬背上搖晃了幾下，痛苦的一拍馬背，黑馬在風雪中絕塵而去。

乞兒眼見血案發生，驚嚇過度朝着反方向狂奔而去。

大個子焦急地望着遠去的黑馬，終於支持不住，高大的身軀癱軟的倒在雪地上。

乞兒在官道上狂奔，語無倫次的叫着：

「殺人了……

古劍……

塞外神龍……」

不知何時，官道上挺立着一位寬袍大袖的和尚，他手中禪杖一橫，大喝道：

「站住！」

乞兒驀然驚醒過來，茫然的望着和尚，面露驚懼之色。

「你說什麼？告訴我！」

乞兒戰戰兢兢的說道：「我……我……我拾了口古……古劍……前一刻在路……路上遇到兩個人……爲了此劍……打了起來……劍被搶走了。」

「古劍是什麼樣子？」

「我……我也不……不會說，看起來……很古怪……劍柄上好像刻……刻着『天狠星劍』。」

「阿彌陀佛，『天狠星劍』，果然出現了。」

和尚雙手合十，搖着頭，沉痛地喃喃自語。然後從懷裏掏出一個玉瓶，打開塞子，倒出兩顆丹藥，道：「把它吃下去！」

乞兒害怕的向後退了幾步。

和尚舉起禪杖威喝一聲：「吃下去！」

乞兒被迫吞下丹藥。和尚收起禪杖，冷冷的對乞兒說道：「你馬上會忘記一切往事，對你而言，是福不是禍。」

轉過身子，望着乞兒奔來的方向，拔起身軀，倏然掠去。

一柱香工夫，已經來到大個子倒臥的雪地。和尚摸摸大個子鼻息，搖搖頭，道：「阿彌陀佛！」

抬起頭，望見雪地上的蹄印和血跡，心中一驚，遂循着血跡輕掠而去。

在他遇見乞兒時，駝着塞外神龍的黑馬已奔入一個四面環山的村落。

幾隻牧羊犬從小巷裏躍出，攔路狂吠，黑馬一驚，前腿直立，馬背上的塞外神龍被摔在雪地上。

狗吠聲驚動了幾戶獵戶。塞外神龍被抬入深通醫道的王莊主家中，他替老者按了按脈，神色異常凝重。

王莊主嘆了口氣，對身邊的帳房道：「去鎮上買口棺木，我們不能看着外鄉人埋骨荒山。」

帳房點頭稱是，順口問道：「他生了什麼病？雙眼爲何挖出？」

「他受了重創，臟腑已經碎了，想必是江湖恩怨吧。」

當晚，仍是細雪紛飛。

墳場爲積雪所蓋，成了一片銀色世界，只有一座新墳還露着一坏新土。

兩個身着羊皮的漢子，踏着碎瓊亂玉走來，毫不費力的就找到新墳。

兩人熟練的掘開墓穴，拖出棺材。

棺材啓開後，他們企盼的搜尋陪葬物，結果他們失望了，棺中除了一口古劍，其他一無所有。

「白跑了！」身材較高的盗墓者懊喪地道。

較矮的一個恨恨的吐了一口唾沫，道：「認了，賭局的掌櫃明天就要找我們還債，這口劍形狀怪異，頗似古董，去換幾文錢消消氣吧。」

高個子站起來，道：「到那邊換？又是十里鋪的古董店？你忘了，去年咱拿一串生銹的制錢當古錢賣給他，他就是不買帳。」

「要是再不買帳，我們就前後帳一起算。」矮個子抓起古劍，手一揮，兩人快

步奔離。

不多久，王莊主帶着手執禪杖的和尚，快步踏雪而來。只瞧見掀開的棺木已進了一些細雪，古劍不見了。

和尚雙目微閉道：「阿彌陀佛。」

十里鋪。風雪中，街巷上空寂無聲。

一個身穿白袍，腰紮黑帶的書生，冒着風雪，孤單地走在石板路上。

晨曦拉長他的身影。在高聳的牌坊底下，一塊褪了色的藍布市招吸引住他。

他信步過去，揭開一道厚重棉布簾子，進入店鋪。

這是一家規模不大的古董店，店主殷勤的迎出來。

書生悠閒的瀏覽貨架上的古物，順手拾起一本古版的李詩精選，無意中，眼角掃過一把古劍，放下李詩精選，走到劍前，暗吸口氣。

「掌櫃的，這把劍多少錢？」

「五兩好了。」

店主拿起古劍，奉給書生。書生仔細的端詳着，面無表情的點點頭，付了銀錢，冒着風雪又踏上石板路。

劍鞘上鐫刻的四個字深深的激動着他，那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四個字——天狠星劍。

踏進店棧，店小二忙着迎上來，笑嘻嘻的道：「藍公子，您房間的土坑炭火已燃，先歇會兒，我給您捎個酒菜來。」

「不用了，等我要時再通知你。」

藍慕白大步走回內院客房，沒注意到店內靠牆角的桌子，有位身着玄裝，腰間束着紅色綢帶的漢子正注視着他手中的古劍。

天狠星劍是口怪異的古劍，相傳是西周穆天子駕八駿西征犬戎時，一位異人所授。

藍慕白出神的望着出鞘的天狠星劍，藍光閃閃的劍背上，刻着密密麻麻的格子，格子上散佈着井然有秩的小點，點與點間標着八卦卦文。

只要藍藍的劍芒把藍慕白的臉映得發青，他知道，劍上刻着的是使用此劍的秘譜，

只要參悟秘譜，就可天下無敵。

當年，穆天子的墳墓被撬開，天狼星劍落入江湖，歷經改朝換代，輾轉相傳，時而出現，時而失蹤，沒有人知曉天狼星劍下一時辰會落入何人之手。更沒想到歷經二千七百多年，竟會出現在古董店中。

藍慕白思潮若湧，竟沒想聽到極輕微的脚步聲來到門口。

玄裝漢子迅速撥開房門，閃躍進來。

「什麼人？」藍慕白大喝一聲，抓起古劍，閃身在桌後。

「來要劍的！」玄裝漢子嘡的一聲，抽出身佩的長劍，低沉地喝道：「我要你手中那把劍！」

玄裝漢子冷冷一笑，挺劍向藍慕白逼近。

突然一聲清叱，長劍幻起朶朶劍花，向藍慕白罩下。

藍慕白借勢一退，古劍揮起，擋住了來勢。左腿疾向漢子踢去。漢子雙腿離地一蹤，躲過藍慕白的左腿，身劍合一，向藍慕白飛削過來。藍慕白身子一低，讓過了對方的一劍。

藍慕白舉起古劍，揉身向漢子撲去，一時刀光劍影，電光石火間，兩人已各出了五招。接着兩人暴喝一聲，疾退數步。

「你是誰？」藍慕白喝道。

「長安一霸淩又風！」

玄衣漢子一提氣，劍虹急如閃電，又急速向藍慕白罩下。

藍慕白側身一閃，跳出房門，爲了不驚動住店旅客，遂躍上屋頂，朝屋後樹林奔去。

玄衣漢子緊追不捨，已經來到樹林。

藍慕白回身舉劍一擋，道：「長安一霸，你我無怨無仇，何至如此？」

玄衣漢子充耳不聞，長劍又如電光石火捲出，藍慕白身形一旋，劍鋒疾向玄衣漢子肩頭刺去。

兩人一搭上手，立刻分開疾退數尺。

長安一霸執劍的手緩緩垂下，鮮血順着手臂，汨汨滴落。

「你師父是誰？」長安一霸冷漠的問。

「恕難奉告。」藍慕白語調剛毅，又學起古劍。

出乎意料，長安一霸收劍入鞘，道：「你是我所遇到過的武林人物中，武功最高的一位。」說完，頭也不回的疾奔而去。

「阿彌陀佛！」

突然，一聲佛號破空而來，藍慕白一驚，轉身朝聲音來處望去。

只見一位寬袍大袖的和尚站在十尺開外，他手中持着禪杖，正緩步逼近。

「阿彌陀佛！施主能否告訴老衲，令師的名號？」

「請問大師稱呼？」藍慕白雙手一揖，反問道。

「老衲法號空空。」

「少室二老之一！」藍慕白心中一驚。少室二老是七十年前成名江湖的人物，如今少說已有九十歲了。三十年前二老忽然息影江湖，傳說他們已經化去。有誰想到，在這片樹林裏出現他的蹤跡。

「原來是空空大師法駕，晚輩藍慕白失敬了。」藍慕白頓了一下，又道：「我的武藝是自己學的。」

空空大師哈哈一笑：「你可知手中持的是什麼劍？」

「天狼星劍。」

「不錯，你可知天狼星劍代表什麼？」

「武林正氣。」

「不錯，你可知當今武林正派盟主屬誰？」

「少林寺。」

「不錯，那麼你應該知道天狼星劍在三十年前從少林寺失蹤的事。」

三十年前，正是乾隆三十二年，武當派的馮道德與峨嵋白眉道人高進忠，勾結清兵，一把火燒平了少林寺，天狼星劍從此失去了蹤影。

藍慕白已猜出空空大師復出江湖，想必與此劍的出現有關，遂問道：「莫非，大師想取回此劍。」

「阿彌陀佛！施主聰慧，這正是老衲心意。」

「此劍是晚輩無意中購得，已屬晚輩所有，難以奉上。」

藍慕白答畢，還劍入鞘，返身即走。

「慢着。」空空大師低喝道。

「什麼事？」

「要發揮此劍威力，必須參悟劍身上刻的秘譜。施主，你懂秘譜嗎？」

藍慕白轉過身來，道：「假我以時日，必能辦到。」

空空大師仰天大笑，過了半盞茶工夫，才收口道：「我少室二老閉關三十年，精研易數，方得知劍身秘譜，放眼當今武林，只有老衲和師弟杳杳大師二人能用此劍，施主，你辦得到嗎？」

藍慕白道：「這麼說，你今天眞想取走此劍？」

空空大師雙手合十，高頌一聲佛號，喃喃道：「我佛在上，爲了武林正義，不得不如此。」

藍慕白傲然而立，右手已握向劍柄。

空空大師再次開口道：「給你最後機會，否則恕貧僧要開殺戒了。」

藍慕白仍傲然而立，陰寒的劍氣，與他冷傲的臉色互相輝映，面對着武林絕頂高手，他毫無懼色。

空空大師見藍慕白不答話，將禪杖一橫，正欲推出，藍慕白已如旋風般，一掠而至，手中古劍一緊，身劍合一刺向空空大師。

空空大師沒想到這個年輕人有如此膽識，當下大喝一聲，禪杖揮處，阻住藍慕白的劍招。

一眨眼工夫，藍慕白連綿不斷的攻出二十四招，空空大師雖能化去藍慕白迅疾如電的攻勢，但只有招架之力，無還手之功。

二十四招一氣呵成之後，二人暴退數尺。藍慕白心中暗驚，老和尚功力的確不凡。但空空大師更被藍慕白的劍術震住了。

空空大師後退數步，緩緩揚起右掌，越招越高。

藍慕白知道空空大師要施出殺手了，當下手控劍訣，蓄勢以待。空空大師右手突然下沉，擘出少林絕學天雷掌，掌風及處，四周空氣立刻化爲一股激流，排山倒海似的湧向藍慕白。

藍慕白暗叫不好，正要躍起，不意掌風一掃中天狼星劍，立刻化爲無形。

空空大師大吃一驚，隨即若有所悟地道：「是了，天狼星劍可以破除掌風，我

竟忘了。」

藍慕白楞了一下，看看天狼星劍，着實沒想到天狼星劍有此等威力，當下心中一震，對自己更有信心，對空空大師道：「大師，你還想取回天狼星劍嗎？」

空空大師搖搖頭，意識到自己已經老了，時代已漸遠離他們，正落寞與心灰之際，另一個念頭即時興起。

眼前這位年輕人，五官端正，氣宇不凡，何不把匡正武林正義的責任託付給他，也好了却這些日子的一樁心事。當下便對藍慕白道：

「施主，放眼當今武林，你可能已無對手，老衲已老，時不我予。」空空大師頓了一下，又道：「施主，我少室二老，願將畢生所學傳授於你，望施主與我回少林寺，與杳杳大師，共參劍譜，而今而後，希望你主持武林正義。」

「大師，晚輩謝過大師的栽培。」

兩人連奔數日，從十里鋪來到少林寺，已是七日後的正午。

杳杳大師正在寺後山丘上閉目練功，聽得脚步聲，緩緩睜眼，看到空空大師帶着一位年輕俠士，便站了起來，笑道：「師兄，這位是？」

空空大師遂將經過一五一十說給杳杳大師明瞭，只見杳杳大師眼露讚許之情，瞧瞧藍慕白，道：「施主，這是千古際遇，今後武林一切，要你來維護，我倆已經老了。」

藍慕白連忙作揖，道：「少室二老在上，晚輩惶恐，尚請開導。」

杳杳大師道：「施主，快把天狼星劍抽出，劍柄按地，劍尖朝天，劍身朝日。把劍鞘橫擺劍柄護口，我們退至一旁，一時辰過後，再把劍收起來。」

藍慕白不敢怠慢，迅速照做，此時陽光正灑落大地。他突然在劍尖上看到一個繡花針大的小洞，問道：「請問二位大師，劍尖頂端有個小洞，不知有何作用？」

杳杳大師道：「快擺好，退到這邊，我詳細把天狼星劍的一切告訴你。」

在十步開外的大樹下，三人席地而坐，杳杳大師開口道：「天狼星劍相傳是穆天子征犬戎時，由異人所授，據聞，這位異人輕功高絕，千丈絕嶺一縱即至，沒有人知道他的師承，也不知他住何處，只知道他要出現之前，總有亮如明月之大星降落高山。」

「這位異人從不干涉江湖恩怨，他的出現更是怪異，相傳這位異人迄今仍在，

距穆天子時代，已有二千七百多年，依常理判斷，實不可能，但彭祖能活八百歲，誰能說明這位異人絕不可能呢？」

「我和師兄爲參研天狼星劍秘譜，退隱江湖三十年，已得知欲發揮此劍威力，必須讓劍身吸收太陽之光，而劍尖小洞，乃劍芒射出之處。」

「數月前，我們二人參悟劍譜之後，在一月黑風高之夜，相傳中的異人突然出現，伴隨着是一大如屋宇之亮珠，其光亮所至，周圍五里均如白晝。這位異人身着絲狀勁裝，談吐奇異，不似中原之人。」

「他說：『少室二老，天狼星劍即將復出，請二老出面，維護此劍，必須覓得適當之人，將劍託付，我任務已畢，即將回去，從此，不再出現此地。』」

「我問他回至何處，他的回答令我們嚇住，實在不可思議，阿彌陀佛！」

藍慕白困惑地問道：「回至何處？」

「天狼星！」

少室二老不約而同合十唸聲佛號。

藍慕白一驚，道：「這怎麼可能？」

空空大師緩緩說道：「我們本也不信，但看着他進入亮珠，不久，亮珠發出如馬嘶聲，竟緩緩升起，至半空中，即倏然不見，施主，你說這是什麼？」

杳杳大師接口道：「異人臨去前扔下三句話：『昨日不能，今年事實，來日歷史。』施主，你說說這是什麼？」

「這……」藍慕白瞠目無法續言。

杳杳大師又道：「我們只能相信，憑我二老江湖閱歷，尚且無法解釋此事，唉！」

三人在樹下感慨。突然聽得一道咻聲，抬頭一看，咻聲發自天狼星劍，此時劍身煥發金色光芒，耀眼奪目。

藍慕白驚叫道：「天狼星劍……」

少室二老起身，雙手合十。唸聲阿彌陀佛，緩步走向立劍所在。藍慕白緊跟在後。

空空大師開口道：「師弟，果如異人所言，此劍絕非本地所鑄，眞來自天狼星了。」頓了一下，向藍慕白道：「施主，你可收下此劍了，不過，你可先試驗一下

威力。」

「如何試驗？」

杳杳大師接口道：「在劍柄處有個極不易發現的小掣……對，就是這裏，你將劍對準那顆大樹，然後按下小掣，就知道了。」

藍慕白手握星劍，緩緩舉起，對準大樹，拇指按向小掣，突然，一道奪目劍芒從尖端小洞迸出，只聞轟的一聲，樹身被劍芒擊斷，斷處正冒着燒焦火煙。

「阿彌陀佛！」少室二老齊聲合十低唸。杳杳大師向驚訝中的藍慕白說道：「天狼星劍的威力你可瞧見了，此謂『御劍之術』，我們也不知原因，只知異人稱爲『死光之劍』，他還說，此劍威力來自太陽，稱爲『太陽能』，唉，眞是不懂。」

「可不是，」空空大師也道：「異人向我們說，死光又稱激光，是太陽能變的，眞叫我們如墜五里霧中，完全聽不懂。不過，如今我們親見天狼星劍的威力，擁有它，就是武林至尊，還望藍少俠以武林正義爲重。」

藍慕白雙手作揖，道：「今日多謝兩位大師的傳授，晚輩當不忘所託。」

空空大師點頭道：「記不記得在我們過招時，天狼星劍化解了我的天雷掌？這

就是異人所言，此劍能使空氣游離，但何謂『游離』，我們就不懂了。」

「游離？」藍慕白喃喃自語，道：「什麼叫游離？」

「我們也不知道，只知道天狼星劍有化解任何掌風的威力。『天狼星劍』一出，四海莫敵。」

杳杳大師大師說完，雙手合十，喃頌佛號。

空空大師說道：「施主，在少林寺住上十日，待我們三人共研劍訣，以匡正武林正氣爲己任吧！」

藍慕白舉起「天狼星劍」，心中澎湃萬千，從今以後，責任太重了。

原載七十年二月「台灣時報副刊」

龍星傳人

序曲

這件事到底發生在什麼時候，誰也不敢肯定，也沒有多少人去關心，因爲在無止盡的宇宙中，這種事情隨處可見。任何一個高等文明，發展到某種程度，便有機會重複類似的事情。

認眞說起來，這件事也不値得大驚小怪，它平凡得像飄浮的宇宙塵，惹不上高等文明去注意。

可是，這一次卻有些不尋常。原來平凡的事，沒想到在遺忘的時間之後，卻使銀河文明多了生力軍而蓬勃起來。

這件事發生的時刻到現在仍被地球人爭論着，有人說，是發生在五十萬年前，北京人懂得用火的時候。

有人說，是在一萬五千年前，也就是上次冰河期結束之後發生的。

更有人說，是發生在五千多年前，黃河文明萌芽的時候。

儘管爭論紛紛，衆說不一，但沒有人敢否認，在遙遠的過去，在目前仍無法肯定的時候，地球上的確發生過這一件事。

子

冰河期剛過，嚴寒氣候仍持續着。這一片久被冰封的大平原，仍蟄伏在冰層下，一望無際，使地面的雪白連着天上的灰白，顯得單調孤寂，毫無生氣。

不知過了多久，冰雪開始溶化，處處泥濘不堪。低窪之處，匯流了各處的泥土

雜草，點綴在雪白平原上，顯得非常刺目。

又不知過了多少歲月，乾地逐漸露出，在原本雪白的平原上，開始透出土地的芬芳。陽光仍舊和五十億年前一樣，和煦地照着這片大地。又不知過了多少歲月，這一片大平原又回復到冰河以前的茂盛景像。

鮮綠的草原連着極遙遠的山脈，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洋溢着清新氣息。

躲過冰河浩劫的飛鳥走獸，開始將平靜的的大地綴上生命的動態。

不知從那裏冒出一羣原始人，在一位大個子率領下，從平原西方的山脈爬下來。他們約莫有七、八十位。經過多日的覓食和遷徙，逐漸來到這片大平原上。

他們只顧覓食裹腹，找些果實充飢。卻不知宇宙中一件奇妙的事，就將發生在他們及其子孫的身上，也將改變這片大地的命運。

甲

「隊長，我們已接近目標星系了。」

被稱爲隊長的這個人，相貌堂堂，在威嚴之中露着睿智的眼神，此刻聽到顯示幕前的隊員開口，便從電腦前走了過來。

「嗯，根據各項資料統計結果，這個星系和我們的很類似！」隊長說完，轉向旁邊坐着的化學工程師：「共工，分析這個星系各行星的含水量。」

「是的。」共工按下控制盤的一個淺黃色按鈕，只見他面前的顯示幕出現一行行文字。「隊長，這個星系的第三顆星含水量最多。」

一位隊員走了過來，交給隊長一份資料，說道：「隊長，第三顆行星很奇特，不僅含水量特多，而且初步顯示，有濃厚的大氣。」

隊長接過資料，詳細閱讀。四周的人都圍了過來，好奇地注視着隊長。

「增强影像，看清楚些！」隊長吩咐顯示幕前的隊員。

坐在顯示幕前的隊員又按下一個藍色按鈕，螢光幕一陣閃動，然後呈現出一顆藍白色星球，它的不遠處有個較小的灰亮衞星。

原先交給隊長一份資料的隊員開口道：「光譜分析結果，這顆星球不但有濃厚大氣，而且含氧量頗高，似乎很適合我們登陸，如果運氣好的話，我們還可以不穿

太空裝哩！」

「不錯，」隊長點點頭，然後轉向化學工程師共工：「這顆星球有多大？」

「初步測量，直徑約一萬二千多公里，體積約爲我們龍星的〇・九二倍，它的引力略小於龍星。」

「很理想的星球，前進吧，大夥們！」

這艘來自銀河另一個星系的光子太空船，在航行了三個月之後，來到一個全然陌生的星系。很幸運地，他們找到了目標星球。

現在，這艘太空船以光速朝着遠方藍白色的星球迅速飛去。

丑

夕陽輝照着大平原。

零零落落的原始人踏着自己的斜影，朝河邊走去。覓食了一天，也只得個半飽。能採到的菓子，都採得差不多了。現在只好伏在河邊喝着混泥的河水。

大個子拖着一節結滿苞的樹枝，朝河邊一塊石頭走去。他不覺得渴，下意識的望了望同伴，然後爬上石頭，坐在上面抬着頭看着沉了一半的夕陽。

他不知道這個火紅的東西爲什麼每天都要升起來又沉下去，但他知道，接着而來的是黑夜，在夜裏，可以看到另一個亮東西掛在天空，也可以看到許多閃動的亮點。

這一天的夕陽餘輝逝去得很快。東邊天空已出現一些亮點。他們有時在半夜冷醒，會看到天上掛着的無數亮點，可是誰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今天，東方天空出現一個亮點，比其他的都要亮，移動得也較快。但是他們沒有一個注意到。縱使看到了，也不會知道這個亮點不同於其他的。這些亮點遙不可及，也不能裹腹，沒有一位原始人感興趣。但他們不知道這個亮點會給這片大平原，甚至這顆星球，帶來前所未有的景觀。

乙

太空船已飛到目標星球上空。全體太空人在忙碌中都洋溢着喜悅，他們知道這趟航行總算沒有白費。希望在胸膛中燃着。

隊長和兩位副隊長也懷着興奮的心情，在隊長室內談論着這顆即將踏上去的星球。

「神農、伏羲，」隊長望了兩位副隊長，說道：「所有資料都顯示這顆星球完全符合需求，希望能有結果。」

「可不是，」副隊長神農回應着，他是醫學與農業博士，此時說道：「我心裏急得很，一想到家鄉，巴不得趕快完成任務，回去拯救同胞，唉，眞是浩劫。」

數學工程博士伏羲接着說道：「大家都準備好了，請隊長集合一下，做登陸前的指示吧！」

「好的，走吧！」

三人來到主控制艙，看到隊友們興高采烈的樣子，想像得出他們內心的興奮。

「各位，」隊長首先開口，大夥馬上安靜下來。「經過三個月的航行，我們來到這個不知名的星系，很幸運的，這個星系第三顆藍白色星球合乎我們的要求，希望這一趟能使故鄉得以回生。」

說到這裏，大夥兒心裏一陣難過，數位女隊員禁不住內心的悲哀，低頭抽搐着。

這艘太空船來自銀河另一個星系的龍星。龍星文明經過三萬年的進化，已達到銀河盟主的地位，不但具有宇宙大同的精神修養，也組成了銀河東區的聯盟，共同爲宇宙全人類的進步而努力。

但是，天有不測，就在此時，龍星遭遇到空前的大瘟疫，經過龍星全體生化學家與醫學專家的研究，證實這次大瘟疫來自太空，是一種不知名的病毒引起的。在實驗室中，他們分析了病毒的組成，發現竟然沒有任何藥物可以對抗這種病毒。

在一次偶然的試驗當中，一位生化學家分析出不知名病毒含有戊型細胞核，經過研究，知道利用戊型細胞核的突變可以消滅病毒。可是，要使戊型細胞核突變，

必須使用環戊型抗生素。他們極爲失望，因爲，龍星上面找不到環戊型抗生素的來源，根本無法提煉！

隊長看看大家，又說道：「大家都知道我們全體七十二人，是精選出來的，我們的任務是到其他星球尋找所需的藥草，以提煉環戊型抗生素。如果我們一年內沒辦法達成任務，那麼我們就會成爲宇宙孤兒，再也回不到龍星。縱使回去，也看不到親友了！」

「很幸運，這顆星滿足我們的需要。現在，已過了三個月，去掉回程三個月，我們只有半年時間在這顆星球上提煉藥物。當然，能愈早完成愈好，那麼就可以早點回去，多拯救死亡邊緣的同胞。」

「請大家瞭解，故鄉的命運掌握在諸位手中！」

寅

在朝陽又昇起，大平原上吹着微風。原始人一個個醒來，望了望四周，然後漫步

在晨曦中。有的走到混濁的河邊，埋下頭，先做晨起渴飲。

突明頭頂上方傳來一種從未聽過的聲音，他們一個個抬起頭來，看到極高的地方有個東西緩慢地飛來。

那個東西不像平常所見的飛鳥，他們也不知道它和飛鳥有何關係。所有原始人都怔怔地看着，逐漸地，看到這個怪物愈變愈大，發出的怪聲音也愈來愈强，好像恐佈的黑夜又將來臨。

一個原始人發出驚叫聲，其他原始人在茫然中驚覺，本能地邁開脚步，跌跌撞撞奔向河邊岩塊，擠蹲在岩塊之後，好奇地偷看着下降的怪物。

丙

「隊長，這顆星球有生物！」螢光幕前的隊員興奮地大聲叫着。

指揮艙四周的八部電視都呈現着同一景物，全體隊員分別站在電視幕前觀看，內心相當激動。

隊長懷着好奇心情吩咐道：「强力放大！」

探測望遠鏡倍率逐漸增加，畫面上的生物依稀可見。

「將太空船降到五百公尺高度！」

隨着太空船的下降，零散在一條混濁大河邊的生物愈來愈淸晰可見。

突然機械工程師祝融開口叫道：「原始人！」

就在此時，畫面上的原始人紛紛跑出水中，跌跌撞撞地跑向河邊岩石，躲了起來。

「各位！都看到了！」軒轅隊長興奮地說道：「沒想到這顆星球可能長有我們需要的藥草，而且，還有人類。這使我想起我們的史前時代，或許，這是造物主的安排吧！」

「我們就在這裏登陸！全體人員按任務編組開始執行工作。這些日子，我會和神農、伏羲兩位副隊長設法接近原始人，看看能不能利用他們，幫忙尋找藥草。」

「這是個好地方，我們要感謝這顆星球！」

卯

原始人躲在岩石背後，遙望着空中的怪物。

這個怪物只停在那裏，沒有做出任何危險的舉動。數位膽子較大的原始人從岩石後面走了出來。大個子也跟了出來，他的手中本能地抓着一塊石頭。

停在空中的怪物又開始發出咻聲，慢慢下降。走出岩石的原始人嚇了一跳，趕忙跑回岩石後面，眼睛仍好奇地盯着怪物。

怪物終於停住了，停在大平原中央，咻聲也停了，大地一片寂靜。

原始人屏住鼻息，定睛看着怪物，不多久，怪物的身體開了一個洞，好多小怪物從裏面飛了出來，降臨在地面上。

原始人望望小怪物，又看看自己，想不通爲什麼這些小怪物的模樣和自己一樣。

其中有三個小怪物提着一袋東西，朝岩石這邊走來。本能地，所有原始人都緊

張起來，他們不知道這三個小怪物會不會看到自己。

丁

隊長、神農、伏羲和隊員們背着噴射器飛出太空船，隊員們散開工作，他們三人手中提着剛用微波爐烘烤好的麵包朝原始人躲着的地方走來。

「隊長，我看我們不能走太近，免得他們跑了！」伏羲說着。

「就在前面三十公尺處好了。」

三人來到預定地點，放下提袋，從裏面拿出麵包，高舉着手，向岩石後面的原始人招一招，然後大口地吃了起來，顯得津津有味。

吃了數口，又高舉麵包，向原始人再招一招，然後放回袋子裏面。

他們將袋口弄大，露出麵包。互相使個眼色，便飛回太空船。

辰

原始人露着訝異的眼神看着三個怪物的舉動，他們很疑惑，從來就沒看過地上放着的這堆東西。在這片大地上，能吃的只有菓子和嫩芽而已。

三個小怪物已經飛回大怪物肚子裏，他們留下來的一堆東西仍在那兒。

膽子大的原始人走了出來，一步一步謹愼地朝地上那堆東西走去。

剛才那三個小怪物曾拿裏面的東西出來吃，很顯然的，這些東西是可以吃的。

原始人邊走邊想，不知不覺已來到那堆東西旁邊。其中一個好奇的伸出手拿了一塊，左看右看，試着輕咬一口，慢慢地嚼，發覺味道還不錯，再咬一口，然後丟在地上，伸手又從袋子裏拿出一塊，再度吃了起來。

其他原始人見狀，也爭着往袋子裏拿麵包，不一會兒，所有麵包都被搶光，還有一些原始人空着手，望着同伴津津有味地咬着麵包，油然生起從未有過的飢餓感覺。

戊

「各位，今天的收穫很不錯，每組都採集了不少各式藥草。儘快地，在神農副隊長率領下，提煉出環戊型抗生素，再試試藥效，如果符合需求，那麼採集人員要全力以赴！」

隊長在一天工作之後，召集全體隊員逐一檢討，並說：「這顆星球賜給我們生還的機會。它將永遠留名在宇宙歷史上！」

「我想，我們應該給它取個名字，好記載下來，諸位有什麼意見？」

護理長女媧接口道：「俗話說『大地是人類之母』，我建議將這顆星命名爲『地星』，這個星系命名爲『太陽系』！」

「贊成！贊成！」隊員們拍手叫着。

副隊長伏羲開口道：「我們在航行途中，知道這個太陽系有十二顆行星，這顆地星是第三顆，我想用五行來命名其他鄰近的五顆，第一顆爲水星，第二顆爲金

星，第四顆火星，第五顆木星，第六顆土星，其餘六顆就讓地星以後的人類自己去發現命名。至於高掛夜空的衞星，命名叫『月』，不知各位意見如何？」

副隊長一說完，全體隊員興高采烈的鼓掌歡呼，一致贊成。

伏羲接着又說：「各位！隊長、神農副隊長和我曾商討一項值得大家贊同的事，那就是我們要在五個月內提煉足夠的環戊型抗生素，然後返航龍星。但，我和總工程師燧人、有巢、護理長女媧四人加上工作人員十名，要暫時留在地星。」

「大家都知道這顆星球是我們龍星的救命恩人，我們有責任將文明的種子傳遞給地星的原始人，讓龍星文明在此開花結果。」

神農副隊長接着說道：「我發現地星的植物種類相當多，很值得分析化驗，相信除了環戊型抗生素外，還可以提煉出其他各式各樣的藥來。所以，當我們返回龍星進行救援工作告一段落，全體隊員們要到地星來，研究地星的藥草。當然，文明方面，總工程師有巢的主要任務是傳播『住』的觀念，燧人傳播『食』的觀念，工程助理嫘祖的任務是傳播『衣』的觀念，至於『行』的方面，讓他們自行發展。」

隊長點點頭，說道：「各位，我們要教地星原始人說話，教他們寫字、狩獵、

做簡單的算術，這些工作並不是短時間能完成的，希望下次來地星，鄭重地點燃此地文明的火花！」

巳

又是一天過去，大怪物一動不動地停在那裏，所有原始人覺得很奇怪，卻又不敢走上前去，他們怔怔地望着，心裏產生一股難以形容的感覺，他們彷彿知道這個大怪物會帶給他們從沒見過的東西。

日子就這樣地溜走，每天都看到大怪物肚子開了一個洞，許多小怪物從裏面飛出來，飛到附近各處，好像在尋找東西。

帶給他們吃怪東西的三個小怪物每天都拿一些前所未見的物品分給他們。原始人百思不解，爲什麼這三個小怪物對他們這麼好。

這一天，三個小怪物又帶東西來，其中一位舉着手，大聲叫「喂」。其他二人也「喂——喂——」地叫着。

原始人被這突來的叫聲怔住了，他們沒聽過這種聲音，本能地站在原地，不敢向前走去。

大個子站了一會兒，也舉起手來。這時候三個小怪物又發出「喂——喂——」的聲音，大個子張着嘴，努力將氣從喉嚨裏擠出來，發出「喔」的聲音。

其他原始人跟着大個子，也舉起手，用力發出「喔」的聲音，此時只聽到此起彼落的「喔」聲響遍大平原。

己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三個月過去了。這一羣來自龍星的太空人發揮最高效率，不僅提煉出數十噸環戊型抗生素，而且和地星原始人交上朋友。

「各位，三個月來，地星原始人幫了我們不少忙，文明傳播小組要加緊定出一套可用教材，好教導這些原始人。」

原來，地星原始人在軒轅隊長和神農副隊長的指引下，不僅已知道如何採集所

需的藥草，還學到最基本的語言。

伏羲副隊長說道：「在基本算術方面，我已請電腦工程師將二進位計數法刻在玉石上，交給原始人，以便教他們算術。」

「我這邊的任務，」有巢說道：「已勘查附近地形，開鑿天然岩洞，教原始人穴居的方法。」

燧人接着說道：「至於熟食，目前尚未傳授，等下次再來時才教他們。」

「我們首要目標是要提煉環戊型抗生素，至於文明種子的散播，是次要的。希望下個月能提煉到預定的數量。」

軒轅隊長停了一下，又開口道：「拯救同胞，重建龍星，責無旁貸。各位！時時自勉。」

午

朝陽又東昇。原始人已習慣了穴居的生活，他們心裏都產生一種說不出的感

覺，每當看到小怪物到來，就充滿喜悅。

大個子走出洞穴，望着矗立的大怪物，想到數個月來的相處，他們從小怪物中學到很多東西，尤其是昨天，一個小怪物指着自己也指着大個子，嘴巴發出「人」的聲音，要大個子跟着說。學了許多遍，總是學不像，他不知道這個音指的是什麼，冥冥中只知道這個音可能是指自己。

原始人都爬了起來，仍和平常一樣先到河邊做晨間渴飲。這些日子的學習，使他們瞭解到每天的生活除了喝水覓食外，還有許多事情可做，譬如尋找快藥草，他們雖然不懂這些藥草的作用，也不知道小怪物們要拿去做什麼，但一聽到小怪物說出「藥草」兩個音，就知道該到四周去尋找了。

今天，他們感到精神飽滿，彷佛有某種不知名的力量在激勵他們。喝完了水，望望大怪物，知道今天將是豐收的一天。

庚

「隊長，來到地星已四個半月了，共提煉環戊型抗生素七十噸，足夠第一階段使用，是不是要提早返航龍星？」神農副隊長來到隊長室，開口就問着。

「我正在想這問題，」軒轅隊長望了望神農：「早一天回去，早拯救同胞，可是伏羲那邊……」

話沒說完，只見伏羲興沖沖的走了進來。「隊長，完成了，完成了！」

「是不是河圖洛書的計劃？」神農知道這一陣子伏羲正在製作河圖洛書，以便送給原始人，讓他們在太空船返航的空檔時間，在伏羲和女媧等人的領導下演習數學，所以如此問道。

「可不是！」伏羲轉向隊長：「按照進度，明天就可以返航龍星。隊長，利用今晚聚餐時間，向隊友們報告這個好消息！」

「很好，很好，辛苦你們二位。我看現在就去宣佈吧！」

三人來到主控制艙，隊友都圍了過來。

軒轅隊長微笑着開口道：「各位，不知不覺來到地星已四個半月了，我們第一階段的任務也已達成，更高興的是伏羲副隊長的河圖洛書計劃也同時完成，所以，決定明天就返航，早日回到故鄉！」

隊員們聽到這宣佈，高興得拍手大叫。隊長又說道：

「暫時留在地星的十四位同仁，希望利用這一段空檔，加緊文明傳播的工作，希望半年之後，我們再來時，這些原始人會列隊歡迎我們，向我們致詞。」

全體隊員因爲軒轅隊長的幽默，而哄堂大笑，數位隊員更興奮得跳了起來。

「各位，這塊大平原賜給我們生機，可稱得上是我們的第二故鄉。這一條混泥的大河，陪伴我們四個多月，賜給我們飲用的水，我想我們龍星文明移植到這裏，該給它一個合適的名稱，我想就稱之爲『黃河文明』，以紀念這塊大平原和這條泥沙滾滾的大河！」

軒轅隊長停了一下又說道：「黃河文明將是地星的文明曙光，它將持續到永恆！」

「別忘了，半年之後，我們在這黃河畔再見！」

終曲

朝陽輝照大地。留下來的十四位龍星太空人和原始人站在一起，靜默地望着即將離去的太空船。

陽光拉長了，太空船的影子，也拉長了地面上這些目送者的影子。

原始人知道這個大怪物將要飛上天空，飛回他的老家。他們也知道，這個大怪物仍會回來，因爲留在這裏的十四個「人」用手勢告訴了他們。

第一具引擎發出電漿的嘶聲，五秒之內，太空船便平穩地緩慢地離開地面。

陽光將太空船照得閃閃發亮，愈飛愈快。

站在地上的太空人滿懷依依地揮手告別。原始人望着他們，不自覺的也舉起手，對着太空船揮着。雖然他們不懂什麼叫離別，但此時，心中卻充滿着說不出的難過感覺。

原載七十年二月九、十日「台灣時報副刊」

超空間之旅

在臺中和客戶談妥一筆五百萬的廣告企劃，已是晚上七點多了，原本想隨意填飽肚子就趕回臺北，卻在盛情難却下，飽餐了一頓海鮮。

車子開上高速公路已是夜晚十時多，估計回到臺北已超過十二時，明天一早還有個業務檢討會要開，不知不覺右脚就稍微用力，車子加速飛馳而去。

夜晚的高速公路相當寧靜，漆黑天空籠罩着大地，眼前只有車燈照到的路面，迎面而來的是南下車道上的車燈餘光。

在清靜的夜晚，一個人開車飛馳在高速公路上，不自覺的昇起一種感覺，此時就好像是天地之間只有我一個人存在着，那種感受相當奥妙。

過了新竹不久，就是一個很長的爬升坡，我突然想起「第三類接觸」電影中那一條「招牌道路」，漆黑的路面和周遭，卻在路面中央上坡盡頭，泛出神秘亮光，那實在是很令人遐思的畫面。現在，我想像着自己就是在那一條「接觸」的道路上，逐漸上坡，幻想着快看到那個龐大的飛碟。

當然，在現實世界中是不會有這種奇遇的，我搖搖頭，笑笑自己，科幻電影看多了，滿腦子外星人和飛碟。

車子走到坡道頂點，接着是很長的下坡，我放鬆油門，讓車子稍微減速，突然感到一陣昏眩，眼睛略閉，搖搖頭，想到現在是在高速公路上，趕忙睜開眼，以免發生不可挽回的事件。

一睜開眼，我怔了一下，明明是在高速公路上，怎麼現在周遭的景物都不對了，也看不到前方交流道旁的橙紅色路燈。

我的車子正開在一條泛着銀白色的金屬道路上，不遠的前方有個柵門，門旁有人在看守着。而天空呈現着魚肚白，宛似清晨。

來到柵門前，我停下車。看守的人走了出來，手中拿着奇怪的東西朝我的車子

照了照，然後到了車門邊。我迫不及待的問他：

「先生，這是那裏？我明明是在高速公路上，怎麼一閉眼，就來到這裏？」

他不出聲，望着我，然後用那怪東西朝我也照了照，好像想起什麼事似的，快步走回看守亭。

我焦急地喊着：「先生，別走，別走，先生，喂，喂！」

看他不反應，我推開車門，快步走向看守亭。見他正用無線電對講機說着話：

「……是，是，快點……是，是。」

我已按捺不住了，衝着他大吼：「怎麼回事？我要趕回臺北，這是什麼地方？」

他從桌上拿起另一個好像玩具槍似的東西指着我，道：「舉起手來！」

「笑話！」我眞的生氣了：「我又沒犯法。」

「把手舉起來！」他很嚴肅的重複一遍。

「喂，喂，老兄，別搞錯，我是正正當當的生意人，剛和客戶談妥一筆生意，要趕回臺北，不知怎麼搞的，來到這裏，你還沒告訴我這是那裏！」

他將玩具槍似的怪東西指向我的汽車，說道：「手不舉起來，就像這樣……」

只見一道很細的閃光從槍口噴出，我的汽車頓時被青綠色光芒籠罩住，數秒鐘後，整部汽車不見了。

眼看着汽車消失，我嚇呆了，怔怔地張着嘴，腦子一片混亂，許久，才緩緩舉起手，囁嚅地說道：

「我的汽車，我的證件，和客戶簽的約，我……我……怎麼辦？」

這時看守亭的電話響了起來，看守人順手抓起話筒道：

「國境七號亭，請講。」

只見他臉色突然紅了起來，又轉白，口裏不斷地應着「是，是！」看樣子這一通電話帶給他很大的震驚。

好不容易等他接完電話，回過頭來，看着我，囁嚅地說着：

「對不起，古先生，剛才是誤會，誤會，請您不要介意，實在是……」

我實在搞不懂電話裏的人和這位看守在做什麼，剛才對我兇巴巴的，現在卻滿嘴賠不是，我想起消失的汽車，不禁火從中來，瞪着他大聲道：

「誤會，誤會！我的汽車到那裏去了？裏面有重要證件，你，你這不問青紅皂白的傢伙知不知道帶給我多少損失？你……」

「古先生，實在對不起。」

聽到他第二次喚我古先生，疑惑頓生，他怎麼知道我的姓，我根本沒有提過自己的姓名。

我抓起他的衣領，大聲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姓古？」

「古先生，請息怒，這是誤會，因爲最近闖入國界的馬拉地人很多，我以爲，以爲您也是馬拉地人，所以……」

「爲什麼知道我姓古？」我放開他，口氣稍爲緩和。

「我剛才用超頻掃描儀拍了您的照片，傳回資訊中心，是他們從三號檔案中查知您是古重光先生，打電話來，要我向您道歉，並且……」

「慢着，」我感到相當迷惑，道：「你說什麼馬拉地人，全資訊中心，這是怎麼回事？我明明是在中華民國臺灣區高速公路上，怎麼會跑到這個地方？給我說清楚。」

「是的。古先生，我們這裏是齊凡那洲的……」

那人話沒說完，空中傳來高速渦輪的咻聲，抬頭一看，一架閃着紅綠色光的飛碟，迅速地飛近，盤旋在約十公尺高的地方，然後慢慢降落，剛好降在我汽車消失的地方。

眼前的情景令人訝異，我怎麼會迷迷糊糊跑到這兒。此時，飛碟圓窗伸出伸縮扶梯，三個人跑了下來，迅速來到跟前。其中一位看起來較有權威的人向我行個舉手禮，道：

「古先生，請先原諒我們的唐突。我是此地防衛司次長，我們知道您的疑惑，請相信我，是否可請您跟我到全資訊中心，一切疑問就會有解答的。」

我狐疑地看着他，好一會兒才開口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我現在也說不清，而且，沒有實質證物，您也不會相信，希望您跟我回全資訊中心一趟，一切會讓您明白的。」

站在防衛司次長旁的兩個人互相對望一下，左邊的一位拿起手中的牛皮紙袋，微笑地朝我遞了過來。

接過牛皮紙袋，我望了望他們三人，他們臉上都掛着微笑。我打開牛皮紙袋，抽去裏面的文件，不由得大吃一驚，趕忙將所有文件抽出來，仔細翻閱，全是我放在消失了的汽車內的文件。

抬起頭，我百思莫解道：「這怎麼會到你們手中？」

「所以，請您跟我們去一趟，就會知道了。」防衛司次長擺了個請的姿勢，順手指一指飛碟。

看樣子是非跟他們去不可，何況他們不知用什麼方法將消失的文件給弄回來，似乎不像有敵意。我只好朝飛碟走了過去。

這艘飛碟呈現典型的圓盤狀，直徑大約有七公尺，外表是銀灰色，中央周圍是一排圓窗，圓窗下方有着許多看起來像電視選臺按鍵式的突起。

走進飛碟內部，我怔了一下，裏面的儀器並不如想像中的複雜，也不像美國太空船載人部份那麼擁擠，很顯然，這兒的科技水準要比美國高出很多，可是，明明是在高速公路上，恍惚之間，卻來到這裏，我靈機一閃，想起剛看完科幻小說，莫非我進了時光甬道，來到另一個空間？

如果眞的進入另一個空間，那什麼都不用害怕，也不用狐疑，對於空間的理解，我自信有相當的程度。

正思索間，次長指着中前方一張看起來很舒服的椅子，說：「請坐，古先生！您是我們的上賓。」

「上賓，爲什麼？」

「我們有三度空間地球人的詳細資料……」

「慢着，我有幾個問題想先請教。我想，這兒一定不是我原來置身的空間，對不對？還有，你們的科技比我們超出很多，而且，能充分掌握物質與能量間的關係？」

「完全正確，古先生，我們的資料也沒弄錯，您的確是能代表三度空間地球人類的一份子。說實在，今天能和您見面也是我們的榮幸。」

「我明白了。不過，你們如何處理四十億地球人的分類資料？這種電腦設備應該相當龐大。」

次長指了指椅子，「先請坐，您既然來了，我們多的是時間可以交換意見。」

我坐到椅子上，頓時感到相當舒適，絲絨椅套適度地貼着身體。兩邊扶手呈現出經過人體工學設計的曲度，剛好和手臂的曲度配合。一坐上去，椅子就散發出極爲清涼的香味，淡淡的，不僅使疲勞全失，而且感到精神煥發。我不禁讚嘆起來：「你們的設備實在太高明了。」

「古先生，不瞞您說，我們是四度空間的地球人，換句話說，以您們的術語來講，我們生存在第四度空間。」防衛司次長坐在旁邊的椅子上對我說着。

「原來如此。」我略有所悟。抬起頭環顧四周，另外兩個人正坐上駕駛座上，操縱着飛碟起飛。「這眞是一艘極佳的航空器。」我有點自言自語。

「古先生，請看看這裏。」次長指着控制盤前的一個螢幕。

我走前一步，只見畫面呈現一條筆直發亮的道路，正急速縮小，這表示飛碟正以高速起飛，然而我根本沒感覺到這艘飛碟的震動，想到此，我張着驚訝的眼神望着次長。

次長似乎知道我心中所想，點點頭，微笑一下，神秘兮兮地用手指按下控制盤邊緣的黑色按鈕。只見螢幕閃了一下，出現一位似曾見過的人的面孔。

「古先生，您認識他嗎？」

「他！……好像見過。」我努力思索着，突然恍然大悟：「他不就是去年失蹤的美國天文學家喬治史都華博士嗎？」

「正是他。好像，您曾和他一起開過會吧！」

「是的，前年的世界業餘天文考古學家大會，我曾以個人身分去參加，隔鄰坐的就是史都華，沒錯，就是他。」停了一下，我想起有點不太對勁，忙問道：「你們也見過他？」

「不僅見過，而且，他目前正和我們在一起做研究哩！」

「什麼？原來他沒失蹤！」

「你這個說法不合邏輯！」次長裝做很嚴肅的扳着臉說道：「他在你們三度空間消失，來到我們四度空間，並未在地球上失蹤呀！」

「哈，哈，哈！對，對，對。」我大笑着。

坐在右邊駕駛座上的人這時轉過身來，開口道：「次長，古先生，我們到了！」

「到了？」我不相信的問道。

「是的，請吧，古先生。」次長說着站了起來。

「眞叫人不相信你們的飛碟這麼平穩，好像置身在幻境中。」

我跟着次長步下飛碟，只見到停着飛碟的廣場上來了許多人。我一眼就瞧到史都華博士，趕忙揮着手打招呼：

「嗨，史都華博士，您好！」

史都華博士快步跑了過來，拉着我的手，喘着氣道：

「你要向我道謝，要不是我，你早和汽車一樣消失了。」

「什麼？」我猜不透他話中含意。

「來來來，我們先去聊聊。喔，次長，多謝您了，一道來吧！」

次長擺了擺手，笑道：「你們先聊聊，二十分鐘後，請您帶古先生到接待室來。」

「好的。」史都華轉向我，道：「走吧，到我研究室一下，我有個東西給你。」

「您還沒說我要向您道謝的理由呀！」

我們一邊走一邊談着話。

「是這樣的，剛才我在資訊中心，看到七號亭傳回有人闖入國境的消息，在螢幕上出現你的影像，我一眼就認出了你，趕忙通知有關單位，他們在檔案裏找出你的資料，然後就去接你。」

「還是不懂。」

「你記得我們在世界業餘天文考古學家大會中的情形吧，我宣讀的論文是『超時空轉換之可能性』，這二十年來，我就是在專研超時空論，很偶然的，去年七月的一個傍晚，我正在實驗室中調整轉換裝置的頻率時，出乎意料竟調到現在這個空間的頻率。」

「這個四度空間的人出現在我眼前，我們交換了許多見解，也激起我進一步探索的興趣，所以，就和他來到四度空間，不回去了。」

「這兒的一切都比我們三度空間高明，而且爲了研究三度空間的文明，四度空間的全資訊中心擁有世界上十萬名見解高超的人的一切資料，你就是其中之一。」

「你是說，在地球四十億人當中，只有十萬人在四度空間內存有資料？」

一點不錯。」

「我爲什麼被選上呢？」

「看你，自己都不明白嗎？想想看，你具有文武兼備的才能，精通天文地理、科學文學，又常有獨特的創見，是一個人才哩！」

「算了吧，我只不過是個廣告公司的高級職員而已。」

「那你就錯了，知識的豐富和職業並不是成正比的，在四度空間，他們沒有學位制度，採用的是智能制度，如果你居住在四度空間，絕不會讓你去幹廣告業務，因爲以他們的標準分級，你是高級人才，應當從事更有價值的工作，否則是浪費人才。」

「就算我是人才吧。那麼他們找到我的資料之後，發現我是『高級人才』，就很有禮貌的去接我了，對不對？」

「一點不錯，你領悟得很快，不愧是高級人才。」

「別糗我了。」我望望手錶，道：「不是要到接待室嗎？」

「走吧！」

來到接待室，裏面已坐了七八個人。次長正站起來，看到我們來到，連忙招呼著我們就座。

「古先生，很高興您能來到我們這裏，現在我以官方身分，正式向您說明緣由，也希望您能在我們這裏待幾天，參觀一下，然後平安地送您回去。」

「在我們的檔案裏存有十萬名三度空間地球的高智能人士資料，您是其中一名，也就是因爲如此，所以在您駕駛汽車時，正好在某個時段，您的腦波頻率搭上了四度空間的頻率，所以經過瞬間時空轉變，來到四度空間地球。」

「次長，照您這麼說，我們這個地球同時存有許多重空間了？」

「正是如此。」

「我明白了，所謂『多重宇宙』就是這個意思，那麼，根據我的研究，我們這個地球應該有七重空間，是不是？」

「不愧是高智能人士，我們的研究也認爲地球上共有七個空間互相重疊，但不干擾。」

「我有問題想請教，『時光甬道』到底存不存在？如果說它存在，那麼經過甬道

時，應該有某種能量效應的。」

「『時光甬道』的問題我們已研究出來，宇宙中的確存有『時光甬道』，它是自然形成的，就好像一段空心的長圓筒，任何空間碰上了長圓筒的一端，就會形成通路，所謂『空間之門』。經由這個長圓筒，到達另一端，換句話說，從原先的空間消失，而在另一個空間出現，其中沒有任何能量效應。」

「『時光甬道』是游離不定的，其兩端所處的空間在任何時間都不同，因此，碰上時光甬道，根本無法預知會在那一個空間出現。不過，根據我們歸納結果，在比原空間高一度的空間出現的比率較高，約有百分之七十。」

「您這一次就是由三度來到四度。」

由於空間問題在我的腦海裏思索過一陣子，而且也看過許多書，經由次長口來講出，我平日想過的一些觀念得到證實，心裏實在高興，我不住的點著頭。

「次長，再請問您，『時間』的流逝速度，在這些空間中是不是都一樣？」

「你們愛因斯坦認爲時間是第四度空間，其實不對，空間是空間，時間是時間，空間是實體結構，時間是觀念結構。從宇宙誕生的第一秒鐘起，時間就開始流

逝，它永不會停止，所以時間在宇宙各空間中的速率是一樣的，只是各空間的人類由於所在星球位置不同，採用不同的尺度來量時間，你們的一天爲二十四小時，我們的是二十八小時，看起來不同，但在宇宙尺度上，它們是相等的。」

「這麼說，我來到你們這裏時，手錶指着十一時二十分，現在我的手錄是十二時五十分，以我們的時間來算，已過了一小時三十分，其間沒有時間轉換嘍？」

沒錯，空間可以轉換，時間不能轉換，但如果您要定居此地，就必須換用此地的手錶，否則您的時間標準和我們不同，沒多久就搞亂了。」

「對不起，次長，我沒有定居此地的意思，而且我還想儘快趕回去。」

「請放心，我們會平安送您回去，不但送您回去，還賠您一部汽車。」

「那倒是不必。」

「應該的，是我們弄失了您的汽車。」次長轉向史都華博士，問道：「您有沒有紀念品送給古先生？」

史都華博士伸手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金色手錶，遞給我，道：「這是這裏的紀念金錶，刻度是二十八格，分針轉一圈是這裏的一小時，但注意看，時針轉一圈是一

天，很奇特的手錶吧！」

「對了，史都華博士，您知不知道我那些原本放在汽車內的證件和文件，隨汽車消失了，卻從他們手中交還給我，是怎麼回事？」

「這個問題我可以回答您。您也知道物質和能量是可以互換的，就說您的文件吧，它們在原子分解光照射下，物質型態消失掉，完全變成能量，在轉變過程中會呈現綠色光芒，想必您的汽車也在消失前發出綠光吧。這些轉變後的能量若在短時間內予以逆轉，就可以使之重新組合成物質，您的文件就是這樣回來的。」

我知道我們的科學家也在從事物質和能量的轉換工作，核能就是典型的一種，但要做到將能量再組合成物質，只能說仍是科幻小說中的描述，但在此地卻易如反掌，使得我相當驚訝。停了一會，我說道：

「我想，我該回去了。現在在我們那兒的時間是半夜一點多了，我再不回去，內人會以爲我在高速公路出車禍。當然，我是很想多留一些時間來了解此地的情形，那看以後吧！」

史都華博士說道：「古太太好吧？在前年大會上見過一面，回去後代我問候她

一聲，告訴她，我在這裏很好。」

「一定，一定。」我轉向次長，問道：「次長，我不知道如何回三度空間？」

「這沒問題，您跟我們到轉換室，坐在汽車內，我們可以將您和汽車轉換到三度空間。」

停了一下，次長轉向在座一位人員，說道：「你去準備一輛適合三度空間駕駛的汽車。」

那人應了聲是，便離座。次長又轉向我笑道：「我總不能爲您準備飛碟吧！哈，哈。」

「哈，哈，當然，當然，要是我在三度空間駕駛飛碟，會被當做外星人研究哩！」

次長又說道：「希望您有空時能再來這兒參觀。」他從上衣口袋摸出一個小型儀器，交給我，說道：「這是對頻儀，您要和我們聯繫時，只要按下綠鍵就可以了，不過，希望不要在公共場合使用，我們不希望過多的未列在名單上的三度空間地球人來這裏。您也知道，有些人較頑固保守，只相信你們的科學萬能，不知道你們目

前只是在科學初期階段，若給這些人知道四度空間的情形，會產生反效果，對您我都不好。」

史都華博士說道：「古重光，來這裏的適當時間是在晚上十時到清晨二時，因爲這段時間背陽面的地球大氣層受太陽離子干擾情況最小，最容易從事空間轉換。」

「謝謝您們，我想，實在該回去了，一點半了。以後，我會再來的，我的好奇心不會輸給史都華的。」

就這樣，我輕易地就回到三度空間的地球，爲了給我方便，他們將我和汽車出現的地點定在國父紀念館前廣場，一方面是因爲半夜此地無人，否則一輛汽車突然出現在馬路上，不引起極大的震驚才怪。二方面離家近，我可以轉向光復南路，二分鐘就到家了。

一進客廳門，妻就從書房走出來，問道：

「不是十二點多就可以回到家了嗎？現在都過了一點半，你到那裏去了？」

我看到她手中拿着剛出版的「科幻文學」雜誌，知道她正用來打發等我的時間，於是說道：「我說出來妳恐怕不相信。」

我掏出史都華送給我的紀念金錶，遞給妻，說道：「妳看這個手錶有何不同？」

妻仔細看看，露着驚訝的眼光看我：「那裏來的？怎麼錶面是二十八小時？怎麼回事？」

「我遭遇到科幻小說才有的境遇。」

「到底怎麼回事嘛？」

「先別急。我問妳，妳相不相信超空間理論？妳認不認爲空間是有很多個？」

「這……我是有這樣的看法的。」她狐疑地望着我。

「妳相信就好。告訴妳，我不久前才從四度空間回來，這是現在住在四度空間地球的史都華博士送我的。史都華，還記得吧！前年世界業餘天文考古學家大會上，坐我旁邊的人。」

「史都華博士，我記得，他不是去年失蹤嗎？」

「不，他好好的活在四度空間，還叫我代他問候妳哩！」

「到底是怎麼回事？說明白一點。」

「這樣好了，我把這次遭遇寫成小說，找個地方發表，妳再詳細讀好了。」我看看錶：「三點了，幫我去放洗澡水，明天還要開會呢。」

原載七十一年二月五、六日「台灣時報副刊」

宇宙鏢師

「銀箭號」一航出第七銀河帝國統轄的領域，哈洛比就在控制艙座椅上長長的呼了一口氣，整個人軟綿綿地癱在舒適座椅裏。此刻，他只想休息。

人雖靜坐着，腦海裏却浮現出玲麗的倩影，哈洛比滿足地笑了笑，搖搖頭，彷佛要將玲麗甩出腦海。

後艙通話器「嗶，嗶，嗶。」的響了起來。

哈洛比順手按下通話掣：「什麼事？」

「檢查好了，沒有事，我要到臥艙去。」

「好傢伙，一沒事就想……」

「別說的那麼難聽，我們這種宇宙貨商，除了順利運送貨物外，還不就是到各星球買醉找樂子。」

「這一趟航行要一個月，說的也是，你去找樂子吧！」

關掉通話掣，哈洛比又跌坐在座椅上。

自從哈洛比在第五銀河帝國附設大學星際貿易系畢留業後，就用存款訂造了「銀箭號」，從事起宇宙貿易事務，雖然沒發財，生意倒接了不少，五年來也算闖出了小名氣，大家都說他負責盡職，信用可靠。

其實哈洛比心裏明白，他只是忠於「錢」而已，做生意就是爲了賺錢，要賺錢得把工作做好，如此而已。他沒有什麼人可效忠的，銀河帝國的制度他不喜歡，自從擁有「銀箭號」之後，他就接受各種貨物託運，大至第三銀河帝國的報廢太空船，小至一箱化石。

就像這一趟吧，說來也眞簡單，只要將第十銀河帝國的一封信運送到第一銀河帝國，然後等第一銀河帝國按照信中所要的東西準備好，將它運回第十銀河帝國就成了。倒是從事宇宙貿易以來，最輕鬆的工作，然而，第十銀河帝國出的價錢却不低，遠勝過運送十噸以上的貨物。哈洛比在得到第十銀河帝國託運的訂單時，曾納悶過，也曾和第十銀河帝國總督當面查核過，這件事對第十銀河帝國來講，似乎相當重要，所以他們主動出高價，找上哈洛比，唯一的條件是：如期完成。

成東是他的生意搭檔，兩人合作也有五年了，這艘「銀箭號」太空貨運船上只有他們兩人，生意却做得挺不錯。

說太空船上只有兩人似乎不對，除了哈洛比和成東以外，應該還算上玲麗與珍妮這兩位玩伴，不過她們到底算不算「人」？在銀河帝國中却還沒有定論。

自動航行的太空船朝前直奔，哈洛比沒事可做，順手按下自己臥艙的螢幕掣，面前的螢幕就浮現出十坪大的房間內景。

這是相當豪華的臥室，每件家具都相當名貴，在孤寂的宇宙中航行，不享受享受似乎對不起自己。哈洛比瞧了瞧斜躺在天鵝絨床上的玲麗，禁不住燥熱起

來。

玲麗光潔富有彈性的肌膚，輝映着天鵝絨，顯得細嫩無比。半闔的美麗雙眼盪漾秋波，緩緩起伏的酥胸露在床單外面，哈洛比的眼光停駐在玲麗的身上；控制艙艙門忽然打開，成東走了進來，拍拍哈洛比的右肩，道：「換班了。」

「喔，」哈洛比的眼光從螢幕上收回來，望了望成東，道：「你的玩件還管用吧？」

「說實在，第一銀河帝國的產品還眞不賴。」

「廢話，看她是什麼價錢！用這種價錢可以買兩個第七銀河帝國的玩件。」

「別提第七銀河帝國了，上次在那邊休假，買了個玩件，事情只做一半，卡住了！」

「哈，那是你倒楣，我怎麼順心得很！」哈洛比站了起來，伸伸腰，打個哈欠，接着道：「你看一下，我到臥艙去了，待會兒再來。」

哈洛比走出控制艙，順着甬道先到餐室，打開食品櫃取出濃縮營養劑，吞服一粒。順便檢查餐室，一切均正常，遂步出餐室，踏進臥艙。柔和燈光便自動亮了起

來，玲麗也自動慵懶地坐了起來，原在蓋在腹部的床單滑了下來，蓋在大腿上。

哈洛比看了看玲麗，笑道：「別急，我先寫一段航行日誌。」

十分鐘後，哈洛比在書桌前站了起來，轉過身看着玲麗，此刻他反而心平氣和，用欣賞上帝傑作的眼光看着人間傑作。

玲麗屬於嬌小型的女人，哈洛比喜歡的就是這一類，此刻，玲麗坐在床沿，默默地望着哈洛比。

哈洛比愛憐地回望着玲麗，心裏却想着在第一銀河帝國選購玲麗的情景。

原來，玲麗是所謂的生化電子人，屬於第一銀河帝國研究發展出來的第三型，也是目前全宇宙中最精緻的玩件，雖然不是血肉之軀，但是她給人的感受要比眞人還好。當初發展生化電子人時，着實令銀河聯合帝國委員會諸公們討論爭辯過相當長一段時間。

衛道之士大罵這是道德淪喪，他們拿出七千年前刻在石板上的史前訓條，振振有詞地道出許多理由：「男性生化電子人可以幫助科技發展，女性生化電子人只拿來當玩件，這是重男輕女。」

「她們的大量生產會使男性消弭志氣，整日沉迷在玩樂之中。」

「長期下去，女性生化電子人會取代眞正女性，瓦解社會結構。」

「那是性氾濫！」

「女性們站起來，打倒假女性！」

哈洛比那時正好在第一銀河帝國休假，恭逢盛會，令他大開眼界。不過到現在，他還是弄不清什麼是生化電子人，只曉得是科學家利用生物、化學、電子的方法合成的假人，有人稱他們是機器人，也有人說他們是第三性，總之，對哈洛比來講，擁有玲麗已夠了，管她是什麼樣的人。

贊成發展生化電子人的諸公在喧嘩的輿論界始終不發一言，直到最後，一位委員代表才在銀河聯播電視網上反問道：

「我先問委員們，你們有那一位這輩子沒偷吃過野食？」

「第二個問題，男性沙文主義的人們，你們玩眞女人時，有沒有想到又在製造一次道德淪喪事件？」

「假女人和眞女人，那一種較合乎道德？你們自己想想！」

全銀河聯播電視的觀眾默默地不說一句話，大家心裏都明白這些問題如何回答。

這位代表又開口道：

「現在，我要宣佈研究發展生化電子人的合法化……」

就這麼戲劇化的結束爭辯。

生化電子人大量生產之後街頭流鶯無生意可做，便銷聲匿跡了。巧妙地消除了七千年來無法根絕的色情行業。不良少年也因爲有了正常發洩的對象，不再對女性萌發惡念，强暴案子也自動地減至最低，甚至使星際法庭兩性衝突處理中心關門裁撤。

眞正女性的尊嚴被大大提高了，喊了數千年的男女平等觀念，因爲生化電子玩件的應市，而着實建立起來，當然，社會安定，星際和平局面也跟着升高。

哈洛比趁着休假機會，和成東兩人各自挑了自己喜歡的玩件，攜上太空貨運船，好解決他們星際航行間的孤寂。

玲麗的名字是哈洛比自己取的，只要在使用之前，設定好自己喜歡的資料，按

下遙控開關，生化電子人體內的電腦就會記錄一切，使「她」成爲擁有者心目中的理想對象，更絕的是每具生化電子人可用遙控開關調整頻道，讓「她」表現出五種不同個性及女人味。

自從擁有玲麗之後，哈洛比就不再到各星球找樂子，此刻，他靜靜地望着玲麗，驚嘆製造商的手藝，他實在想不出是怎麼做得和眞人那樣逼眞，要是不說穿，很難知道她是生化電子人。

哈洛比站了起來，脫去身上衣服，走到浴室用超音波洗淨身體，再將遙控器調到第五頻道，只見玲麗嬌柔地斜躺在床上。

二

「銀箭號」順利安抵第一銀河帝國。哈洛比與成東按照合同上的送達地址將貨箱送交收貨人高更公爵，便在帝國飯店等候消息。第二天中午剛用完午餐，高更公爵的貼身侍衛便前來通報，要他們到公爵官邸一趟。

哈洛比與成東一踏進官邸大廳，高更公爵就迎了上來：

「歡迎，歡迎。第十銀河帝國要的東西相當貴重，所以才重金禮聘兩位運送。長話短說，希望你們如期安全地將他們要的東西送達。」

哈洛比警覺性地問道：

「危險嗎？」

「貨品本身不危險，可以說安全得很，只是，恐怕會有人中途打劫！」

成東反問道：「爲什麼？」

「對第一銀河帝國來講，它不算是頂重要的，但對第七、八、九、十銀河帝國而言，比任何東西都重要，基於合同，我也不便告訴你們那是什麼，我擔心的是第七、八、九銀河帝國會攔截你們。」

哈洛比問道：「是武器？」

「不、不是。」高更公爵伸出手連拍二下，侍衛就將另一扇門打開，走進來兩位侍衛，合力抬着一只一尺見方三尺長的鐵箱，來到公爵前方，就將鐵箱放在地上，退了出去。

「這是要你們運回第十銀河帝國的東西，現在你們可以接駁上太空船，希望能順利運達，不要出差錯。」

成東狐疑地問道：「眞的不危險？」

「我以身分保證。」公爵拍拍胸脯：「貨品絕對安全。」

哈洛比看看鐵箱，又看看公爵，道：

「我們相信你，不過，太空船要充能，無法馬上起程，可否請公爵安排最佳充能站，好在最短時間內起程！」

公爵轉向侍衛長，道：

「替他們安排全能量充能站，愈快愈好！」

三

「銀箭號」以九級航速朝回程奔馳。哈洛比希望能儘快完成任務，雖然估計時間相當充裕，怕的就是遇上打劫而躭誤回程。

對哈洛比和成東而言，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見多了，好在他們從未捲入銀河帝國的政治漩渦，自始即以中立者的態度從事宇宙貿易，任何一個帝國都無法干涉他們，也無法用任何理由扣留他們。

他們有一個原則，就是不受理託運武器以及違禁貨物，除了這些以外都可以商談，因此，第十銀河帝國當初以高價找他們時，他們還要第十銀河帝國寫下保證書，保證託運貨品不是武器和違禁物。

既然如此，爲什麼高更公爵會警告可能有人打劫？

「我想，如果只有第七、八、九銀河帝國也想要這箱貨，還好辦，怕的是第二、三銀河帝國也來一招半路殺出程咬金，就棘手了。」

「說的也是，我一直在想，爲什麼公爵只提七、八、九銀河帝國呢？也許……這些帝國較落後，在宇宙中屬於第三等，他們都在積極開發，想建設成富强的帝國，說不定，這箱貨品和這有關。」

成東接着說道：「如果眞是這樣，那二、三銀河帝國當然不會來打劫了。」

「所以，高更公爵不提二、三帝國。」

「我想，不是武器的話，可能是科技產品，像全銀河自動航儀啦……」

哈洛比搖搖頭打斷成東的話，道：「不值得打劫，何況到處有的賣，用不着找我們千里迢迢到第一銀河帝國去，所以，這東西一定只有第一銀河帝國有，而且對帝國富強有關……」

話未說完，太空船突然緩慢抖動起來，哈洛比積了五年宇宙貨運經驗，直覺地喊了起來：「震波！」

成東趕忙按下船外全影像自動攝影儀開關，只見面前螢幕上浮現出三艘太空快艇，正從貨運船左側快速飛近。

哈洛比一眼就瞧出端倪，道：「第七銀河帝國的攔截船，他媽的，想來找死！」

「先幹掉帶頭的。」

「你先到艙側去，用小導彈轟它，不要浪費電能。」

成東來到艙側的發射室，打開螢幕，清晰地映出三艘攔截船。他按下導彈瞄準儀控制鈕，螢幕上疊映出十字形白線，白線交點正好咬住前頭攔截船。

成東冷哼一聲，伸出右手小指，朝「發射」鈕按下去，只見螢幕上一道白光射出，在白光前頭隱約可看到一個小亮點，正朝着攔截船無情地飛去。不一會兒，攔截船便爆成宇宙中永遠飄遊的小碎片。

其他二艘攔截船眼見不妙，正欲折船從後頭攻擊，成東毫不遲疑，瞄準其中一艘，按鈕射擊，緊接着再瞄準另一艘，又按下「發射」鈕，只見螢幕上兩朵燦爛火花綻放，夾雜發亮的金屬碎片，四面飛逝，一會兒，空寂的宇宙又回復幽黑一片。

回到控制艙，哈洛比笑了笑，揶揄成東道：

「乾脆俐落，不愧是當年銀河飛靶星際賽的冠軍，可惜現在只是個宇宙保鏢，只看管貨物，可惜可惜。」

「他媽的，好漢不提當年勇。」成東假裝咬牙切齒，接着說道：「此去一定有更多的戰況。」

「我倒是懷疑爲什麼其他帝國知道此事？這個時候來打劫，算得眞準。」

「是呀！怪的很，高更公爵的話也未免太準了，我在懷疑，是不是高更公爵搞

的鬼？」

「喲！值得懷疑，也許，高更公爵專門在做這種賣貨物再打劫的勾當。」

「不過，以他的地位和聲望，似乎用不着這樣！」

「銀箭號」仍然以九級航速向前疾駛。哈洛比心裏明白，雖然第一次遭遇很順利的化解，也只是僥倖，第七銀河帝國的攔截船在武器配備方面原本就比較差，「銀箭號」雖稱不上是銀河內第一流的宇宙貨船，爲了安全起見，哈洛比在訂造時，就已要求配備第一流的防禦武器系統，以免途中的遭遇戰毀了自己。何況，第七銀河帝國原本就是勢力較弱的帝國，沒有理由輸給他們的。

然而，第八銀河帝國已逐漸邁向已開發的陣營，各項武器配備比第七銀河帝國精良許多，前沒多久，加上向第二銀河帝國購買全控式力場變換儀，已儼然是個强國了。若是遇上他們來打劫，恐怕勝算很低。

想到這裏，哈洛比不自禁地用手摸了摸面前控制盤上的力場護罩按鈕，要是第八銀河帝國動用力場變換儀，唯有這個按鈕可以維持安全十小時，然後，就會像剛剛來襲的攔截船一樣，爆成燦爛火花，在宇宙中永遠消失。

希望第八銀河帝國不至於如此慘無人道，哈洛比在心裏默禱着。

「說眞的，不知公爵在賣什麼貨？」

「算了，別去想了，只要不危險就好了。」成東停了一下，又道：「遇上打劫，只有盡力而爲了。」

「『銀河全史』你看過沒有？」哈洛比突然吐出這句問話。

「看過。，什麼事？」

「打劫事件是人類的傳統，人類的劣根性，只有兵來將擋了。」哈洛比聳聳肩。

哈洛比按下船外自動攝影儀開關，面前的四面螢幕分別呈現出前後左右四個不同方向的畫面，哈洛比監看前方和右方畫面，成東監看左方和後方畫面，聚精會神地彷彿迎接末日。

果不其然，前方畫面迅速出現五個小光點。哈洛比不自覺地低吼一聲，成東靠了過來，此時五個光點已迅速擴大，可以看出是五艘太空快艇。

哈洛比道：「是第八銀河帝國的。」

「這種快艇和第七銀河帝國的攔截艇差不多，打下他們輕而易舉。」

「也不可掉以輕心。試一下高能光，先打下帶頭的，然後發射四枚小導彈。」

成東興奮地用右手輕撫「高能光」控制鈕，道：「五年來，從沒用過高能光，這下有得施展了。」

「可是，很耗電能的。」

「沒辦法呀！總得派上用場。」

螢幕上五艘太空快艇迅速增大，最旁邊二艘已快隱沒在螢幕邊緣。

「高能光！」哈洛比喊着。

成東迅速按下電鈕，一道閃光向正前方飛去，三秒鐘後射中帶頭的太空快艇，螢幕上爆出耀眼光芒，哈洛比和成東連忙閉上雙眼。

數秒鐘後，再睜開眼，前方畫面已空無一物，哈洛比怔了一下，道：「怎麼都不見了？」

「怪，我只瞄準中間的一艘，怎麼都沒有啦？」

哈洛比連忙檢視其他三個畫面，也都空無一物。

「不可能！」

「難道高能光威力太强，使其他四艘也受波及！」

「怪！怪！」

「不管了，送貨要緊。」

成東坐回座椅上，檢視航向是否受影響而偏差，又檢查船上故障系統，發覺一切如常。

「喂，老哈，太空船一切正常哩！連航向一點也沒偏！」

「那就好，希望如此」哈洛比停了一會兒，又道：「到第九銀河帝國領域還有一個星期，這幾天應該不會有事了，我們得休息一下。把太空船航向鎖定，一道走吧！」

「也好。」

哈洛比按了控制盤數個鈕，看看航向儀指數，滿意的點點頭，離開控制艙。

哈洛比住在右艙，成東住左艙，兩人走到艙門口，互道「快樂」，便各自走進臥艙。

一星期時間在平安無事之下飛逝而過，現在已來到第九銀河帝國領域。哈洛比和成東安閒的坐在控制艙裏。

兩人打開四面螢幕，分別監看着船外景象。

二天過去了，任何打劫跡象也沒有。雖然等待來臨的是一場戰鬥，勝敗未知，但也算是一種期盼，如今，二天過去了，期盼的事情沒有發生，心裏總是有些惆悵。

「還有一天就進入第十帝國領域，該不會是公爵猜錯了。」成東說道。

兩人輪流着回餐室用餐，也輪流着在控制室監看螢幕，不知不覺一天快過去了。

就在此時，左方畫面出現三個光點，快速飛近，成東叫着：「來了，來了！」

「先準備小導彈！」

哈洛比靠了過來，此時三個光點已映成三艘太空船，眼尖的哈洛比不禁叫了起來：

「糟，不是快艇，是三艘中型攻擊艇，威力不小哩！」

「看樣子，會有一番纏鬥！」

「爲了速戰速決，先下手爲强，成東，用高能光！」

成東先按下瞄準鈕，鎖住帶頭的一艘攻擊艇，等它更飛近時便用力按下發射鈕。只見螢幕又是一片閃光，耀得哈洛比與成東用手臂擋住雙眼。

放下手臂時，發現另二艘攻擊艇已分別飛到左右側，從螢幕上看去，二艘攻擊艇全泛着淡藍光。

「他們用起力場護罩了！」

哈洛比說道，便也按下自已太空艙的力場護罩鈕，以防萬一。

「先下手爲强。」成東說道。

「用干擾波。」哈洛比按下干擾波鈕，只見二條淡紫色光分向左右側攻擊艇射去，一會兒，淡紫色光便包住藍光。

「不對，藍光應該消逝才對，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哈洛比驚訝地說道。

「怪，不會失靈才對呀！」

數秒鐘過去，二艘攻擊艇已飛向船尾，艇身的藍光仍在，干擾波已無法鎖住攻

擊艇。

「難道第九銀河帝國已發展出不受干擾的力場？要是如此，可就宇宙無敵了！」

「用小導彈試試看！」

「也好，姑且試一下，反正才二枚。」

成東先瞄準二艘攻擊艇，鎖住航向，順手按下小導彈發射鈕，利那間小導彈分別射出，奔向攻擊艇。

不到二秒鐘，左右畫面各自綻放出燦爛的火花，又是一陣閃光後，煙消塵散，空寂宇宙又回復往昔的平靜。

「怪啦，小導彈能射中有力場防護罩的太空船，干擾波反而沒作用，怎麼回事？眞是怪事。」

「想不通，想不通，違反宇宙常理。」

「其中必有原因！」哈洛比不住地來回走着，「檢查航向。」

成東查看航向儀數字，說道：「航向一點也沒受影響。」

「檢查電能餘量！」

「還有百分之八十五。」

哈洛比坐回椅子，雙手捧着頭，狐疑地說：

「公爵事前會知道七、八、九銀河帝國會向我們打劫，不是很奇怪嗎？再加上違反常理的力場護罩，加上第八銀河帝國離奇消逝的四艘打劫船，這些不是有蹊蹺嗎？」

「說的也是，我也相當納悶。」成東應道。

「更何況，我們絲毫未損。」

「算了，別想了。」

「難道說我們的太空船優良無比？」哈洛比實在不相信這三次打劫都順利地化解，太空船却絲毫未損。

「老哈的東西，誰敢碰嘛！」

成東揶揄地說道。

「一定有原因，一定有原因！」

「算了，算了，已經到第十銀河帝國邊界了，我們的任務總算能達成。等交了貨，我要好好休息幾天。」

四

「銀箭號」在第十銀河帝國太空廣場緩緩着陸時，帝國總督已派人在現場迎接。

步入總督官邸大廳，便瞧見千里迢迢運送的鐵箱已置放在地上。

總督笑容可掬地走進來，洪亮的聲音揚起：

「做的好，做的好，不愧是第一流的宇宙保鏢。沿途沒有意外吧！」

「遇到三次打劫，都輕易地化解了。」哈洛比回答道。

「戰鬥不激烈吧！」

「還好，不過，我覺得有點不對勁。」哈洛比停了一下，又道：「好像有什麼地方不對勁，我說不上來。」

總督開懷大笑，道：「不愧是哈洛比，讓我來告訴你，這些都是高更公爵的主意，他要試驗你們。」

「爲什麼？」成東不解地問。

「那三次打劫也是安排的，不是眞的太空快艇，否則不是白白浪費掉了？那些都是模型，遙控模型，做的跟眞的一樣大。」

「爲什麼第八銀河的五艘，只射中帶頭的一艘，其餘就不見了？」成東反問。

「事實上只有一艘而已。」總督說道：「中間那艘是模型，其餘四艘是全像幻影，所以射中中間那艘，其餘四個幻影也消失了。」

哈洛比又問道：

「第九銀河帝國的力場護罩要怎麼解釋？模型是不會有此種配備的。」

「哈，哈，哈！那太簡單了，在模型艇內裝上藍色燈光，艇身是半透明的，在外面看來，就像力場一樣。」

「難怪干擾波不發生效果。」成東點點頭，又道：「所以小導彈才能擊毀它們。」

哈洛比興奮地說道：「對了，我想起來了，我始終覺得不對勁的地方也可解釋了，從頭到尾，這些打劫的太空船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成東接着說道：「沒發射過一粒子彈！」

總督大笑道：「好，好，想通了吧。」

五

三天以後，總督交給他們一項生意：

「這一趟去第一銀河帝國，把這銅箱帶去，交還給公爵，費用仍和上次的一樣。」

哈洛比問道：「仍舊出這麼高的價錢？」

「是的，別小看銅箱，它也很值錢的。」總督停了一下，問道：「你們聽過約櫃的故事嗎？」

「聽過。」

「那是相當古老的一件事了，七千年來，約櫃的傳聞令得許多人辯論過，這個，在你們跟前的，就是古老的約櫃！」

「什麼？」哈洛比和成東不約而同地，眼睛瞪着不起眼且銹蝕斑斑的銅箱，不自覺地伸出手，輕輕摸着。

「它就是約櫃！」總督點點頭，又道：「先哲摩西的十誡，就放在裏面。」

總督輕輕地打開約櫃的蓋子，哈洛比和成東伸長脖子往裏面瞧。只見櫃子裏擺着一塊黝黑斑駁的石版，刻着十行古字，標題是「十誡」。

哈洛比問道：「爲什麼，約櫃和十誡都在這裏？」

總督輕輕闔上蓋子，緩緩說道：「一個銀河有一個約櫃和一片十誡，它象徵着人類由獸性進入人性的里程碑，七千年前，宇宙特使從第一銀河帝國送來這兩件禮物，使第十銀河帝國邁向人性領域，七千年了，漫長的時光終於把人類帶向純理性的領域，所以，我們要繳回約櫃和十誡，換回『宇宙大同篇』，它象徵人類由人性進入理性的里程碑。」

「原來如此。」成東低聲說道。

總督雙手分別按在哈洛比和成東肩膀上，慈祥地說道：「所以，你們很重要，現在起，你們不再是宇宙貨商，也不是宇宙保鏢，而是本銀河系的特使，將約櫃和十誡運回第一銀河帝國！」

時光巡邏員

著　者：呂應鐘
發行人：陳銘民
發行所：晨星出版社
　臺中市大有街13號
　電話：(〇四)二五五一五〇九
　郵政劃撥：〇二三一九八二—五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二五〇〇號
印刷所：耀隆印刷廠
　臺中市漢口路三段一三三巷二號
　電話：(〇四)二九二三七〇六
排　版：紀元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寧波西街九十九號二樓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廿日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價：90元

